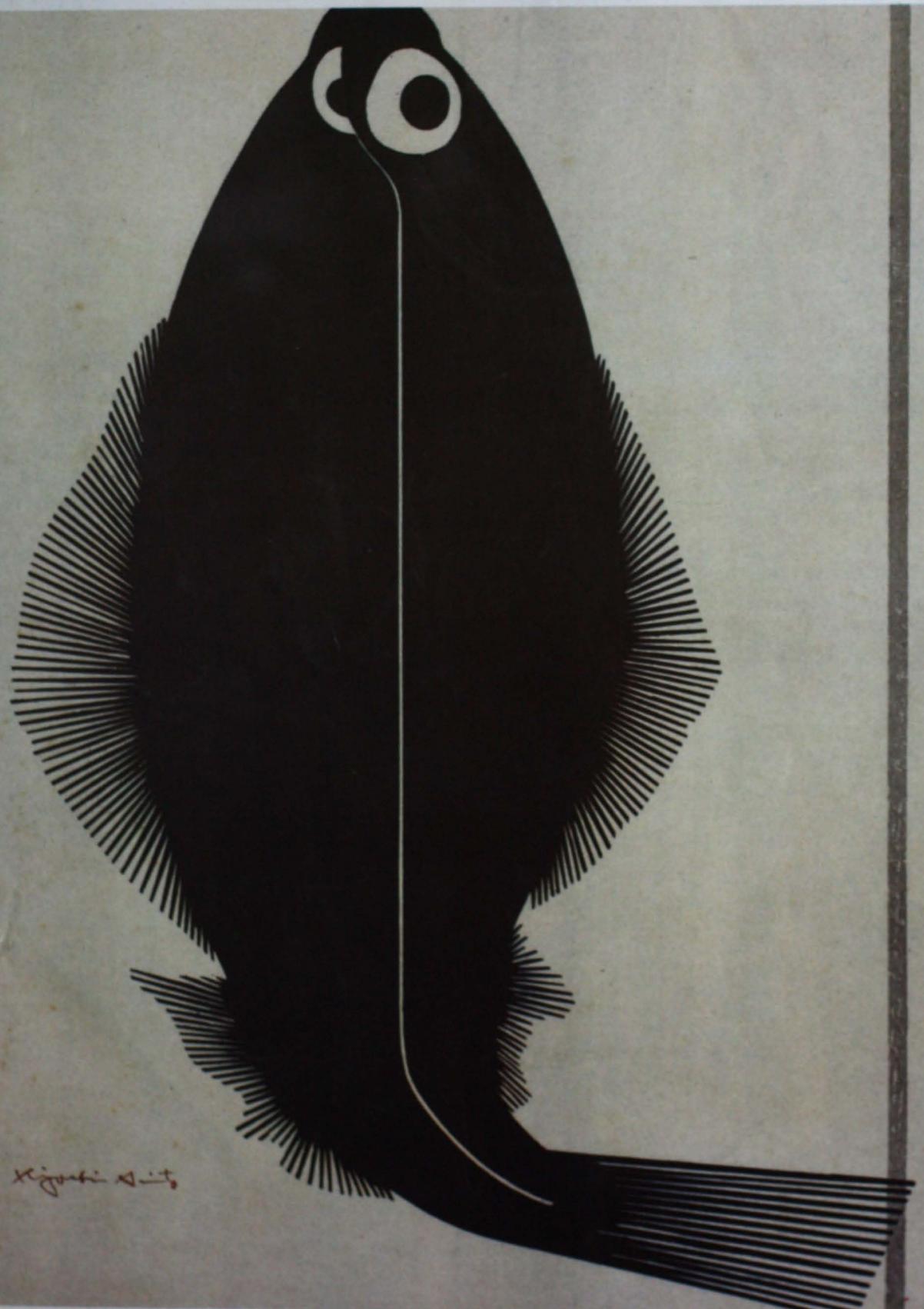


5201-53
3600

蕉風

月刊 八七年十一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409 November / 1987



Xiguo xi shi

編人	輯物	筆言	記談	01
雲水	水彈	開彈	話集	02
亂意		閑境		16
說書評書				18
讀者、作者、編者				20
電新		影葉	篇	21
作者小測驗				21
實相及其他				22
白頭閑話				22
究竟和誰好？／命耶？非也！				24
甜美的夢境				26
諷刺				26
為了找尋那圓滿的結局				28
來函九封				29
Bamba, Bamba.....				29
上華文課／學院生涯點滴				29
日記				29
舞				29
老房子				29
結束				30
寫詩				30
想家				30
想念				30
四四方方				31
鈔票				31
路燈				31
的確，這就是愛情				33
異鄉人語				35
陶器造型				36
石礁群／早晨				37
沙啞娜拉				38
書桌				38
承諾／因果				39
給S				40
墓園／夏末聞蟬				41
詩廿行（四首）				43
甜言蜜語				44
一個夢鄉／我的家				51
悠悠天地				52
沉澱後醒來				53
阿梨叔的女兒				54
遇着／殘缺人				55
大哥／愛詩				56
歸去來兮				57
深秋楓紅我登臨				58
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58
夜深的時候				60
今日很快樂／像個孩子／我來探你				62
斷章.....				63
				64

贈閱



編輯筆記



不是突擊檢查

* 編者

「作者小測驗」既不是突擊檢查，也沒有意圖要為我們作者的「學業成績」打分數，這個小測驗只是讓作者有抒發個人看法的機會而已。我們在求學時老師有時會突然來個小測驗，然後我們面青唇白的寫好後交上卷子，老師便若無其事的說：這次小測驗不算成績的，你們互相交換看看（然後我們便一聲嘩叫，紛紛說：好彩！）。這次「作者小測驗」相當接近於這樣的小測驗吧。

黃潤岳校長回來了。不是真的回來，而是回來替《蕉風》寫專欄，這次的專欄是「亂彈集」，他說：「雖然亂，卻是彈，彈出我的心聲。」而且還說：「萬綠叢中一點紅，有一老在，不至於青一色。」

每個人在閱讀文學作品時，遇見好的文字很自然的都會心中

一動，而這些感觸總是稍縱即逝的，如果沒有筆錄下來往往以後就不復記得了。「意境」歡迎您寫來些短小精悍的讀書心得，來稿請附上一段摘要的文字，並註明出處及作者名字。

「新葉篇」的篇幅已增多，這一欄既歡迎清新脫俗的小品，也歡迎初習寫作的同學及自修生寄來稿件，此外我們也希望學校華文老師或華文學會負責同學能協助收集稿件寄來給我們，來稿一經刊登，當奉上稿酬。

小黑的小說「甜言蜜語」大概可稱作「推理小說」吧，這篇小說以一封長信漸次展現真相，處理得頗為懸宕。我們樂意見到本地作者嘗試各類型的小說創作，這種嘗試，對作者而言是一種挑戰，對讀者來說卻是難得的眼福了。

小爾今年才十八歲，但已越寫越有進步，她的散文清新流暢，可見得她是極用心投入在寫的（錯別字也比別人少）。她的造句很完整，對剛提筆寫作的年輕人來說，造句完整是很重要的，這是起碼的要求。所謂造句完整不只是句子完滿無缺，也表示意涵充足。換言之，即「形」與「意」的兼顧。小爾很踏實地做到了。小爾的踏實也可從她寫作的題材看出，她寫的都是身邊最親近的人、事、物，譬如她寫阿梨叔的女兒對她薄倖丈夫的反擊，寫殘缺人的自得，寫大哥對她的溫情，寫同學愛詩的豪爽，都很自然。

謹此通告：《蕉風》辦公室的電話號碼已改，打電話來聊天、詢問訂閱代理事宜或責備我們脫期的朋友請打這個號碼：03-7912455 或 7912551。 □

編輯顧問：姚拓、白垚、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912455, 7912551.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郭雪芬

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作者小測驗

□ 人
■ 物
□ 言
■ 談

* 策劃 / 本刊
* 整理 / 瓊瑪



這一份問卷是陳強華提議做的。那時，他拿了一疊從台灣《中國時報》「人間」版製作的問卷整理剪報給我們，說：「很有趣，可以知道一般作家的創作情形，我們也不妨做做看。」於是，我們便做了，算是給我們的文壇做個小測驗吧。

當然，由於國情不同，這份問卷和「人間」版的是有點差異的，但基本要點仍相似。我們共發出七十九份問卷（很可惜，有些作者地址不詳無法寄出），實收廿六份，反應不怎麼熱烈，原想不整理出來的，但想想做這種問卷本就不易全面反映當前文壇現狀，不過反映部份現狀倒是能的，於是也就將之「公佈」出來了（況且，以往也沒做過類似的「調查」）。

我們請作者回答這份問卷的廿個問題前，已聲明作者有選擇性回答的權力，並要求他們盡可能做到言簡意賅。整理出來的結果是相當有趣的，既有意見相左的答案，也有相當一致的答案。

以下是一些答案所反映出來的現象：

「平均每天花費多少時間閱讀及寫作？」一般上的回答是二至三個小時。由此看出，我們的作者大都是業餘的，和台灣作家可以花上十多個小時比較起來，我們無疑望塵莫及。當然，這又牽扯到文學環境的差別方面去了。

「馬華作家中，你最期待看誰的新作發表？」小黑和溫任平被提到的次數最多，宋子衡、沙禽、潘雨桐、洪泉、陳蝶、梅淑貞、商曉筠、丁雲及傅承得這些作者也常被提到。這些作者，或已停筆多時，或不常發表新作。

「作家這個行業最重要的職業道德是甚麼？」在這題中，作者的回答不一，但歸納起來不外兩點，即①忠於自己（良心）；②真誠。

「誰會是最有希望得諾貝爾獎的華文作家？」結果，沈從文、巴金和余光中被提到的次數最多。也有人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政治因素的考慮居多；更有人乾脆說，好的作家不必諾貝爾獎的肯定。

「你覺得目前馬華文壇的文學水準比你開始寫作時高還是低？」這一題「伸縮性」很大，有些作者「出道」早，有些「出道」遲，到底是彼時高或此時低是很難遽下決定的。但很有趣的是，答「還高」的作者多是資深的；答「較低」的作者則多是新進的。

「在甚麼地方（環境）你寫得最順意？」有一半的作者回答是在家裏（書房）；另一些作者並不在意是在甚麼地方寫作，只要求環境清靜、光線充足。

「假如你的作品有正面的社會或政治影響的話，你希望它是甚麼？」作者們並沒有迴避這個有點「文以載道」的問題。有的作者答要糾察時政，也有答要追求或提倡世界和平的，一言以蔽之，都是希望「明天會更好」。

「好的作品、好的作家，用甚麼方式鼓勵『最受用』？」綜合各人看法有如下幾點：①金錢（文學獎獎勵、稿費優厚）；②嚴謹、精確的評介；③出版他的作品，買他的書，看他的書。以上三點，大致上是一般作者的「心聲」吧！

「成為作家以來，你所付出的最大代價是甚麼？」這一題有許多人不敢回答，原因是大家都認為自己是作家，因此避重就輕，大家就這樣回答：寫作以來，失去的是……（各種各樣）。但也有人認為，並沒有付出甚麼代價。

「你對於自己作品暢銷與否的看法如何？」少數人並不在乎作品暢不暢銷，而大部份人認為，銷路好、讀者衆多，對作者是最好的鼓勵。

下面是問卷的結果，按題列出各作者的答案，以為比較，各別作者的答案會比綜合分析的文字來得有趣，相信大家都已急不及待想一睹究竟了。

問題 1

你最喜歡的文學刊物是那些？（包括中外）

年 紅：我國華文報文藝副刊、《聯合文學》和《文學月刊》。

小 黑：《純文學》（已停刊）、《聯合文學》、《蕉風》、《學報》。

白 楊：《蕉風》、《聯合文學》、《香港文學》等。

左手人：目前只接觸《蕉風》，其他沒有涉獵。

陳政欣：中國出版的《世界文學》、《外國文學》；台灣出版的《聯合文學》。

方 昂：《聯合文學》、《蕉風》。

傅承得：《聯合文學》、《蕉風》。

洪 泉：除了《蕉風》，偶爾能讀到的《人民文學》和《中外文學》。

許友彬：以前是《當代文藝》、《純文學》、《現代文學》、《皇冠》。目前沒有「最」喜歡的。

陳強華：台灣《聯合文學》大馬《蕉風》。

楊 川：《素葉文學》（已停刊）、《聯合文學》。

胡寶珠：只能接觸到一些新聞雜誌（在汶萊），因此喜歡的是 *Newsweek* 和 *Time*。

翁華強：《椰子屋》。《椰子屋》。☆☆☆☆☆。本地月亮。

陳紹安：搞不清楚。

伊海安：《兒童樂園》。

陳放任：《人間》。

李敬德：《蕉風》，因它有進展有變革，這才是生機。國外文學刊物看得太少，所以最好是閉嘴。

辛吟松：《純文學》，但近期已沒有看了。

鍾可斯：本地可以買到的，如《聯合文學》、《香港文學》、《中外文學》等。最近還看了香港出版的《八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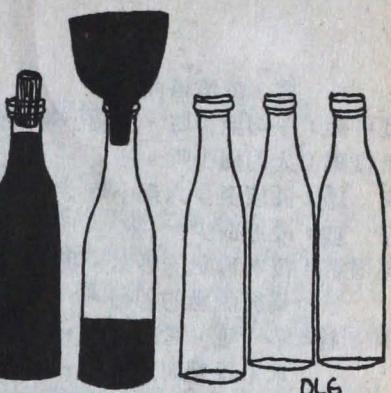
炎復陽：《蕉風月刊》、台灣的《散文季刊》。

楊 遵：《國家地理雜誌》、《國文天地》、《鵝湖月刊》、《文道》、《蕉風》、《中國畫報》。

莊 亞：沒有。喜歡《蕉風》和《學報》，但未到「最」的程度。

吳緩慕：台灣的《聯合文學》、《電影評論》、《皇冠》、《詩風》，本地的《蕉風》。

韻 航：《蕉風》。



問題 2

平均每每天花費多少時間閱讀及寫作？

年 紅：二小時至三小時。

小 黑：一至二小時寫作；閱讀時間不定（除了報刊）。

白 楊：閱讀二小時；寫作二至三小時。

端木虹：閱讀是我生活的一部份，我沒有一天不看書，尤其是文學作品。我的時間分配不一定，一有空檔我就看書，我自信是很會鑽營時間空隙看書的人。

左手人：最多一個小時，閱讀或者創作只能選擇其一。

陳政欣：二小時。

方 昂：二至三小時。

傅承得：閱讀一小時半；寫作一小時半。

洪 泉：約二、三小時。我的空閒時間都很零散，大多花於閱讀、思考和繪畫寫生。小說的創作「過程」：真正靜下來寫作的時間約半至一小時，包括創作和繕寫稿子。

許友彬：一至兩小時。

凌如浪：閱讀時間至少二小時；寫作時間沒限定，有時一個月也沒動筆，有時花幾天時間完成一篇散文。

陳強華：因為職業關係，每天至少也要花三、四小時在閱讀上，可是寫作的時間卻很短。

楊 川：三小時。

胡寶珠：閱讀時間平均每天只有半小時。

翁華強：閱讀時間像小星星小星星：數來數去數不清；但而今的寫作卻是屋瓦上的小貓三兩隻了。

陳紹安：一小時左右囉。有時瘋起來也會寫足半天，甚至從天黑寫到天亮，看小說看到以為自己是男主角。

李敬德：寫作時間不一定；閱讀時間目前每天至少四小時。

辛吟松：不一定。有時一天六小時或八小時，有時

零，依情緒而定。

鍾可斯：平均至少四、五個小時用來閱讀或寫作。

炎復陽：大約兩小時。

楊 通：閱讀至少六個小時；寫作則不定。

莊 亞：最近很少。

吳緩慕：沒有肯定的答案，我的閱讀及寫作格式是屬於隨意的那種。

韻 航：不一定。考試前一、兩個月都看不超過兩本；假期則比較多，最高記錄是一個月看十八本小說和散文集。至於寫作則要看心情了。我目前的創作量很少，平均每個月只寫三至四篇散文，而且都寫些很小我很私人的東西。

問題 3

你目前正在閱讀的書籍是甚麼？

年 紅：《童話百篇》、《古蘭經》、威廉·戈爾丁的《蠅王》、上笙一郎的《兒童文學引論》。

小 黑：拉拉雜雜。

白 楊：向陽的《十行集》。

端木虹：大部份是中國、台灣及本地報章雜誌的文學作品，馬來文學也不放過。

左手人：再三重讀《西遊記》，間中交迭日本推理小說精選。

陳政欣：日本和拉丁美洲的小說。

方 昂：《亞洲華文作家雜誌》。

傅承得：多屬自傳及閑書。

洪 泉：大多是有關藝術創作、思想及技巧的書籍和刊物。文學方面除了一些台灣詩集之外（想看看馬華一些詩作者如何把它們移植過來），也正在零散斷續的讀二本拉丁美洲翻譯小說：《安塔列斯事件》和《加布里埃拉》。手上正在讀的是法國現代翻譯小說《維羅尼克的屍衣》。我無法一口氣專心讀完一本書。

許友彬：目前沒有閱讀書籍（慚愧）。

凌如浪：綠騎士的散文小說集《深山薄雪草》、《蕉風》、《讀者文摘》、《聖經》、《散文阿盛》。

陳強華：①顧城《黑眼睛》。②祖慰《寫的困感愛的困惑在雙軌上運行》。

楊 川：《紅樓夢》。

胡寶珠：都是一些求知性的書，如 *1100 Words You*

Need to Know 等等。

翁華強：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看了一年了依舊在看，感覺很好。喜歡「奧林匹斯」喜歡「感冒」。

陳紹安：不固定。

伊海安：剛看完《笑傲江湖》。

陳放任：《娃娃看天下》。

李敬德：佛學方面的，主要是有關禪學的。

辛吟松：《莊子》、《老子》、《詩經》、《論語》、《孟子》、《西方近代思潮》、《美國詩選》。

鍾可斯：現今大陸的新探索小說，包括長中短篇，還有一些微型及迷你小說、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作品等等驚世之作。

炎復陽：錢鍾書的《圍城》、孟東籬的《濱海茅屋札記》。

楊 通：舉凡中國文學皆愛好，義理文學亦然。

莊 亞：很雜。散散的看一些雜文、一些詩、一些有關天文的東西。

吳緩慕：洪素麗的散文集《十年散記》，重看季諾的《娃娃看天下》，小孩子的讀物也不放過，像公主和王子的故事等。

韻 航：多數看小說及散文集。詩集看得很少，並非我不喜歡詩，而是繁忙的課業不允許我花太多心思在文學上，目前我想還是先寫好散文。

問題 4

馬華作家中，你最期待看誰的新作發表？

小 黑：宋子衡，他好久沒寫了。

白 楊：說不上來。

端木虹：有潛質的新銳們的作品。

左手人：沙禽的詩。此人題材突出，意象鮮明，文字功力一流，頗深得吾心。此人最近好像失了踪影，不見作品推出，殊為可惜。

陳政欣：潘雨桐。

方 昂：游川及傅承得。

傅承得：溫任平、小黑、丁雲等。

洪 泉：我希望能讀到自立門戶的作品，我們的詩多是從台灣移植來的。方昂和吳岸我感到

興趣，他們有自己的理想，還要看他們將來的發展。我也希望讀到商晚筠和丁雲的新作。

許友彬：小黑、宋子衡。

凌如浪：葉誰的小說。

陳強華：宋子衡、溫祥英、沙禽、溫任平。

楊川：陳蝶、小黑。

胡寶珠：張錦忠的小說。

陳紹安：陳強華的詩、小黑的小說。

伊海安：陳放任。

陳放任：蘇旗華、翁華強、洪泉、也流、陳蝶、商晚筠及陳家毅等。

李敬德：洪泉，因為①他是馬華小說創作者中最富實驗精神的一位，在創作方法上，是個多元性的作者；②他是我的朋友。

辛吟松：潘雨桐、溫任平、陳蝶、梅淑貞、沙禽及大年人等，可惜他們已經息工停筆了。（編按：並不盡然。）

鍾可斯：潘雨桐、宋子衡的小說；沙禽、梅淑貞的詩；溫任平的散文或評論文章。

炎復陽：小黑、林金城、洪泉、商晚筠等。

楊通：仍未發現。

莊亞：沒有。

吳緩慕：溫任平的新作、陳川興（沈穿心）的詩，梅淑貞、俏凌。

韻航：傳承得。

問題 5

古今中外的文學家，誰對你的影響最大？

年紅：曹雪芹、海明威、奧亨利。

小黑：讀中學時，最迷戀的是魯迅和郁達夫。現在？沒有。我們都很忙，沒有時間接受名家影響。

白楊：台灣各家的詩作，余光中、張曉風、梁實秋等人的散文。

端木虹：李白、蘇軾、杜甫、曹植、高爾基、普希金、拜倫、弗洛斯特、葉慈、余光中、艾青。

陳政欣：沒有。

方昂：我沒有偏愛任何一個作家，許多作家都影響了我一些些。

傅承得：蘇東坡。

許友彬：白先勇。另外余光中、陳映真、司馬中原

、王文興、管管……等等皆有影響。

陳強華：只有我自己。

楊川：張愛玲及鄭愁予。

胡寶珠：對我極有影響的不是文學家本人，而是他們的書，影響我最大的是毛姆著的《人性枷鎖》，早年讀此書，故事人物至今已淡忘，卻不忘其中有無奈，恩恩怨怨，恰如眼前諸事。

翁華強：陳強華（我想他定會對文學家這三個字哈哈大笑），不過寫詩的文字影響例外。

陳紹安：不會講。

陳放任：我最佩服索爾貝裏，我最喜歡王爾德的童話。

李敬德：葉維廉。在婚姻態度上，我不是多妻主義者；在宗教觀點上，我不是多神論者；但在文學上，我是。我堅決相信文學的多元性，沒有一個創作觀能涵蓋所有的真相。但是，在詩創作上，給我方法學啓示的是葉維廉，雖然我並不同意他「天」重於「人」的文學觀。

辛吟松：唐宋諸詩君、愛默森、余光中及楊牧。

鍾可斯：曹雪芹。

炎復陽：林清玄。

楊通：孔子、孟子、陳之藩、曹雪芹、白樺。

莊亞：很多，大部份是台灣作家。

吳緩慕：溫任平。

韻航：目前還沒有。



問題 6

最近看過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書籍是甚麼？

年紅：《馬來人的困境》。

小黑：鄭清文的小說《大火》。

白楊：約翰·奈思比特著的《大趨勢》。

端木虹：《詩歌技巧》。

左手人：《阿城小說選》。

陳政欣：日本水上勉的《越前竹偶》。

方昂：鍾曉陽的《停車暫借問》。

傅承得：《憤怒與狂喜——米開安基羅的一生》，大陸翻譯本。

洪泉：過去是安部公房的《砂丘之女》，最近的是王文興的《背海的人》，不知怎的，受不了。

許友彬：李碧華的《青蛇》。

陳強華：賈平凹的「天狗」。

楊 川：賈平凹的《黑氏》。

胡寶珠：*We Are But a Moment's Sunlight – Understanding Death*，內容是剪輯中外文學家的小說、散文和詩（述及死亡前後過程等）合編而成。

翁華強：最近重看安徒生的童話集子《呱呱呱！我是一隻醜小鴨》。

陳紹安：張愛玲小說集裏「傾城之戀」的情節和鍾曉陽的「流年」裏的對白。

陳放任：瑪拉末的《夥計》。

李敬德：重看《陳瑞獻文集》，這本書顯示出他的「大師功力」，使人感覺渺小。這本書給我的最大啟示是：所謂創作，「自由心」是也。

辛吟松：阿城和張系國的《棋王》。除此之外，《莊子》給我的震撼力極深且大；而《詩經》讓我讀出了真正中國傳統詩的藝術。

鍾可斯：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者藉此書發洩了自古男人處世的悲涼與抑悶，並探討了男女之間在壓制的心靈底下所迸發出的一股情慾烈火，以及獲得重生的寄望。

炎復陽：林清玄的《紫色菩提》，一本指導大家採擷智慧，讀了心平氣和的書；多次細讀後，對「佛法無邊」這句話才略有所悟。

楊 通：白樺的《古老民族的無奈》、錢鍾書的《圍城》（習其諷刺手法）、張愛玲的《傳奇》（感應她對生命的悲劇感）。

莊 亞：《野火集》。

吳緩慕：吳當的《鷹揚的年代》，他的作品處處流露對人類、文學和國家的愛，激發起讀者對生命的執着和熱愛。

韻 航：Irving Stone 著，余光中譯的《梵谷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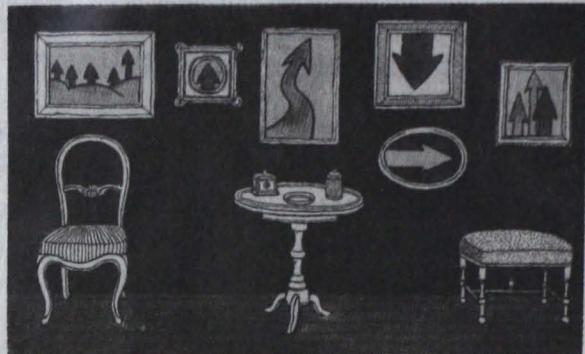
問題 7

作家這個行業最重要的職業道德是甚麼？

年 紅：反映作家對內心和現實世界的感受。

小 黑：擇善固執。

白 楊：不要以自己所服膺的思想或主義去貶低其他流派，作家講的是良心，應該不阿不群。至於利用別人的私事來攻擊來潑婦罵街，更是下三濫的手段。



端木虹：①不貶低別人，抬高自己；②不剽窃；③不為金錢降格，寫些無聊的文字。

陳政欣：忠於自己。

方 昂：真誠。

傅承得：表現藝術真實 (Artistic Truth)。

洪 泉：民族感。必須感受自己的存在，民族的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價值和權力，否則社會不存在，國家（區域）意識不存在，人就不存在。

許友彬：不抄襲、不刻意模仿、不把文學當工具以達至任何目標。

陳強華：良知與愛心。

楊 川：不要唯恐天下不亂。

翁華強：如果作家在大馬是行業的話，如果說最重要的職業道德的話：一稿兩投？騙稿費？（在大馬，咁咁）寫爛稿？惹事生非？立門立派？你的不好／他的不好／自己的最好？想不出咧。說得旁門左道、語無倫次。

陳紹安：能夠忍別人的奚落，能夠看別人的白眼，能夠同時容納別人的好和壞，能夠對變態的社會死纏爛打。

陳放任：不要只是抱怨。

李敬德：對文學有信心，正如每個人都必須認為「人身難得」。

辛吟松：文以載道。

鍾可斯：窮畢生之力寫下足以流傳的文學鉅作，為時代留下見証。當然真正好的作家並不只是著書立言那麼簡單，他還必須擁有崇高的品德、向上的心及偉大的犧牲精神。

炎復陽：盡量做到真、善、美。

楊 通：本着良心創作，雖不至於每文皆載道，至少當對國家、民族、文化有助益；風花雪月亦當有「生命」為基礎。

莊 亞：真誠。

韻 航：忠於自己的原則，對自己的作品及讀者負責。

問題 8

你如果不是花這麼多的時間寫作的話，你想你會做甚麼？

年 紅：我將是個特出的語文補習老師。

小 黑：養狗，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白 楊：閱讀或推廣文學。

端木虹：我會看更大量的書，此外也撥多一些時間在有意義的社會工作上。

左手人：除了忙碌生活，如果不寫作，我會撥更多的時間來幻想，做些不着邊際的幻想，也許這是惟一能平衡我内心物質與精神生活中某些空泛和缺陷的心態。

陳政欣：睡覺。

方 昂：閱讀。如果我還很年輕的話，我會苦練羽毛球，成為職業羽毛球員。

傅承得：自殺。

洪 泉：藝術創作，我的理想是寫作、繪畫和陶藝。

許友彬：吹笛子、讀書、玩樂（瘋）、畫畫。

凌如浪：我想我不知道該做甚麼才好，因為當我愛上寫作後，我的時間就花在寫作上，沒有甚麼比寫作更能讓我肯付出那麼多的時間。

陳強華：從商或旅行。

楊 川：閱讀。

翁華強：嗯，把書唸好好來，然後上大學。（其實現在的成績非常海棠，在拼命趕。）

陳紹安：不可思議。

李敬德：閱讀。

辛吟松：有很多事可以做，有很多事可以想。畢竟寫作不是一生中最重要的。

鍾可斯：努力自修，創造成功的事業。雖然我知道白手興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不致於自甘墮落。

炎復陽：聽歌、繪畫和閱讀。讓教學上所受的緊張和壓力鬆弛一番。要不然就讀書，準備考試加薪。

楊 逋：閱讀，沒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如何能夠創作？

莊 亞：自覺不會花太多時間寫作。主要是做功課和參加活動，或胡思亂想。

吳緩慕：我會學繪畫，中國水墨畫和油畫都是我喜愛的。我還會學攝影，繼續練電子風琴，啊！我還會譜更多更多的曲子。

韻 航：我的興趣很多樣化，除了文學，還喜歡運

動及音樂。但自去年抄開始認真於文藝創作後，就陸續放棄其他嗜好了。如果不寫作，我會把時間用在學業上，但我不後悔寫作。

問題 9

誰會是最有希望得諾貝爾獎的華文作家？

小 黑：很難預測。文學獎這東西有時候要看個人的機緣，何況國際性的獎勵，多少有些政治因素。

白 楊：余光中。他在詩歌和散文兩方面所作的努力，大大超越了五四以來的其他華文作家。

端木虹：依我的看法是巴金、沈從文。台灣的余光中教授也應該受到考慮。

陳政欣：沈從文。

方 昂：我不知道獲獎作品必須好到那種程度，所以我還沒有能力提意見。十年後我也許能回答這個問題。

洪 泉：我閱讀的文學作品不多不廣，對中國文壇的作家感到陌生。至於誰最有希望得這個獎的問題，我覺得應該存在也能存在，要去發掘那是一回事。

許友彬：我不知道。我並沒涉獵過所有華文作家的作品。

陳強華：得不到諾貝爾獎並不重要，那只是西方社會的取向和標準。

楊 川：老舍（可惜他卻逝世了！）。

陳紹安：天曉得。

伊海安：鬼知道。

陳放任：我認為好的作家不必諾貝爾獎的肯定。

李敬德：對我來說誰得到並不重要，我只要求：有人得到。

辛吟松：沈從文？錢鍾書？沈雁冰？聶華玲（貢獻獎？）？余光中？我想目前這還是個遙遠的夢！倒期望中國近代的年輕作家或詩人能夠寫出一部大時代的映象，再過二三十年，或許還會有希望！

鍾可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炎復陽：巴金。凭他一生在文學上所做的努力和所交出的成績，該是當之無愧了，就不曉得啥處出了亂子。

楊 逋：沈從文。他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至少他有深厚的文學背景，而他又肯勤習，並且對生命充滿熱愛，對人類滿懷關心。

莊 亞：沒意見。或許會是中國大陸的作家罷。
韻 航：巴金。巴金是五四時期很出色的小說家，在國際文壇上又享有較高的地位，我想他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比其他華文作家濃（如果幾年內他依然健在的話）。



問題 10

你覺得目前馬華文壇的文學水準比你開始寫作時高還是低？

年 紅：當然比較高。書本入口的開放，以及知識份子參與寫作行列，都是主要因素。在創作方面，有顯著的進展。

小 黑：現代詩比當時進步多了，現代小說雖然也有進步，卻是緩慢得很。

白 楊：沒有顯著的差別。我發現標榜現實主義的詩作者大量採用現代派手法去組織一首詩，連字句的運用也頗為現代，口號的嘶喊已不多見，只存在於二三詩作者中。

端木虹：在技巧上是進步了，但是內容與素質相距不遠。

左手人：短篇小說方面：目前人材輩出，題材文字技巧皆已走出舊時的框框。散文方面：目前低落，暮氣沉沉。詩方面：對目前感到有點失望，只見後浪不見前浪，少了一股互相激勵的震顫。

陳政欣：還高。

方 昂：似乎比較高。

傅承得：比高低沒有意思，重要的是有沒有好作品陸續出爐。

洪 泉：不堪理想。

許友彬：並沒有多大差別。

凌如浪：如果要精挑細選的話，我們可以找出一些水準比以前高的作品。不過以目前的普遍現象來看，馬華文壇的寫作水準是比我開

始寫作時（一九七五年）低。

陳強華：其實每個時期的文學水準都有其高低之分。我們不能說現在的文學水準比以前的高或低，或以前的比現在的好或壞，這樣是不太公平的。

楊 川：低。

翁華強：感覺上是低了，但現在有很多人在寫，尤其是寫詩，士氣極高。O.K.：各位難兄難弟，繼續加油！（賣廣告。賣廣告）

陳紹安：我剛開始寫稿時，台灣風還不猖狂，留台生也還沒有回來，大家亂亂寫，報館也亂亂登。現在不同了，潮流興創社，板城的天蠍星間接影響了北馬一帶文藝青年的士氣，悶起來還可以坐在一起罵他甚麼馬華文壇。越罵越痛快也就越寫越精采，再加上留台生，再加上大專文學獎，真不是好玩的。

陳放任：我認為目前的作者文采比較好，但多限於抒情，不及早期作家社會性強。

李敬德：我真正搞創作的時間不足三年，所以無從置喙。

辛吟松：很低。以前的作品技巧和內容並重，給人一種紮實的感覺。如今雖比較多人在寫，可是抒情居多，並傾向輕浮且言之無物，尤其是小說和詩最令人心痛。倒希望一些作者，張開眼睛，看看四周，而不是整天照着鏡子說夢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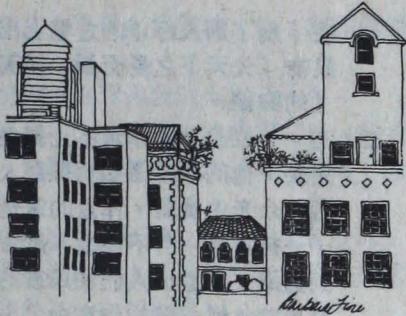
鍾可斯：馬華文壇的文學水準似乎日漸低微，近幾年來也看不到一些好的著作誕生，不論是詩、散文或小說。在馬華作家群中也沒有所謂的重鎮或代表人物，而那些成名已久或頗有名氣的作家更逐漸消聲匿跡。一切似乎與整個華人文化（教育）背景攸關。

炎復陽：略高。新進作者在表現手法和詞句運用上比較敢於創新，不過在毅力方面則較昔往遜色，很少會持之有恆。這也難怪，我們的社會虧待了華文文藝。

楊 通：水準較以前高，然而素質高的作家仍少，尤其是文化涵養不夠深厚，雖然有心創出屬於馬華的文學，但囿於「根基」不紮實，難有輝煌的成果（我是眼高手低）。

莊 亞：差不多。

吳綏慕：無疑的，目前馬華文壇的文學水準比我剛開始寫作時並無多大改變，主觀因素是目前的青年作者大多數缺乏生活體驗（包括我自己），以至寫作的題材範圍窄小，加上技巧方面並沒有自己的創作風格，所以好的作品一直是那麼的貧乏。



問題 11

在甚麼地方（環境）你寫得最順意？

年 紅：當我生活在一個新的環境中，接觸了許多新的事物時。

小 黑：我的書桌前。

白 楊：我嘗試過在不同的環境寫作，效果很好，並沒有面對甚麼阻碍或思緒不集中的問題。

端木虹：萬籟俱寂時的燈暈下。

左手人：逆境。人在逆境，諸事不順，感慨迴蕩，無形中文字就多了一份滄桑味，不需刻意洗滌，很輕易的就流露出來。本人即是現成的例子：逆境時，只寫不讀；順境，只讀不寫。

陳政欣：自己的書房。

方 昂：在課室內監考時。

傅承得：舒服適意的書房。

洪 泉：任何清靜的地方，只要所需的資料搜齊，只要睡眠充足，不感疲倦的時候。

許友彬：獨自一人，沒有聲音又不太熱的地方（如圖書館）。

凌如浪：最好是在沒人打擾的幽靜環境裏。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心中是否有東西要表達，如果有，文思必定泉湧，寫起來最順意。

陳強華：必須在我自己的書房，在無人干擾之下。

楊 川：舒適寧靜，光線充足的地方。

胡寶珠：起居室，有桌子可倚，有椅子可坐的地方。

翁華強：早晨，在下雨，有些些倦累，有些冷。更重要的是有張潔白的紙，有枝鉛筆，坐下來，有光。

陳紹安：從文學講座回來，從天蠍星文友會回來，在街上看到這麼多人不知道在為甚麼而活着的時候回來，在書展裏看到這麼多書的時候回來關在自己的斗室裏……

李敬德：家（還好，我家人已放棄了在這方面的阻力）。

辛吟松：夜深人靜，寒意淒淒的時刻。

鍾可斯：家裏，通常較自由而不受干擾，可以與之所致，隨心所欲。

炎復陽：夜深人靜時。環境則不定，通常獨處一室會寫得較順意。

楊 通：書房。其實也無確實之處，心血來潮，即使四周喧囂，亦可揮筆書寫。

莊 亞：在安靜的時候，如深夜。

吳緩慕：這個對我來說是沒有多大阻碍的，哈！只要不是過份炎熱的氣候，或是把我放在吵雜如鐵廠之類的地方，都可以寫得最順意，無論在甚麼環境裏。

韻 航：寫文章最重要的是心情，甚麼地方寫都不成問題。

問題 12

除了寫作，作家對社會有沒有其他的責任？請列舉？

年 紅：①應負起推動文藝運動的使命；②扶掖新秀，提高創作水平；③開導社會，重視精神生活。

小 黑：有，就是糾正社會對作家的歧視與誤解。

白 楊：作家的首要任務，就是利用手中的筆反映現實，刻劃時代。如果行有餘力，無妨參與各類形式的社會工作，作更大程度的介入。

端木虹：按常理，作家的天職是努力寫作，把最好的作品貢獻給社會。但這是一個細密分工的人類社會，作家不能無視周遭環境，不能完全與社群隔絕。作家只是關心社會是不夠的，他必須走入人群，發揮他做為一個知識份子，所能給國家社會帶來的發展力量。

左手人：除了偶爾揭發時弊，作家就像各行各業人士一樣，只要把他的本份做好，他就盡了他的責任，也間接的對社會盡了一份力量，我們無權再刻意要求甚麼。

陳政欣：寫出好的作品。

方 昂：交出好作品就是盡了作家的責任。要交出好的作品，他必須關心社會，愛及同情人類，而關心社會和愛人類的範圍是那麼廣，作家還需要盡其他特定的責任嗎？

傅承得：文學創作者沒有，但文學工作者有。後者

的責任如教育讀者，提高鑑賞能力等。

洪 泉：答案在第七題。

許友彬：我不認為作家該對社會負起任何責任。對自己的作品真誠就夠了。

凌如浪：我想我們這裏沒有職業作家，大家都是業餘的作家，這些業餘作家除了在作品裏表達他們的思想外，他們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們在工作中所做出的貢獻，就是他們對社會所盡的責任。

陳強華：①發揮公德心 ②愛我鄰居。

楊 川：應該是有。不過我只是為了自己，為了興趣而寫，所以不去追究是否有甚麼責任。

翁華強：有的，但我是非常唯美的（應該是吧）。常常有人說：美麗的詩只有一個美麗的面具，其實不是的，那裏面有無盡的痛苦。

陳紹安：叫馬華文壇的泛泛之輩回答這樣的問題，會不會太殘忍了點？

李敬德：我們無能改變這世界，但至少不要讓這世界改變我們的信念。我們用各自的方法，影響還未能被這世界改變的人，這該不是唱高調吧？不！這是我的信念。

辛吟松：我想，這是絕對的，畢竟作家也是社會的一份子，應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比如一名教師，除了寫作，他最重要的是教育群衆，為樹人而努力！

鍾可斯：除了寫作，我想作家還有一些相當負重的責任，譬如說關心社會民族、發揚文化、揭露人性黑暗，對大時代動盪深表關注，並進一步闡釋自由和平，與時代共前進。

炎復陽：作家應該深入社會、關心社會，並通過文學作品反映社會的種種風貌，喚醒人民對某種事物的忽略。作家也應該積極參與文學活動，協助培養新秀和寫作風氣。

楊 逋：①使傳統與現代銜接；②關心四周圍的人物事；③其實作家的作品已表現了他對社會的關心，它是他整個心靈及責任的展現。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作家，如何寫出好的作品？

莊 亞：主要是看個人的態度。於我，該是有。至少應關心社會各方面的事物，盡一點力，使明天比今天好一點。因為我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因為明天還是要繼續的。

吳綏慕：現今的社會混亂不堪，充滿權利的爭奪，道德倫理的墮落等種種不幸，作家的責任應如陳辛蕙在《把愛還諸天地》裏所說的：在身為作家的同時也必須是個道德家、哲學家、教育家，作家必須是個人道主義者，他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行，都必是站

在「為了別人好」的立場上出發，他必須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

韻 航：有。一位成功的作家不止要在文字上力求完美，他的作品還必須探討人性、反映生活。余光中曾說，作家的筆是一枝指揮棒，一揮百應。若不能改革社會，至少要做到通過文字道出人們和民族的心聲。我認為馬華年輕一輩的作家中，方昂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無論是他的詩或專欄，反諷性都很強。

問題 13



假如你的作品有正面的社會或政治影響的話，你希望它是些甚麼？

小 黑：刻劃這個時代多災多難的風貌，從而喚醒人們做為一種悲劇性的動物，必須勇敢的活下去。

白 楊：使更多人張開眼睛看看畸形的現象和不平等的待遇，喚醒國人關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中的不健康趨勢，從而加以糾正之。

端木虹：①鞭撻不合理的社會制度；②遏止我國社會種族兩極化；③糾正當前華裔社會的劣根性；④發揚人道主義精神。

陳政欣：能糾正政府行政上的偏差。

方 昂：我希望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公正、合理，大家都能快樂及有尊嚴的生活。我希望我的作品（不管影響多輕微），能推動這種趨向。

傅承得：提醒讀者一些他們未曾關注或發現的課題；表達他們心中的疑惑與感受。

洪 泉：體認自己的存在權力和自強不息。

許友彬：我不相信我的作品會有甚麼影響力。

凌如浪：說出華社的種種困境，喚醒華族對本身文化的認識與珍惜。

楊 川：①培養讀書風氣；②鼓勵人們多思考。

翁華強：讓別人尊敬我們的存在，譬如中國文字譬

如華文小說譬如我們的文化：舞龍舞獅。

陳紹安：同第十二題。

伊海安：我希望全世界因我的小說而和平。

李敬德：溝通兩個（或以上）的敵對陣營，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瞭解。雖然這只是理想（意同空想）。

辛吟松：糾察時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不平不滿而鳴！要不然春秋之筆如何承傳？血熱之心如何澎湃？

鍾可斯：提倡世界和平，宣揚人性光明的一面，並在人性最黯淡的時候發出光和熱。因為好的文學作品不但能夠推動社會，還可以改革社會。

炎復陽：關心社會，面對社會，嘗試改造社會。

楊通：希望每個人能尋出自己的本源，即體認人之可以為人的真正意義！今日許多人的良心已失落，導致各界烏煙瘴氣，作家群也不例外！

莊亞：刺痛或喚醒衆多沉睡的行屍走肉。《野火集》具有此作用。

問題 14

你個人是否覺得與社會頗為格格不入（頗有距離）？

年紅：寫作人是不能脫離社會的。好的作家能開導社會，相反的，沒有鬥志的寫作人將會被社會潮流淹沒。

小黑：沒有。我覺得作家也只是一個作家而已，人家流行甚麼是人家的事，你想參與就參與；不想參與，你一樣可以快樂的過日子。

白楊：我倒不覺得會格格不入。對一些人動輒祭出思想、生活，可是作品中並沒有生活的味道，也不會反映出甚麼思想，倒是吟風弄月賞花看景的作品居多，我感到很厭煩。

端木虹：對當前社會某個層面所出現的「景觀」，我不獨認為是格格不入，並且是深惡痛絕的。我們的社會所展出的許多事件，使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即道德規範已漸失去効用，人類社會越來越往沒有秩序的方向去了。

左手人：我與社會的關係如魚得水，在潮流的趨勢裏不倣逆流。除了偶爾發發牢騷，心嘆力不從心，時不我予之外，絕不會感覺格格



不入。

陳政欣：沒有與社會格格不入的感覺，應該是沒有距離。

方昂：是有一點格格不入。如果我是一個真正的優秀作家，我想我與社會更加格格不入。一個富有愛心、關懷社會及真誠的作家難免發現當今主導的功利觀念、物質至上觀念是與他的「作家個性」衝突的。

傅承得：距離不大。作家當能亦入世亦出世。

洪泉：是的。尤其是對年輕一代，我覺得他們可稱得上是「沉淪者」，他們除了自私和享受之外（看看我們的軟性雜誌和錄影帶內容就知道），剩下的就是無知，能夠思想的年輕一代畢竟不多（這裏所指是我的環境中所接觸的社群）。這群「沉淪者」大都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造成的，這些問題會存在只有我們的政客要負起責任。我們的華裔家長是一群可憐蟲。

許友彬：我與社會沒有距離，我頗為投入。

凌如浪：如果說與社會頗有距離，我想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主要原因是由於對事物有不同的價值觀而引起的。

楊川：有時稍微會有一些這種感覺，大多數時候不會。一個寫作者應該時常接觸社會並從而包容一切美與醜，並提昇之。

胡寶珠：是。有時覺得自己跟不上，有時卻又覺得自己遠遠超越，故此老是有格格不入之感。

翁華強：不會不會。我剪 Punk 的。喜歡跳舞（學了許久還未學會，笨）。喜歡美麗的衣裳（長得醜醜的關係囉）。喜歡朱古力。

陳紹安：同第十二題。（附錄：現代的社會價值觀已臻出神入化的地步。只有兩種人備受推崇，一是有財富者，一是有學問者。所謂有學問者即是大學生，大學生寫的東東，大學生唱的歌，大學生放的屁都是香的。像我這類在社會裏混來混去的人寫的東西，有誰會認真看過？！）

伊海安：是，很「顯」。

陳放任：是，但我認為這點很有趣。

李敬德：有一點。如果沒有，只怕作家們也不必執筆了。也許這就是文學產生的原因之一（雖然不是絕對的）。但只是有距離，不是完全格格不入。

辛吟松：不會。要做一個好作家，最基本的條件是深入社會，與社會共呼吸、共浮沉。

鍾可斯：目前還不覺得自己與身處的社會脫節或被摒棄。或許因我本身還未達至更高的文學創作水平，或儼然是個作家，所以往往不敢太過主觀去評定有關的社會價值，甚至去否定時尚所流行的事物。只是覺得既然自己已經處身在社會的洪流裏，就應該學會去面對它，而不是逃避。

炎復陽：是的，有一段距離，不過還不至於格格不入，所謂「距離是美」，這在創作上或許才會更冷靜，因此所引起的種種矛盾也會促使我在寫作時，偶爾陷入不知所措的困境。

楊適：相當。在生活方面，尚能隨俗；惟一涉及思想之交流，即有阻礙。我是較傳統的，對當今社會頗有微言，尤其是功利至上的價值觀，我是極端反對的。

莊亞：有時候會，因為觀點不同。

吳緩慕：是的，因為這時代的去向只以物質滿足與現實為根據，造成身負重任的作者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困境，這是一種嚴厲的考驗，包括孤獨和痛苦在內。



問題 15

好的作品、好的作家，用甚麼方式鼓勵「最受用」？

年紅：得到嚴謹的評論、受到編者的賞識、受到評審團的讚賞頒予文學獎、以及認真的被介紹給讀者。

小黑：買他的書、讀他的書，組織一個嘉獎會，讓他覺得寫文章一樣有人關心，而不是永遠關心人家。

白楊：為他們出版作品。

端木虹：頒予文學獎，獎金越豐厚越好。報章雜誌大篇幅的報導和評論。作品則精印出版，並譯成多國文字廣為介紹。此外，充作考

試用書，或選入中學課文教材也是很受用的鼓勵的方式。

左手人：給他優厚的稿費，必要時為他籌措經費，出版作品集。

陳政欣：社會的重視及金錢。

方昂：給我一筆經費支持我的寫作計劃。

傅承得：廣大讀者的掌聲、文評家精確的評介、合理的稿費。更重要的是，讓作品流傳長久。

洪泉：名（出版作品）利（生活所需的經濟）協助，因為寫作者要生存。名利協助之下，能使寫作者有勇氣和信心，有充足的時間思考和搜集資料（最好由出版商協助）。並且要有一個龐大的市場，讓寫作者面對挑戰和考驗。馬華寫作人要生存（存在），就要寫出好的作品來開拓市場，市場包括中國和台灣。最好有一個翻譯組織把作品翻譯了在亞細安出版。

許友彬：受到衆人的肯定（如文學獎之類）。

凌如浪：報章雜誌應給予大力的推介、或作評論、或作專輯，讓讀者有深刻的印象，甚至出資出版書籍。稿酬特優是應該的。

陳強華：①最合理的稿酬。②尊重「作家」地位。③多讀、多賣多關注其著作。

楊川：①善意及建設性的批評；②提高稿酬；③提高文藝版位的重要性；④出版彼等的作品。

胡寶珠：蒙編者採用，把版面編得美觀和吸引人，沒有錯字出現，也可以是很好的鼓勵。

翁華強：其實只要淡淡的對他說：「A！我喜歡你寫的東西」，他就會很感動的了。

陳紹安：好的作品、好的作家，當然也多給機會發表，比方說《蕉風》收到一篇真的很好的作品，除了自己登之外，應當推介其他報館再登，目的是使它廣泛的流行起來，使更多人注意。套一句林添拱的話：「突破一點，帶動全面」。

伊海安：掌聲、吻、擁抱。

李敬德：讓他們在創作時，生活的基本要求沒有後顧之憂（這不是低調的要求）。在我們這種環境中，真要搞創作的人，他必須付出好多好多的東西，付出的代價是非常人所能堪的，正如丁雲。

辛吟松：精神鼓勵及一個最適合寫作的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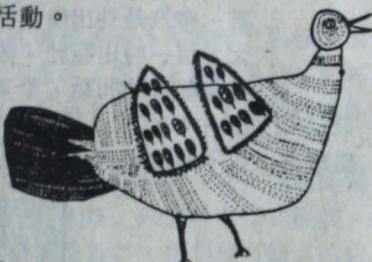
鍾可斯：好的作品和好的作家應該受到大眾的廣泛擁戴，譬如受到評論界及學術界的讚賞。當然這還不夠，我們的社會應該提供良好的學術環境讓作家們研究及發表，並得到他們理應得到的報酬和代價。

炎復陽：①設立文學獎；②報章雜誌多多推介和評介。

楊通：金錢是「最受用」的方式，畢竟作家是要吃飯的！然而文窮而後工，最受用的方式是本着自己的道德良心寫作，受到社會的認可，人人對自己有相應的瞭解。

莊亞：獎金。

吳緩慕：提高稿費，舉辦獎金優厚的文學獎，應邀參加各項文學講座、文學工作營、講習班等類似活動。



問題 16

成為作家以來，你所付出的最大代價是甚麼？

小黑：沒有。我反而得到了一些：妻子女兒，還有一些祖國各個角落的文友。

白楊：別人在申請升級加薪，日夜啃書本，參加政府考試。自己卻不以此為志，鑽進文學裏，欲罷不能。

端木虹：①我失去了從商賺錢的良機，斷了錢途，也斷了發達的機會；②一名昔日良友因為忌才眼紅，自始至終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惡毒攻訐和批評，他給我帶來的打擊與損害，是難於估計的。

左手人：到目前為止，沒有付出甚麼，也沒有損失甚麼。

陳政欣：沒付出甚麼代價。

方昂：我的家庭生活和健康都受到影響。

傅承得：愛情。

洪泉：時間。

許友彬：我沒付出甚麼，也沒損失甚麼。

凌如浪：因為寫作是我的愛好，所以我付出最多的是時間（寫作和閱讀的時間）。這是我最大的付出，也是我最大的收穫。我在時間裏播種（寫作），又在時間裏收割（一篇篇作品收集起來出書）。

胡寶珠：寫作以來，損失最多的是睡眠時間。如果是寫「知性」文章，則在寫前要花很多時間收集資料、閱讀。

翁華強：絕對沒有。只是譬如最近朋友會走過來說：「喂！有人說你抄庾弦的詩句」，這樣。

陳紹安：教育文憑被我寫壞了，女朋友被我寫跑了，前途也被我寫完了，還有甚麼話好說，愈說愈傷心，愈說愈想罵粗話……。

李敬德：創作過程中不被瞭解的寂寞。真的，很悶很悶。

辛吟松：時間！感覺中有一份「一事無成人竟老」的淒涼。

鍾可斯：不敢自稱為作家，只知道寫作以來所付出的最大代價是時間及精神。創作過程是相當疲累的，往往得不償失。

炎復陽：我不敢以作家自居，成為寫作者以來，我的腦袋勞動的時間太長了，覺得思想越發敏感。

楊通：我不敢被稱為作家。無代價可付。

莊亞：沒有，因為未成為作家。

吳緩慕：我自認尚未達到作家的程度，因此沒有資格針對這項問題作出感受。

問題 17

作為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條件是甚麼？

年紅：對時代應有認識；深入了解自個兒所負的時代使命！

小黑：愛。

白楊：思想高遠，心胸開闊，沒有門戶之見，採各家各派所長，不唱高調，努力創作。

端木虹：①觀察力敏銳；②虛懷若谷，勇於接受批評；③有創新的精神；④有骨氣、富正義感；⑤堅持藝術家的操守。

左手人：繼續交出作品，如此而已。

陳政欣：要有「自知之明」。

方昂：真誠、敏銳、富有同情心及愛心。

傅承得：見人所不能見，言人所不敢言；加上努力不懈。

洪泉：盡力而為。

許友彬：文字能力、情感、理智。

凌如浪：天份。多讀多寫。敏銳的觀察力。盡量體驗不同層面的生活，從中發掘題材。懷着一個目標，持之有恆。每篇作品力圖創新。

陳強華：才氣與後天的努力。

楊川：自發、自覺。

翁華強：不可以說才氣的必須的（這樣很驕傲的）。最重要的是對文字的喜愛和尊敬。

陳紹安：有點神經病。

伊海安：努力寫，寫到死。

陳放任：知道自己很爛還是繼續寫下去。

李敬德：對文學有信心。

辛吟松：學識修養！社會意識！分析能力、文字的駕馭能力。當然，也包括豐富的人生經驗。

鍾可斯：閱讀廣博、思想宏偉、觸覺敏銳，要有創造精神和魄力，再加上一點點慾望和野心那就夠了。

炎復陽：毅力、恆心。還有謙遜。

楊通：道德心。沒有這顆心，作品即失去生命！

莊亞：肯用心去寫出好作品來。

吳緩慕：他必須比別人想得深刻、看得透徹，並藉着作品的內容、精神力量，影響人類的道德觀念、生活行為，起着振聾醒聩的作用，而促進人際社會的諒解、關懷與和平（借洪素麗的話）。

韻航：最好是才華。但才華是天生的，強求不得。沒有才華而對文學創作又有「野心」的年輕作者就必須「迷信」努力及充實生活經驗了。

問題 18

出版界對馬華作家是否盡到應盡的責任？

年紅：當然還沒有。從我國華文寫作人紛紛自資出版這方面就可以清楚看出。

小黑：還有很多應該做的地方。比如說，一個完善的出版計劃，一個崇高的文學獎等等。

白楊：沒有。

端木虹：答案是令人失望的。

陳政欣：沒有。

方昂：沒有。不過不能十分怪他們。文化界一般上也不十分看重作家。

傅承得：沒有。

洪泉：沒有。

許友彬：出版界的商人沒有義務為馬華作家做出犧牲。文學作品的出版，還得靠「有心」之士。

凌如浪：沒有。

陳強華：沒有。對於嚴肅的作品，馬華出版界從來不聞不問。

楊川：沒有。

陳紹安：有，但不夠。

李敬德：哈。

辛吟松：沒有！一年出版兩三本書，少得可笑又可憐，而且這些書有的是作者本身掏腰包自

鍾可斯：沒有。很多時候只是一種應酬式買賣，稍盡義務罷了。馬華作家拿不出作品或出不出書也只是作家本身的問題，更無人去重視。可以說是自生自滅。

炎復陽：沒有。因為——①小說版內的著作幾乎全是泊來品；②稿費偏低；③宣傳文字少得可憐。

楊通：仍未。以報章言，似有派別之分；以雜誌言，亦只是刊出幾個作家之作品，局限性大；而一般出版社，皆利字當頭，但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希望以後能改進。

莊亞：沒有。

吳緩慕：並不全然。目前馬華出版界魄力不足。



問題 19

假如有一筆經費支持你的寫作計劃，你的第一志願是甚麼？

年紅：為華小的莘莘學子編寫幾套具有本地色彩而又有水準的兒童文學叢書。

小黑：去幾個我很想去的地方住上一段日子，不必牽掛工作。那些地方是：①布賴；②紅泥山；③林明礦場。

白楊：出版一本詩集。

端木虹：①繼續完成「建立本區域現代詩風」的研究工作。②出版一本較有代表性的詩集；③用另一隻手寫小說。

左手人：一旦生活可以安排，我可能一個字也寫不出。我一向很清楚自己，且把自己列入好高騖遠、志高才疏之類型之中。從不敢對自己要求甚麼，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就是了。

陳政欣：寫篇長篇小說。

方昂：讓我休假半年，寫一首史詩式，有關我們祖先南來開發南洋的長詩。

傅承得：遊歷各國，然後出一本小說或詩集。

洪泉：埋頭寫作，寫幾部小說，我理想中的題材



有①蔬河流域的港主制度時代的華人社會；②近三十年來的小鎮成長；③近年來的藝術創作者和年輕一代的煩惱和失落感；④現代大馬華人的生活、情緒和愛情。另外，還有無數中、短篇小說計劃，我都想寫出來。賺錢討生活使我無法專心寫作。

許友彬：寫一部長篇小說。

陳強華：環遊世界。

楊川：出版詩集。

翁華強：出一系列美麗「暈」人的詩之書簽（鳴），並且非賣品：找個下雨的早晨去郵局寄個光光（寄給有心的人），然後去喝杯熱咖啡。

陳紹安：很有趣的問題，像真的一樣。現在的寫作人很難分好和壞，只能分有錢和沒錢，有些人寫得不是很好，但是他有錢，所以出書出書出書，想不紅都幾難啦。如果我也有經費，管他娘的，我也要出本陳紹安小說集、陳紹安詩集，可能的話再出本陳紹安散文集，然後坐在家裏好好設計十萬字長篇小說的開場白和大結局，寫到過癮……

李敬德：撰寫長篇詩作。

辛吟松：當然是專心寫作啦！

鍾可斯：首先是很有系統的並且廣泛的涉獵古今中外的文學鉅著，然後一邊埋首創作，嘗試寫幾部反映時代民族社會的巨型小說或史詩，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或荷馬史詩。想想好像又不大可能，只有安份守己處心積慮寫一部屬於馬華的文學著作。

炎復陽：①出版一本散文集，設計、編排及插圖等都由自己一手包辦；②到外國留學。

楊通：寫小說，內容將表現傳統與現代的衝突及如何調整與涵容。（不過，限於才力不足，想來僅是空中樓閣。）

莊亞：沒想過。

吳緩慕：我將會陸續完成我的作品，並且陸續出版我的書，啊！還會出自己的詩曲唱片和聲帶！

問題 20

你對於自己作品暢銷與否的看法如何？

年紅：我不在乎。反正，我已在創作方面盡了力。暢銷書並不一定是好書。

小黑：如果能夠暢銷，最高興。

白楊：不在乎。

端木虹：銷量不足於決定作品的文學價值，但一個作家也不能完全漠視讀者的反應，或者是市場成績的反映。

左手人：不很介意。

陳政欣：銷路奇慘，發行方面太差。

方昂：能暢銷當然好。但別的作者的欣賞及自己對作品有信心，我認為更重要。

傅承得：身處這樣的時空，自求多福。

許友彬：我的作品暢銷，但不是好作品（不是謙虛）。

凌如浪：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很暢銷，這證明我有很多讀者。我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塵埃蒙蔽，這多少會帶給我一些挫折感。雖然說，不暢銷的作品並不代表就是壞作品，但總覺得自己的作品被肯定，才有價值。

陳強華：從來沒想過。

胡寶珠：寫文章大多是有話要說才寫，寫了當然希望大家都看。如果讀者衆多，寫的人應該會寫得更愉快，更勤快。沒有人看（很少人看的意思）還是會寫的，因為有話不能不說。

陳紹安：書好賣，證明自己的讀者多，當然高興；書不好賣，我想也是幾尷尬一下的。我沒出過書，說不出來。

李敬德：這要看作品是寫給誰看的。

辛吟松：暢銷是好現象，這表示有人看，作者才敢再出別的作品；如果滯銷，肯定令人沮喪萬分，以後出書就要三思而行了。

鍾可斯：暢銷當然最好。作品暢銷未必表示作品是好的，但至少可促使作者繼續發展，或許還可寫出一兩部好的作品來。

楊通：若是「通俗」的暢銷，寧可不要！

莊亞：沒想過。

吳緩慕：在目前這個烏煙瘴氣的社會裏，閱讀風氣不高，作品暢銷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的素質與價值，及能否引起大家的共鳴與了解。

實相及其他

*塵 僧

*王克平 進去出來 木雕 高170 cm 1986

我們由於感官及思考能力的限制，
並不能在同一時間內
見到一個球的全部，同理，
我們因此也不能在同一時間裏
見到完整的真理。

實 相

世間沒有絕對的事情。

我們對許多的事情，常會有一種「不是如此，便是如彼」的看法。這並不正確。因為世間上一切事物，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的，實際上並不會絕對這樣。

沒有一樣東西是有其絕對性的。因為它們的存在，都是條件的組合而已。而組成某一樣東西

的條件本身又是其他條件組成的。
因此不會有獨一不變的絕對性。
它們將隨着條件的改變而改變。

我們如果只從事相中見到相對的安定性，便以為是絕對的，那麼就會產生誤解了。如果我們能夠真正透過存在的表相，看到其存在的本質，即是見到了超越相對性的絕對，才能透視事物的實相。

但當我們用文字在形容或表達時，又將會掉入相對的觀念中。因此我覺得累，因為我只能不



斷地兜大圈子，在解說一個不能用語言文字表達的境界。我曾打個譬喻對學生說，我們由於感官及思考能力的限制，並不能在同一時間內見到一個球的全部（其實我們的肉眼根本無法使我們在同一時間內見到立體物的整體），同理，我們因此也不能在同一時間裏見到完整的真理。因此我們應用文字去表達時，必因時空的限制而不完整。不過我們仍然可以通過語文去理解事物，再依一定的程序與訓練，去見到真理。

行 善

人間有着不少的災難，有些是自然界的，而許多則是人爲的。

人因爲個人的貪婪、瞋恚，常會不惜造成災難，而有些禍害，是那麼的可怕，因爲必須付出許多人命的代價。但人似乎還是不覺醒，總還是在製造可怕的災害。

最可怕的，不是災禍本身，實際上，真正可怕的是人心。因爲這些災禍的發生，都是由許多人內心的意念去影響造成的。

那些看起來是屬於天災的，以佛家觀點看來，也還是人心造成的。人心有邪惡的成份，造作種種惡業，當這些共同的惡業成熟時，自然就有了災難的出現，那些在災難中受苦或死亡者，都是共同造業者。

假如人心向善的話，不止許多人禍可以避免，許多天災，也是不會發生的。造業受報，造惡業受惡報，這是公平的因果律。縱使因爲轉世而不知道，內心裏潛着的業力依然是不會消失的。因此要使世界太平，就是行善，以善念來對待一切。唯有行善才是解決世間一切苦難的根本方法，但要行善，又必須要有善念、善心，但人類內心的惡念，似乎較善念多。

我們看到的和平，是表面的，其底下有着多少邪惡的事情在

發生。而這些事情的發生，正是驅使人類承受苦果的原因。個人要避免這些災難，唯一的方法是以善心不斷行善。當然最根本的，還是在於超脫生死苦海，如此則世間任何災難也不會再碰上了。但這還是不圓滿的，究竟圓滿的還是建設人間淨土，感化一切衆生，共同行善，共同建設一個真正和平的淨土，在此良好的環境中，過着真正快樂而超然的生活！

微 笑

以微笑去面對一切，不論是順緣或逆緣。

既然知道一切事情都不可能完全如我們所願般發展，那又何必爲了一些逆緣而表現出自己缺乏修養呢？若能使心情平靜下來，不論成功或失敗，不論順境或逆境，都能微笑去面對，那該有多好！

這的確是我所應培養的一種胸懷。我知道自己的修養不夠好，未能達到如此境界。

每次有逆緣出現時，我都會被其所轉。過後當然會反省，但往往已太遲。有時雖然在當時即知道不可如此，卻又無法克制自己的情緒，因而產生了不愉快的心情；往往更會導致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我實在應該在這方面作適當的改進，畢竟我不應讓人覺得我

是不易接近的人。我固然不需要成爲導師之類的人物，但能與多一些人接近，也讓多一些人接近，也是好的。雖然與我在一起未必學到甚麼，至少我多一些朋友，而那些人也多一位談得來的朋友，皆大歡喜，不亦樂乎。

微笑或許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但有其一定作用。這作用將使大家獲得一些利益，此利益不是物質上，而是精神上的。試想我們苦苦惱惱的，或面目可憎地發着脾氣，就一定能解決問題嗎？當然不是全然不能，不過卻肯定不是好的方法。若能以微笑面對，肯定會更好。

在此理解之下，當然就應該更好地提醒自己。不過算起來，我已較少表現出強烈的脾氣了。雖然有時口氣硬一些，卻只是一種表現，還是常在警惕自己：微笑，盡量使事情在平和中解決！

離 欲

佛法的修定離欲，重於內心煩惱的調伏，並非拒絕一切……人類有眼等五根，即不能不受用五境；生存於人間，即不能不衣食資生。所以佛法的離欲，不是拒絕這些，是淨化自心而適當的——合於社會情況，合於身心需要而受用這些，不爲環境的愛著而牽轉。

——印順導師

白頭閒話

*黃潤岳



*張韻明 秋月 水墨 67 x 70 cm

如果把《蕉風》比作一座華美的大廈，
我不願把自己低估，比作廁所或沖涼房，
我願意比作樓角的儲藏室。

想不到我又歸隊了。

我好像總欠了《蕉風》一份情。寫一陣，就想停。停不多久，一招手，我就停不住了。如今，為《蕉風》寫到頭髮都白了。記得邁克曾在《蕉風》作者群中稱老，但是仍將我列在他的前面。因為我是從《蕉風》創辦後的第二年，開始為它寫專欄。如此說來，我實在是可以唯我獨尊，倚老賣老。

這不只是吃鹽比米多，過橋比走路多。我更敢說一句：當我為《蕉風》寫稿時，有多少作者編者還未出世呢！

年紀大了，免不了唱老調，好誇當年勇。剃人之頭者，人亦剃其頭。誰都會老的。到了老了，任誰唱調，都會是老的。將來，你也不會例外。

去年回馬，《蕉風》為我開了一個座談會，會後下樓用自由餐。那不是借用甚麼社團或學校的禮堂，而是五星級的大旅館。氣派之豪華，使我這客居北美十多年的人，心神為之一震。放眼看去，在座的，全是細皮嫩肉的小伙子。俏凌梅淑貞都曾是《蕉風》的老編。在我的心裏，她們還是小姑娘，卻分別坐在我的左右，顧盼自豪，似乎已是前輩。我不老也得老了。

要得好，問三老。現在《蕉風》的作者中，有些可能比我的孫子都大不了幾歲。我不僅不敢

小看，我只有由衷的佩服。連我的太太讀了那些文章，都要大讚後生可畏。那麼，我又何必多此一舉的再回頭來呢？這倒真正是敬陪末座。萬綠叢中一點紅。有一老在，不至於青一色。

馬戲團中有小丑，京劇中也有小丑。他們都是老角。我在《蕉風》的腳色，也不過是扮演小丑而已。

我這一代是在四書、五經、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中長大的。然後再讀白話文，看翻譯小說。我們能夠舞文弄墨，並不稀罕。年輕的一代，是在華巫英三種語文中壓出來的。他們的文章，能夠如行雲流水，清新活潑，都有天賦的才華。江山代有人才出。我對於馬華文化與文學，始終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因此，我更感到《蕉風》負有時代的使命。既要承先，又得啟後。別小看這一份碩果僅存的文藝刊物。它是主流，它是大動脈。

我們不用為它的發行發愁。更不要以銷數的多寡來評估它的存在價值。《蕉風》是為了要作者訴哀情，要讀者發共鳴；在藝文詞章之外，還有性靈的體會與提昇。尤其是在這高度物質文明壓蓋了一切的世紀，人們把自己囚禁在樊籠裏，用數字在數點每日的生活。充滿了為了享受而生的忌妒和羨慕，捨生以求。忘記了人生的本來意義，為人生的價

值定了另一種衡量的尺度。偶爾也會有一兩聲哀嘆。可能連自己也不明白到底在惋惜甚麼。

意識流消失了，尋根熱也冷凍了。還有甚麼更新的文藝路線？

如果有人說，《蕉風》不過一小撮人，局限在一個小圈子裏自我陶醉。那也沒有關係。總比講馬經談股票不同。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者，便是人還有心靈。莊子之所謂道者，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道之顯者謂之文。文以神會。讀者可能不多，而作者多在嘔心泣血。在人生的舞台中，我們不只在演出我們所擔任的腳色，連我們的生命也呈獻出來了。

從前，我談為學與做人，談培養君子風度，寫自傳談我自己的往事。年紀大一點之後，人生的閱歷日漸豐富，也明白在為學做人之上，尚有性靈。心常有所感觸，靈常有所領悟，人生的境界隨之提昇。於是，我寫閒情，便有「閒情瑣記」專欄，瑣記仍是記而不加思索，乃有「閒思錄」。《蕉風》且為我出版了專輯。閒而思，思甚麼？還不是局限在自己日常生活的遭遇和對這些遭遇的回響。

現在，我已年近古稀，可謂老了。我能呈獻出來的生命是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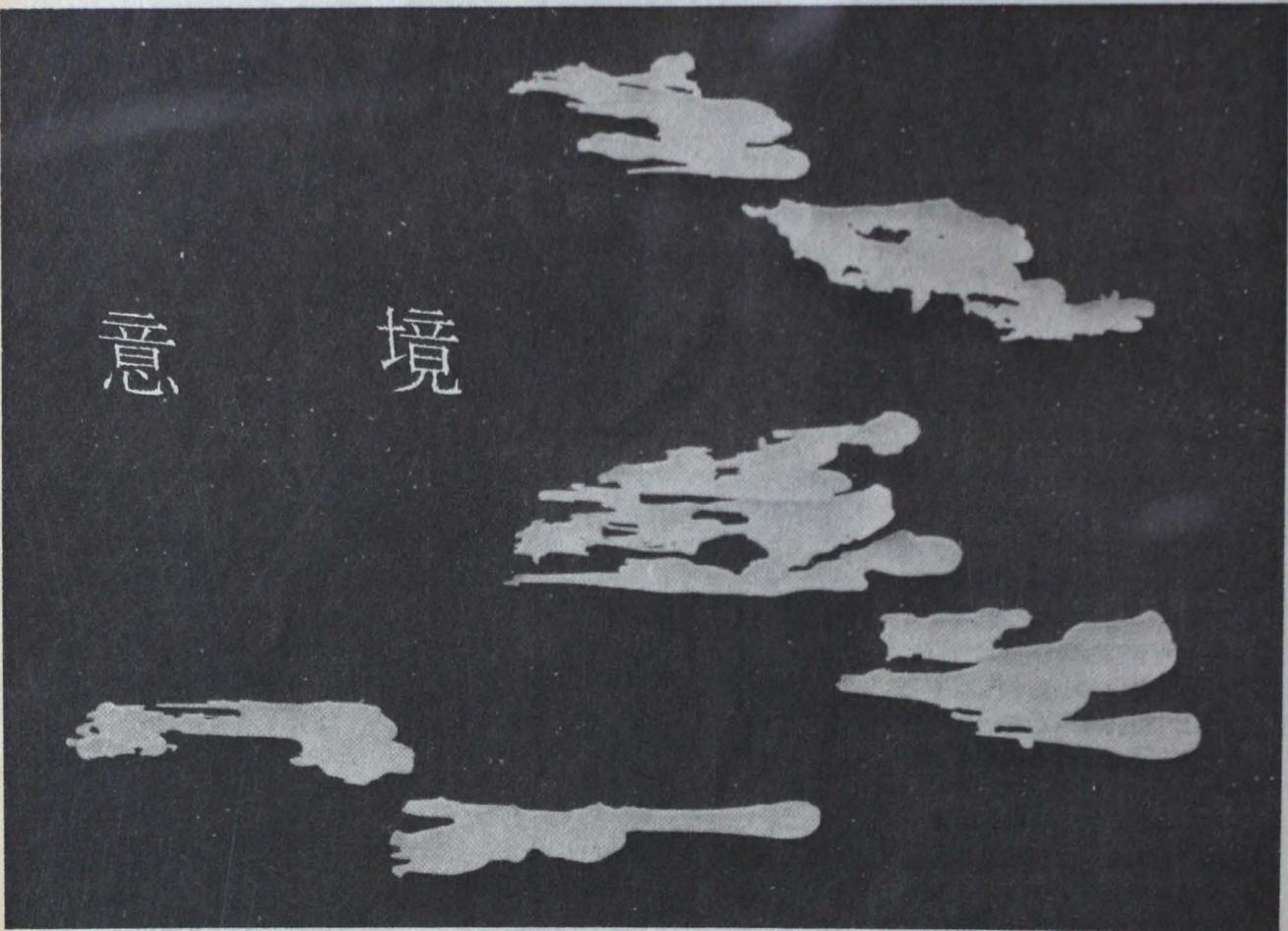
我沒有「人生幾何，對酒當歌」的哀嘆。重讀李白的春夜宴

桃李園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我的感受完全不同了。李白參透了天地萬物和光陰，卻參不透人生幾何。他樂享秉燭夜遊，興懷作詩，最後卻爛醉如泥，跳江捕月。

我的「此生此旅」（去年文橋出版社為我出版的自傳，即以此為書名）真是多采多姿，甘苦盡嘗。到今天，只充滿了平安和喜樂。這是我的生命的氣息。

生命的氣息是永恆的。

我不是哲學家，我不是思想家，我也不是宗教家（雖然我是虔誠的基督徒，日課就是讀聖經和做禱告），我更不是文學家，但是我有豐富的生命力，強烈的生命氣息，我相信如我寫出一些來與讀者們分享，總不是壞事。寫出來的東西，可能完全沒有文學的氣息。但是，我已自比為馬戲團中的小丑。編者和讀者都不用再對我有甚麼苛求。如果把《蕉風》比作一座華美的大廈，我不願把自己低估，比作廁所或沖涼房，我願意比作樓角的儲藏室。因此我特地為我這個老字號，掛上一塊新招牌，那就是「亂彈集」。雖然亂，卻是彈；彈出我的心聲。我是以我的生命為琴，我的人生經歷為弦。假若是小提琴，我便以我天賦的性靈為弓！



意 境

究竟和誰好？

*楊 達

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鶯鵠。」黛玉道：「禪門第

一戒是不打诳語的。」寶玉道：
「有如三寶。」
(曹雪芹：《紅樓夢》九十一回)

要怎麼說，第一次讀到這段文字，就被深深吸引。禮記經解篇云：「溫柔敦厚，詩教也。」中華民族，向被稱為詩的民族，從老早就稟賦了詩教的特性，不止溫柔，更含蓄內向，隱含不吐，意在言外，這也是為甚麼詩之所以受歡迎。人類深摯的感情，並非老掛在嘴上作無窮盡的呢喃，寥寥數語，看似牛頭不對馬嘴，訊息卻已安全送抵對方，不是打啞謎，是心凝神釋，非有靈犀一點通者不能透此。心裏已

作抉擇，外在情況如何，於我何加焉？所以是「水自流，瓢自漂」。若不落在「情」的層次講，推開去，對理想的追尋，對生命的探討，對自己的期許，都有此種入定的禪心，何愁大事不成？只是我們卻陷溺軟紅塵中，與物相刃相靡，為聲色所役，於是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豈非人生最大之悲哀？所以，不論黛玉說了多少個好，製造了諸多迷惑，寶玉終於撥雲見月：雖說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他能大笑，也即是 he 能透脫，究竟和誰好，自不言而可喻了。

命耶？非也！

*楊 適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音嗣）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者，命也夫！」

（《莊子》「大宗師」）

每讀至此，總想大哭一場！何其感傷而無奈！天地父母皆無私，何以我貧乏若是？是命嗎？是人力所不能改易的嗎？

人人若處於子桑這種情況下，搶天呼地，固所不免，最終只有歸於「命」一途，聊作寬慰，而安之若素。莊子亦曾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安命，似是讓自己無所抱怨，在極惡劣的情況下也忍耐度過，畢竟現實中有許多是我們莫能奈何的事，不安又當如何？

當然，不安命者所在多有，於是命由我造之慨，極力突破困境。這固然是好，但有一點宜在意，往往在改造期間，卻喪失了真我，而流於物欲的馳逐；在無窮盡的競馳下，人顯得麻木了，遲鈍了，甚至殘忍了，這豈不令人更悲傷？所以子桑傷貧之語，其微旨當然於言外求之，不能落於表面之詮釋，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論貧，不論

富，境由我造，我當爲一切之真實，只要自己的靈慧不失，真君不惑，貧困由他，豪富由他，安時處順，自無傷語了。

甜美的夢境

*梁 亮

多麼美一隻貓在睡覺，四腳和身體睡着了，兇殘的爪子睡着了，嗜血的血液睡着了，那條黃砂顏色的尾巴上彷彿火圈那樣構成了圖案的所有圓環也都睡着了。

我要睡覺如同一隻貓，讓時間的所有皮毛睡着，讓燧石的舌頭睡着，讓火的萎縮的男根睡着，然後不跟任何人說話，舒展地躺在整個世界上在房頂上在土地上，緊張地專注於獵取夢中的老鼠。

（聶魯達：「貓的夢」）

乍見這首「貓的夢」，默讀再三，不覺要說：是多麼甜美的夢境啊。一隻貓睡着了就睡着了，本也沒有甚麼奇特之處，但在多感的詩人細微的觀察下，就不只是一隻貓睡着了，而是一隻貓的四腳、身體、爪子、血液和尾巴的全體的睡着。詩的節奏和詩人的觀察一樣是不疾不徐的，溫順平怡，生怕會吵醒熟睡中的貓似的。正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在這靜觀中，不只是貓自得，詩人也自得了。

這首「貓的夢」是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詩集《遐思集》

》（1958）中的一首。這個時期，聶魯達從關懷政局的激越情懷轉向對樸素、平易的日常事物的歌詠，有一種入夜後繁華落塵之感。像這首「貓的夢」，歷經世情的詩人說：我要睡覺如同一隻貓……然後不跟任何人說話，舒展地躺在整個世界上。可見，是多麼甜美的自得啊！

諷刺

*辰 手

儘管我們幽會時找最僻靜的地方，可也總像有個鬼影跟着，心裏一點也不踏實，自責壓迫着我，結束這種關係嗎？可我離不開他，結束也不能擺脫痛苦。我再也不會有歡樂的青春，我怎麼也不會想到，我作為一個搜索社會黑暗角落的偵察員，自己也縮在陰暗的角落裏，躲避人們的目光，而他呢，犯罪心理學的專家，正用汗涔涔的手揉摸一個比他小十八歲的女人，而這個女人，即使在將來，也不可能成為他的妻子。（陳放：《第七圈第二環的兩個女人》）

「我」是個女刑警。既然是個執法者，沒理由不懂得幽會乃屬犯法之事，卻自甘爲情婦；更絕的是，「他」是個犯罪心理學專家，精通各種犯罪心理，但自己也一樣墜入犯罪深淵。這樣安排小說人物，無異是一種絕妙的諷刺。

本篇小說運用第一人稱的寫法，打開主角劉萍萍這女刑警的内心世界，讓讀者可以親切的感知執法者也有七情六慾，同時揭露了中國社會中身爲「第三者」的惡劣處境。

爲了找尋 那圓滿的結局

*許友彬

告訴你，我看到一本美麗的書，在百貨公司的木架上。那是一本硬皮書，硬硬的封面，硬大的大字：「一百萬個故事。」太誇張了吧？幾十頁厚，怎麼裝得下一百萬個故事？於是取下來看。我以為是密密麻麻的字體，而我看到的只是六幅圖和幾行說明文字。這本書是這樣看的，每頁六幅圖，讀者只需選出最喜愛的那幅，連接第二頁的另一幅，一頁接一頁，就可以湊出類似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那就是說，一頁之中，有六個可能性。兩頁相接，有三十六個可能性。連續三頁，就有二百一十六個可能性。到了第八頁，已可能組成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個不同的故事。（我是用計算機找出來的。）封面印上「一百萬個故事」可說相當保守。

於是我想起寫小說，要是寫小說的人每寫一頁，下一頁也有六個可能性，作者任選其一，這樣寫了八頁，等於從一百萬個故事中挑出一個，這樣的故事好不好？曲折迷離，變化多端。這樣

寫小說好不好？問問死鬼古龍吧。古龍的小說中，好人可變壞人，男人可變女人，不知是怎麼變出來的，還是他喝太多酒寫得糊塗了？寫小說應該不是這樣寫的，人物有性格，背景有範圍，可不能要變就變。那麼小說又是怎樣寫的？要是有固定的程序，不如把資料輸入電腦，讓電腦來製造小說，讓小說家蹲在後巷拍蒼蠅。

還是說回那本美麗的硬皮書。那本書有個好名字：*In Search of a Happy Ending*。我試試繙譯給你：爲了那圓滿的結局。

看書的人都是爲了那圓滿的結局，結果結局多數不圓滿。活着的人也是爲了圓滿的結局，結果只好同月同日死。像柏拉圖腦中的月亮，柏拉圖腦中的圓圈最圓，畫出來又是扁了一點。（柏拉圖不懂得用圓規。）現在的人可以畫得比月亮還圓，卻又偏偏要畫得扁一點。也許我們已經進入另一個時代，追求缺陷美。

缺陷美也是一個happy ending。你會告訴我許許多多戀愛故事

A MILLION STORIES

in search of
a happy ending



Choose your own story

，每個都是缺陷美。戀愛是爲了失戀。「好聚好散」成了至理名言。哭泣是爲了令你不再忘記，不再忘記分離也是這麼美麗。活在缺陷美的時代，除了瓊瑤，誰還會爲了結婚而愛情？像你這樣的人，我想，只好爲了不再愛情而結婚。

也許我繙譯錯了，*In Search of a Happy Ending* 應該是「爲了找尋那圓滿的結局」。不是爲了結局，只是爲了找尋。找尋的過程就是美麗的。爲了戀愛而戀愛，誰要計劃結婚生子？肉體的慾望只是過程，不是目的。爲了寫作而寫作，沒有政治動機，沒爲任何好處。假如寫出來的東西有其思想，是「文已載道」，而非「文以載道」，像答答的馬蹄一樣錯誤得美麗。爲了藝術而藝術，還怕世人詬罵？

假如真的是爲了那一點丁兒 happy ending 而忘卻追尋過程中的美麗，那只好早早儲蓄錢去訂製一個鑲金砌玉的棺材。這話不是對你說的。

〈寄泊站〉

《寄泊站》是前行代馬華作家章量的短篇小說集，由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出版。本書收納了章量的十四篇短篇小說，這十四篇作品分別是：「寄泊站」、「秋情」、「他鄉」、「枯河」、「山貓」、「假象」、「噢，那感喟橋！」、「望寒流」、「笑」、「過空港」、「破傘」、「轉運」及「二公的退休」。

本書列為《蕉風文叢》之一，是章量多年創作的結集。他生活經歷廣，從中汲取素材寫成小說，無不可觀，尤以對小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有其一貫獨到的描寫。本書厚一四六頁，每本定價四元正。郵購可寄：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只要去郵局一趟，
您即可免去零買不全的煩惱。
今天就訂閱——

《蕉風月刊》

* 《蕉風月刊》每本訂價一元五角，全年十八元。優待長期訂戶，一年只收十五元，半年八元。請填好右表，連同訂費寄至：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 * 請將訂費到郵局購買Money Order或 Postal Order。匯票收款人請寫：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熒熒月夢〉

《熒熒月夢》是十二位年輕寫作者的散文合集，由澤吟書坊出版，編者是孫彥莊和化拾。書中的十二位作者是鄭采鸞、羅麗琴、欣希雅、斯凡、孫彥莊、程可欣、林極、辛吟松、化拾、康影飛、郭蓮花及李國七。這批作者的年齡從廿一歲至廿五歲，他們寫得很勤，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作品，這本書的出版，可說是他們為各自的成長留下痕跡吧。

《熒熒月夢》在今年七月初版，由於反應熱烈，二個月後再推出第二版。全書厚一百七十七頁，每本定價四元正。郵購可寄：

Fan Pik Wah,
16262, Jalan 19/24,
46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資訊錄



〈亞洲華文作家雜誌〉

《亞洲華文作家雜誌》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在台灣創刊出版，屬一份文學季刊。創刊宗旨乃在促進亞洲地區華文作家之交流，每期收有亞洲各地區的華文創作作品，包括詩、散文、小說及論述等。第十二期時該刊曾推出了馬華新詩專輯。

本地作者若有意投稿給《亞洲華文作家雜誌》，可逕寄至台北市南港四支九號郵箱，Taipei, Taiwan, R.O.C. 林煥彰先生收。

亞洲華文作家

社

· 驚專詩新華馬 ·

期二十第 1984年6月1日

新訂戶 續訂戶 編號：

訂戶姓名：(中) _____ (英) _____

訂閱期數：從 _____ 期起，至 _____ 期止。金額 _____ 元

地 址：(英)

支票/ 汇票：(號碼)

備 註：

讀者・作者・編者



梅彩：十月十二日來信收到，好彩我在九月廿八日寫了封信給你，托姚先生轉交。我豈只記得而已，我還非常想念你們。想起那幾天，你們（淑貞早慧牛忠等）和我能有機會「八卦」（你們的母語，我不會用錯罷！）記憶猶新。你來信又詳報各人近況，更使我恍如晤對。請為我向淑貞道聲恭喜，一兒一女一枝花，到此止步，已是嘆為觀止了。我很佩服牛忠的瀟洒與執着。他有高尚「正當職業」（我跟他開玩笑的話），他不去打高爾夫，上雪蘭莪俱樂部或是跑馬場，天天和你們來「以文會友」，真是瀟洒；對於文藝這麼有興趣，這是執着。淑貞的忠於《蕉風》態度近乎敬虔。聽說她從前信天主教，如今皈佛，不知確否？我看她倒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早慧是心直口快，才氣縱橫。你呢，在我的印象中，只是聰敏的初中學生模樣。我和你們在一起，時間不多，可是卻樂享了每一分、每一秒，餘香猶在，餘味猶在，套一句老話「留下最美麗的回憶」。《商報》有「塞外曲」每週或每旬一篇；還和彭士麟約好了「兩地書」，是她在《商報》的專欄，拖我下水湊一「腳」（麻將要四腳，她已有黃美之及另一位在意大利的女士，如果真是牌局，那我可慘了，那叫做京戲中的三娘教子，三女一男成的牌局）

多倫多教會出版的《旭光》（我連報名都弄不清，就答應寫稿）有「常談集」特為我而設一專欄，每年六期。自己教會的《焦點》雙月刊有時除了中文，還要來一篇英文。現在你再抓我回頭，你想：我每年至少要寫六十多篇文章。平均每月五篇半，我可算稿費吃飯了！不知吃進去的飯，能變成文章唱出來嗎？「只要不宗教就行了」我並不是傳道人，不會開口閉口傳教的。「偶爾說一些些沒關係，只要讀者看不出你常常在傳教就行！」你真是「可人兒」，為我想得周到。彭士麟也說「偶爾講一點點也不要緊」。謹遵命寫「亂彈集」，先寄上「序」。以後如果談「多」了一些些，你便刪掉那些些好嗎？

祝福你（如果我說「上帝祝福你」便多了一些些，是嗎？）

潤岳

一九八七·十·廿六

王祖安先生：

謝謝你來信。也謝謝你轉載拙作。

405期的《蕉風》我沒看過。方便的話，請寄一份給我。有關照片的處理，不要放在心上。我的人長得不怎麼樣，所以怎麼處理都一樣。你說不夠「完善」，我安心多了；至少不會把我

所有的缺點統統「完善」的表現出來吧。

祝 平安

黃春明草
十月一日

編者先生：

《蕉風》九月號收妥。至謝。今期《編輯筆記》：「香港方面，詩創作雖然薄弱一點」云云，難稱「確論」。實則香港「年輕詩人」，鍾偉民、王良和外，各具所長者豈止十數人？如也斯、胡燕青、俞風、鍾玲玲、淮遠、關夢南、何福仁、康夫、鄧阿藍、陳德昌、陳德錦、李國威、癌石、鍾志強、葉輝、羅桂祥（另有筆名）等——信筆寫來，並未盡錄。

《蕉風》如欲介紹香港年輕詩作者，可去信對此頗有研究的梁秉鈞（即也斯），或可得全豹。

餘不一一，即問
編安

戴天

十月二十七日

祖安：

知悉《蕉風》準備在近期搞一個「鬼的專題」，剛好我手上有篇舊稿，是與鬼魂有關的，就整理出來寄給你，希望能「趕」上這個專題。

除了這篇「空棺之魂」，其

實我筆記本裏有相當多「鬼故事」，那是我在「芭場」工作時獲得的資料。只是我不敢寫出來，耽心別人說我渲染迷信。這篇「空棺之魂」比較有意思，是因為其中蘊含着一些令人深思的東西。

《蕉風》近來的版面比較吸引人，莊重又不失清新活潑，如果內容能相應的給予配合，則是最理想了。

祝 編安

丁雲上
十月廿七日

編者先生：

你好。

從沒給《蕉風》投過稿，但自年初見了姚拓先生後，一直想給《蕉風》寫篇小說，只是大半年來沒寫過片言隻句；生活懶懶散散的，少了一種寫的勁。

最近，文思好像又復甦一點點，一連寫了好幾篇散文，自己寫時還覺得不錯（自己的文章嘛），但橫看豎看，左選右選，差點沒把它們全給撕了。就這一篇「一樣擁有過」還可以拿得出去。你看着辦吧。如果不適用，揉了投籃可惜，不如揉搓了又舒開，自有它們在應急時的好處。

祝：編安。

梁放

P/S:我僅是個技術人員，寫作本與我漠不相關的，所以錯處難免，希望你多多指教。謝了。

祖安：

收到你寄來的八月號《蕉風》。

其實上回讀完你們送的一套《蕉風》，已經愛上這份雜誌。

今天早上趁着上午沒課，留在家裏填好訂閱表格，並附上一首新作的詩。

雙重支持，夠朋友了吧！

我把《蕉風》介紹給中文系的同學讀，他們都很感興趣。

繼續努力，畢竟好雜誌不多。如果刊用我的詩請考慮用直排（我喜歡直排的中文詩。）

文福

祖安仁者：

茲再寄上「雲水閑話」。其中第四段是抄錄「佛法概論」一書的，由於很多人對佛家「離欲」的說法有很大的誤解，而印順導師在此文中很好的解釋，故抄錄下來，或者對大家有很好的啓示。

又，如果文章不適用，請您擲返。我會補上郵票的，謝謝。
祝 編安

繼程

十月廿五日

《蕉風》編者：

您好。

我所知道的《蕉風》是一份文藝刊物，而文藝是否真指文學與藝術？然而總覺得文學作品已是很充實了，卻是少了一些關於藝術的介紹文章。雖然並不是完全沒有，但是和舊《蕉風》比較一下，顯然的，在這方面是較弱了。我喜歡藝術比喜歡文學多一點點，因此我不時都會懷念以前的《蕉風》。

《蕉風》大膽的選用很多「新人」的稿件，是值得我們拍掌的。這是一項很好的嘗試，不妨搞一個「新人」特輯吧！

蔡長璜敬上

王編輯：

您好！

寄上三篇稿，兩篇投「意境」，一篇是生活雜記。

由於甚少接觸現代文學，所以寫的感想多是有關古文，不知是否合用？若不，請將之退回。

「邊境拾餘」是親身經歷，因此寫來或許流於主觀，也不知是否適合，若否，亦請將之退回。

楊彩梅上
十月卅一日

編輯先生：

最近才開始創作，有時候不敢下筆，怕半途「夭折」。有點怕怕，害上寫詩病，一整天腦裏都是詩：一句話是詩，一片雲、一只甲蟲、一場雨、一個習題……，都是詩。寫了很多詩了，有些投出去，有些被華文學會騙去，有些不見了。不過，還是保留的多。不是不敢投，只是認為寫得不好，不夠成熟，不能獨立。所以時常而且喜歡看詩，不過沒有背起來，雖然有些寫得太好了！朋友常教我投稿，他說：敢投，一定有一些會中的啦！我答應他了，所以回家就抄了幾首，二首寄給你，看看有沒有用。不能用不要緊，最重要給點意見！

祝 編安

吳庸華
十月十三日

另：記得胡寶珠嗎？那個常寫浮生記的大姐。她是我朋友的阿姨，也是我初二時的英文老師！



Bamba, Bamba.....

* 公羽介

《歌手正傳》(La Bamba) 顯然是以美國電影消費市場佔極大數的年輕人作為銷售目標。否則，也不會為一個飛機失事，死時年僅十七歲的搖滾樂歌手李奇范倫斯 (Ritchie Valens) 在銀幕上以映像立「傳」了。

不外爭取年輕觀眾的認同感。

與其他同樣曾經拍成歌星傳記電影的歌星相比，例如《礦工

的女兒》(A Coal Miner's Daughter) 裏，至今依然活着的美國鄉村歌后羅麗塔琳 (Loretta Lynn)、《邁向榮耀》(Bound for Glory) 裏，安享天年的美國民歌之父伍迪蓋特里 (Woody Guthrie)、《女士唱藍調》(Lady Sings the Blues) 裏，潦倒以終的美國黑人藍調歌后比莉荷李黛 (Billie Holiday)、《甜夢》(Sweet Dream) 裏，不幸空難早逝

的美國鄉村歌后派西克萊恩 (Pasty Cline)，以及《帕地荷里故事》(The Buddy Holly Story) 裏，與李奇范倫斯同機而歿的美國搖滾樂巨星帕地荷里等人，無論在人生經驗和歌曲份量——李奇范倫斯的揚名歌曲只有三首，即「讓我們動身吧」(Come on Let's Go)、「多娜」(Donna)，以及 La Bamba——都可謂輕飄直追一陣早逝的風。

在《歌手正傳》裏，李奇范倫斯（由新秀 Lou Diamond Phillips 飾演，表現還算不錯）這個角色最能碰觸年輕觀眾心靈的，恐怕便是他的早夭——年輕的浪漫情懷，多少能帶給那些活過三十歲的人一份莫名的恐懼感。可是，對那些充滿夢幻，愛悲風悼月的年輕人來說，李奇范倫斯的故事無疑更易使他們情緒波動，五內大泛漣漪。

因為李奇范倫斯的生活經驗過於單薄，死時他連中學都還沒畢業，於是編導路易范狄茲 (Luis Valdez) 必須着重他同母異父哥哥的支線發展來製造戲劇衝突效果（別的成年歌星傳記片則借助配偶或是情侶）。

《歌手正傳》毋庸置疑也是部青春片，只不過由於故事背景發生於五十年代，當然不可能像《波吉酒店》(Porky's) 以降的衆多現代青春片，專愛誇張八十年代高中青少年開放到近乎放縱的性觀念——李奇范倫斯再大胆，也只是在公共電話亭打電話向他的高中甜心丹娜，唱一首為她譜寫的情歌。後來，哥哥帶他去宿娼，在夜總會裏他亦對台上樂隊的興趣高過於台下排着隊等人挑



* 李奇范倫斯和女友丹娜。

選的女色。他的失身，更是在酒醉情況底下發生的。

他的哥哥巴伯（由Esai Morales飾演），即使令人想起五十年代青春片中的問題青少年，好像《養子不教誰之過》(Rebel without a Cause)等片，可他並非主角，編導總不能為他添上太多稜角。

何況實際上，本片的編導更在意於把全片拍成一部名副其實的五十年代純真道德的通俗劇，簡單的倫理關係（弟弟一再輕易的原諒哥哥的過失），自然單一的價值觀（男主角的乖巧、正直、上進，在青春片和歌星傳記片中都難得一見），既無聳動驚宕（如果硬說不缺的話，那麼只有片中重複出現的空中飛機爆炸夢境片段，可以勉強算進），亦沒尖酸嘲諷。

具有這種型態的電影，在八十年代實在不多。所以，片末時哥哥從廣播電台中收聽到弟弟的意外身亡消息後，站在橋上慘呼一聲：「李奇！」我認為他同時替代編導和觀眾呼喚的，是整個失落的五十年代的純真價值觀。

很少歌星傳記片，能夠為全片譜上這樣一個漂亮的，滿含着意喻的休止符。

不過，也正因為這是一部五十年代純真道德的通俗劇，全片但求故事交待清楚、角色和觀眾的感情交流高低起伏有其滿足點（頗為得力於本片相當出色的配樂），就不好再作出較娛人更深一層的要求了（譬如主角一家墨西哥人竟然毫無磨難的一面倒臣服於美國的價值觀念下，其甜美庶近於假如李奇范倫斯不死，大家大可從此快樂地生活下去的樣子）。

以歌手生平為背景的電影，似乎都能得到樂迷的喜愛，原因無他，觀眾既可在銀幕上一睹歌手傳奇性的崛起、殞落……之過程外，還可以乘機回顧一些曾經流行過的名曲。但，《歌手正傳

* 李奇范倫斯和哥哥巴伯。



》在美國能成為賣座黑馬，除了歌曲動聽外，年輕的觀眾厭倦於一般青春片為叛逆而叛逆式的胡鬧，以及美國社會的趨向保守，也導致他們的口味作出了回歸，需求價值觀明確的簡單故事——近期上映的另一部黑白分明至可以一刀切開兩半的美國賣座片，可舉布萊恩狄龐馬(Brian de Palma)的《不可動搖》(Untouchables)為例——也該是其他主要原因吧。

作者更正：對不起，寧願被人嫌煩好過繼續錯下去，只好又來嚕嘛更正。

①《蕉風》今年一月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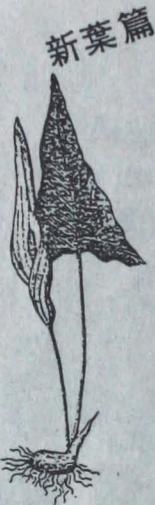
大馬出外景」一文，「關於香港，一九五三年張活游和紫羅蓮……」之後漏植了一段：「一九五四年，則是粵劇花旦王蘇艷芬，夥同羅劍郎前來拍攝彩色片《板城艷》。」

②《蕉風》今年八月號「電影會雜感」一文，把丹麥片《葛楚》(Gertrud)錯譯為《葛德絲》。

都一併在此致歉了。

此外，《蕉風》今年八月號蘇玉春的「《北京故事》觀後感」一文，所指的導演「方」正方，該是「王」正方之誤。

□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瞬間在新山默哈末卡立師訓學院受訓已邁進第三學年了，好快哦！明年將被派到那裏「受罪」還是個未知數。盼只盼別「幸運」的被派到窮鄉僻壤那就阿彌陀佛囉！

翻開記載着學院生涯的點點滴滴的日記，才發覺原來區區的兩年多光陰竟會有這麼多值得回味的事，間中不免包含興奮、感嘆、悲憤及令人唏噓不已的往事。

記得第一天到達學院，按捺不住好奇之心，四處躊躇，絲毫沒有新生那種忐忑不安的神情。由於是第一次出遠門（從板城到新山），半夜思家獨眠的滋味怪難受的。

「恐怖」的迎新週開始了，近乎虐待狂的師哥師姐們個個如兇神惡霸，而可憐的新生們卻有

學院生涯點滴

如待宰羔羊，每天戰戰兢兢的，任人擺佈。最受不了的是被責罵過後突然而來的關懷，總叫人強忍着欲奪眶而出的淚水。

呼！好不容易總算熬過了，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呢！所以我發誓不欺負新生，正所謂「冤冤相報何時了」。何必把快樂建築在別人身上呢？

• • • • •

除了上課，學員們都被規定要參制作服隊伍、學會和球類這些課外活動。每項至少要出席一個半小時，可累垮了我們這群纖纖淑女。屈指一算，差不多每天都必需逗留大半天的時間在學院（浪費青春），唯有在週末時才有屬於自己的寶貴光陰。

• • • • •

自從去年換了新的院長和今年來了個新的副院長之後，學院

上華文課

法一流」。知道嗎？他要我們自己依據教學綱要準備資料，然後在前面講解，他呢？則在後面蹠二郎腿。當一位學員講解完之後，他再重複，如此一來豈不是我們準備資料來給他教嗎？

教我們文學的C講師就比以上的二位好多了，字體也漂亮，只是在講課時欠缺生氣。知道的啦，文學這東西如果講解得不夠生動會益了瞌睡蟲的。我曾經在上他的課時作了這麼一首打油詩：

叮咚叮咚瞌睡蟲

撒拉撒拉湧上來

呼嚕呼嚕鼾聲響

氣煞他呀氣煞他

好啦，介紹完了以上三位活寶，讀者該對我們這些可憐的學員上華文課有一點點的概念了吧？

負責教學法的B講師「教學

的行政方針比起從前的相差何只十萬八千里。嚴厲的紀律、不講理的改革及種種不合情合理的行政致使學員及講師們叫苦連天，但總碍於階層的上下之分，個個都敢怒不敢言。更可怕的是有些阿諛獻媚之輩只願捧大腳、拍馬屁，完全忽視了對他人形成的壓力，總而言之，希望今年快點過去，也好擺脫這個日漸加重的枷鎖。

• • • • •

機械似的生活雖然令人煩悶，但至少也比雜亂無章的日子來得好。在旁人來看學員（未來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生活是多姿多彩、快樂無窮的，但又有誰明瞭箇中滋味？

有些事情只有親身體驗才能下定論的。

日記

*阿丁



上完了漫長的上午課，偷閒的回家先睡一小覺。似乎腦子還沒停止思想，可惡的鬧鐘便大敲大響。拖着疲乏的脚步，換了運動衣、鞋，又到學校去練球了。老師永遠是對的，接不到球，是我們丟不好。我們接不到球，卻賴我們不注意。唉！學生真痛苦啊！今天似乎大家都缺乏了那股勁。或許是剛考完試，大家都快要崩潰了。心不在焉，因為我的心已經飛躍在萬重山上了。他不知好嗎？山上總是較冷的，他是否會照顧自己？明天的中秋節他會回來，心頭一笑，甚麼都別想了，專心練球吧！

滿身是汗，車窗上反映出一張似乎要冒煙的臉頰，妳的臉像關公的娘，哈！和幾位同志買了一包椰水一起坐在那四百米跑道草場前的左階上，望着綠油油的草，多愜意。本來悶悶的心情，現在舒服多了，寬寬的空間使人不再想到生活緊張。跑道上還有幾個上了年紀的男士；挺着那彷彿不大笨重的肚腩在慢跑着。談着談着……

男球員也放工了。他們也都是汗人一個個。最不像話的是，老愛在女生面前脫掉那濕漉漉的球衣，不文雅的傢伙！但我老是

在心中自言自語，在他們面前，總提不起力氣去跟他們談話。而他們一個又一個的笑話，總引起一陣陣的笑聲。有時校長還未回，會跑來問個研究。

忽然有人說他回來了！真不敢相信。我彷彿全身不自在，刻意的想回過頭去。但……。他飛奔的跑過來，被同學們圍住問長問短。不曉得，我沒勇氣去望他一眼，也不懂怕甚麼。我們談話了，幾句，真的只是幾句。或許信裏才能說出我思想的一切，要面對面談，多麼難。我會羞死的。所以我永遠都是淡淡的。

漸漸晚了，因為學校處高，所以夕陽的景色總一目瞭然。「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回吧！人也快走完了。

舞 *靈犀

「噢，又踩着妳了，真對不起。」他頓一頓足，一臉的懊惱與無奈。她望着他，揶揄地：「你總是心不在焉。」

他不承認是心不在焉，不過他確實跳得不好，無論怎麼學。而她，卻是跳得好的：恰恰、華爾滋、探戈、搖滾、當然還有土風舞。她跳得那麼輕盈，圓滑，純熟；而其實，他是與她同一個時期參加這個舞蹈班的。

看着她，他不禁有些許汗顏。難道他真的那麼差勁，真的樣樣不如人？像他媽常掛在嘴邊的。

他當然不肯承認，堂堂一名大學生，而她，連小學也畢不了業。他不信一個大學生會比不上一個小學都畢不了業的。於是，他強迫自己振作起來，跟隨指導的指引，蓬拆拆蓬拆拆的左轉右轉向前退後，忽然一個轉身，冷不防她竟把整個身子偎在他懷裏。他臉上一熱，心裏一跳，登時腳步又亂了。

「喂，你又踩着我了！」她喊，嬌嗔地：「不和你跳了。」

她似乎真的生氣，嘟着嘴，跑開去。

然後開始另一支舞，是恰恰，她所愛的。他正想迎上去，卻見到她已拉了別人，意氣風發地跳着，剩他一人孤獨地站着發呆，怒氣遂佔滿了心胸：「真是的，像甚麼呢？到處拉人跳舞，像交際花。」他在心裏罵：「這樣子，怎麼做我老婆？」

老房子

*顏錦財

從我有記憶開始，這房子已經存在了。從它的外形，色澤來看，它可能是一座上千年歷史的高齡遺物。

對我們這樣的年輕小伙子來說，這神秘的房子是象徵着某種特權的。我們從不知道裏面有些甚麼東西，而且年輕人是被禁止進入的。

有好幾次，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曾做出一些危險的行為

想通過牆縫看看裏面的情形，但很幸運，每次還沒有得手，就被守門的那群錦衣衛叱喝離開。有許多年輕人，就因為知道房子裏面的情形，而被裏面的老頭們驅逐、監禁，甚至無故失踪。

曾有一段時期，有人提出把它拆除，重新再建造一座。這建議馬上引起群衆熱烈的贊同，可是當權的老頭兒們卻下旨查辦，禁止；並把提出拆除計劃的數人，放逐到不毛之地。

「這雖是一座上千年的高齡建築物，但它還是很堅固，還能繼續屹立上千年，如果沒有人去拆除它。它將會成為考古學上重要的文物。」一位考古學家曾這樣說。現在我等待的就是髮色變白，到那時我就可以大搖大擺的走進這神秘而又象徵某種特權的老房子。

想家

*乙風

九月的霧輕拍着我疲倦的肩
想來鄉愁已浸得太久了
但郵政局的前門深鎖着美麗的陽光
該怎樣把懶腰掛在晒衣棚
心情却沾着昨夜的露水
流下來的原來是烘不乾的眼淚。

於雨滴聲中，像啾啾鬼聲，好恐怖！我按捺不住，我疲倦了。我滾入睡床，雙眼瞪着黑暗，明天我又要開始了。我還是先合上雙眼。



寫詩 *李狄雄

短短的兩個星期短假結束了，像一首不悅耳的歌，唱完便消失了。

假期間，到城數次，除了寄信，最大的收穫是結識了《蕉風》。其實我早已久仰「大名」，只是沒有買來看罷了。很喜歡。喜愛書中的文章，還有一些年輕的作者。

假期裏的另一大特色是，我從放假至開學每天都在寫詩。我很愛詩。愛精短有弦外之音的詩，像鄭愁予的詩，我最愛不釋手了。

我寫詩不久，真正認識詩也不久。在這個假期裏，我覺得我並沒有長高，倒是寫詩技巧和一些詩的基本常識有了很大的進步。算一算，短短的十幾天裏也讓我寫上廿幾首詩了，就是不曉得這些詩好不好。

在我寫給筆友的一封信裏，也寄上了以前的一些詩作。筆友回信，說我的詩已堪稱「好詩」，可以拿去投稿了。真感謝她給我的鼓舞，很欣慰。雖然自己的詩的水準不一，我還是會繼續寫下去的。

假期，除了玩樂，絕大部份時間都消磨在寫作寫詩和看文藝書刊上。並沒有好好溫習課本。我有預感，年終大考定不能考出佳績，我太愛寫作寫詩了，一有時間便寫，寧願書不讀。更不會控制自己。在我眼裏，文藝書比課本更親切！

結束 *龐漢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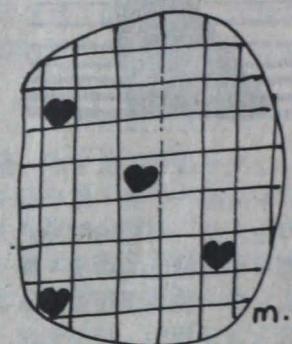
考試結束了。那天細雨紛飛，是十月的雨季。八天以來那種精神緊繃狀態，終於得到鬆懈。下巴士時冷冷的雨絲打在臉上，像線，軟軟的，輕輕的，密密的，注入我心底，冷冷沁入我心脾；像乾旱後的第一滴雨水，像哭泣後的歡笑，像落陽後第二天清晨的朝陽。我不想走得太快。我把眼鏡脫下，我走在細雨裏，眼前的景物朦朧，我也人朦朧起來。四處無人濃霧裏，無垠的曠地，遙遠處天還沒暗，已有人點上燈火。

走到燈火處，我不知有人在叫我，因為沒戴眼鏡。回到家，在門前脫下臭鞋時，媽說三姐拿雨傘在等我。還沒說完的當兒，就聽到笑聲兼埋怨傳來，原來剛才叫我的是她，兩姐弟嘻嘻哈哈的笑了。她以為我剛才是不睬她。唉！心神不知飄向何處，難怪有時她罵我反應遲鈍。

我吃下晚飯，盤裏的菜不合我的胃口。有兩粒大魚蛋，被我吞了。那盤炒豬肉剩下很多，黑大大塊的，我看了覺得噁心。我說我要當和尚去了，和尚是從來不吃肉類的。凡塵僕僕，我不能接受。

我想起那個爭分數的同學，她像是在與我勾心鬥角。看她如果試題答對了的時候，滿面春風，也不知在對誰笑。以表示她對考題感到「小兒科」吧？其實，考試並不能證明她的實力。論實力，班上大有後來者越過她。我對她的行為感到可厭。

一切都結束了！好馬不吃回頭草，憶起也徒增悲傷。夜漸深了，多愁的雨，籠罩着房子。老鼠在天花板上奔竄，噢！那角落，有老鼠在磨牙齒，像一把利鋸所發出的聲音，靜靜三更，穿插



想念 *阿月

我想起我們住在一起的情形，你很樂的過日子，比我樂得多，我有淡淡的憂鬱，莫名的淡淡憂鬱，可是一直沒哭過，反倒是你久不久就哭一次。我從來沒有在你哭泣的時候安慰你，我不會。我靜靜的在一旁不出聲，假裝沒發現你哭，或者讓你知道我曉得你在哭，但沒關係，你哭罷，我不笑你。請原諒我，我不會安慰人，尤其是你在輕輕的哭泣，我真正不曉得你在哭甚麼，而且你有男朋友，我想你哭過了一定會向男友說起，然後由他安慰你更有効力。

但現在我們不再住在一起了。悶是悶了些，可我的日子過得比以前愉快。我成熟、輕快得多。

雖然時間過去了許多許多，但我老想起和你住在一塊的情形，譬如這些。 □

四四方方

* 颜錦財

四四方方的房間四四方方的牆鑲着一口四四方方的窗，陽光從這四四方方的窗映入，在地板上現出一個四四方方的格；而我就是坐在格中的點。

我不只一次看過這四四方方的窗，看着那四四方方的天空，看着它從濃艷的橙紅轉成普魯士藍，看着太陽從一個角落消失，又從另一個角落出現；就像我坐着的格子一樣，出現消失再出現；除非拆掉這四四方方的窗，推倒這四四方方的牆，毀了這四四方方的房間。

在這四四方方的空間裏除了我和我的影子外，一切都是四四方方的，這令我感到自己的特出與優越。看着自己長長的影子，把身體的曲線表現得多麼完美，就像是一件特出的藝術品置身於一個幾何空間中是那麼的特出，引人注目。

當地面的格子消失後，那一片天空已由普魯士藍變黑暗，我站起，走去開燈，發現自己走着四四方方的腳步。

鈔票 * 李繼林

有一天晚上，在關丹小販中心吃宵夜，我用一張五十零吉鈔票付賬。在找回來的幾張十零吉鈔票中，有一張沾滿了黑色的污漬。不過，我並不在意，就順手放回錢包裏。

回到家裏，靈感突然來臨，走進書房，開始寫稿，那知寫稿的原子筆的墨汁卻用完了，只好走去對面的一家文具店，進去買一支原子筆。當我拿出那張沾滿污漬的十零吉鈔票來付錢時，售貨員便不大高興地說：「這張鈔

票太髒了！」

給她這麼一說，我只好把這張鈔票收回來。隔天早上，來到關丹巴士總站，看到換錢機，我便拿出身上這張髒鈔票，放進換錢機。鈔票被卷進機器裏，卻聽不到錢幣掉出來的聲音。須臾，鈔票竟被退出來。我不甘心，再把鈔票推進去，可是，立刻又被退回來。

「這樣髒的鈔票，沒有用了！」站在我身後的一位老伯伯對我說。

真想不到，連換錢機也否定了這張鈔票的價值。

一個人，又何嘗不像是一張鈔票？一旦行差踏錯，就像沾上污漬的鈔票，在現實社會中，要找一處容身之地，可就不容易了！

路燈 * 陳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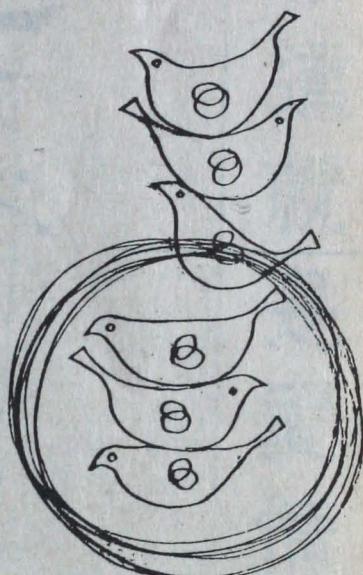
同情它的孤獨，不喜歡它的冷漠，卻敬佩它的忠誠，永遠照耀小小的角落，在冷清的街道，落雨的夜晚——那是夜歸人的太陽。

初搬到這裏，對門前的那盞路燈有點喜愛，因為在鄉間甚少有這類的路燈。鄉間裏有的是居民屋裏透出來熱情的燈光，鄉間的人們都皆能和睦共處，不似城市裏，終日都是門楣深鎖。前些日子讀「今年的中秋特別冷」感觸良深。尤其是那一段：「……那一條鋪滿着碎石的街道，靜悄悄的。偶爾有一兩盞燈籠在它的頭上劃過，但是它並不感到，明亮，因為那包紮得很好的燈籠，其光芒是那麼的柔弱，投在地面上只是一片慘淡模糊的影子，就像現代人一般，每個人的掩飾功夫是那麼的到家。別人休想從其身上窺探甚麼或分享些美好的事物。」

住在鄉間的我獨愛月夜，尤其是十四的月夜。來到這裏就很

• 歡迎華文學會集體投稿來。

• 歡迎新人來稿。



難分享月亮的光芒，四周的燈光搶盡了它的光芒。慢慢地我淡忘了，那熟悉的月亮，也忘了今天是初一，更記不起何日是十五；同時那曾被我比喻成月亮的人，也逐漸疏遠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不是千古不變的事；正如門前的路燈，有朝一日，它也會消失。

細小的飛蟲總喜歡圍繞在燈泡外。對於這些我們是很難理解的。對於自己，我們都無法瞭解，更何況是細小的蟲類。彷彿聽見蟲兒細語：「為何你們人類，追求不能理解的愛情？」惘然中我抓緊甚麼？除了空洞。

我忽然間想要知道，這一列燈是如何亮起來的。也許在總站的負責人，對！只有他才能開這些燈，也許有一個自動控制器，在黑暗的時候，它會自動亮起燈來。想深一層，對於生活的細節，不需要完全明瞭。留一些疑問來點綴人生，實是一種藝術。

② 佇候

隨緣人，無須刻意
共嘗試細嚼這幅不刻意的別離

爲甚麼思念你，

用婉轉的筆調抒發我的柔情
美麗只不過是撲火的蛾
愛你，爲你壯烈一次



一生只牽掛一個人

何以你不靠近我，靠近我
何以你在牆外，站得遠遠
擺着手勢，漠然無語

爲甚麼想念你

總是在雲深不知處裏
我捕捉一縷溫馴的風
佇候，只爲輕奏的相逢

③ 邊緣

我的心情並不好
你說，播放輕柔音樂吧
你的目光類似悲涼琴聲
弦在知音外的境界

我聽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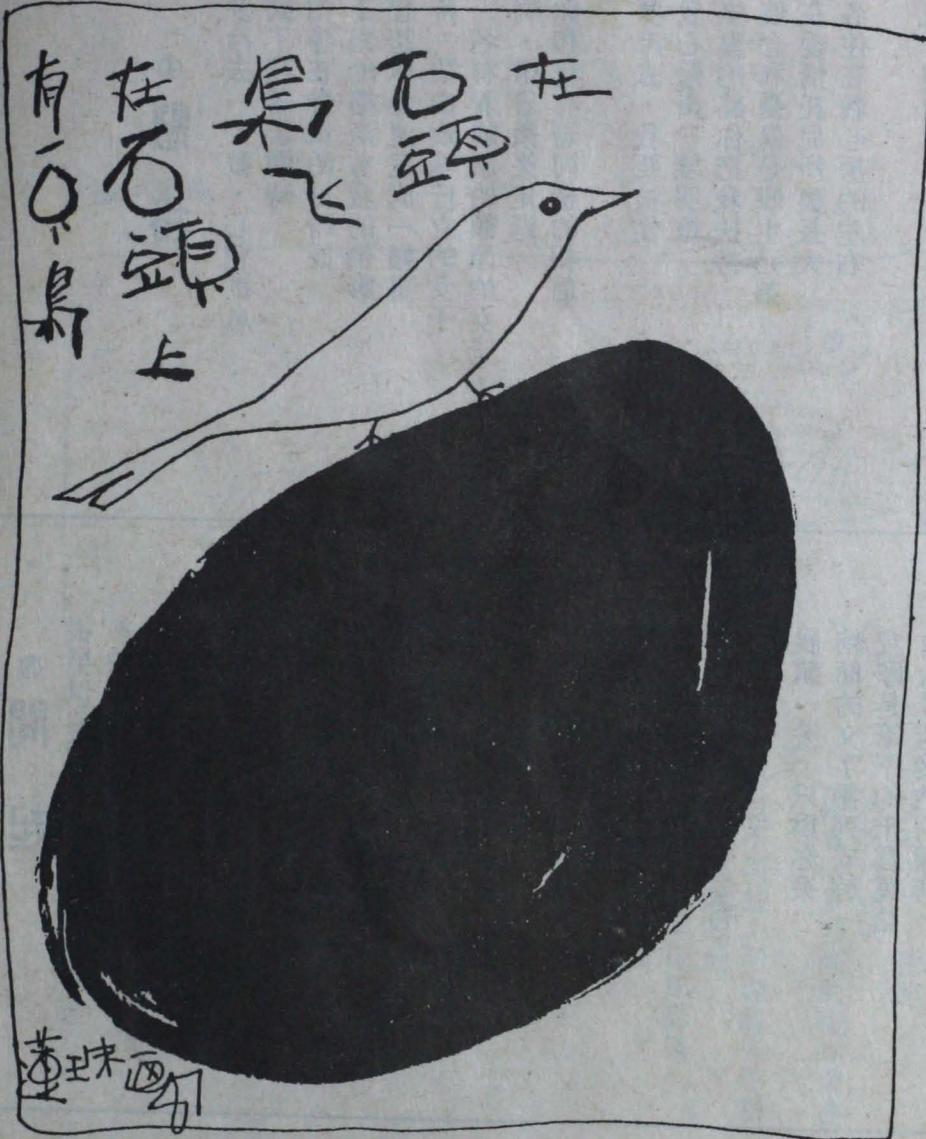
我的心情沒有好轉
千萬的雨點淋濕雙眼
你的輪廓浮現窗鏡
守着窗，窗前無月光
我想，你在遙遠的地方
是否播放輕柔歌曲呢？



我的心情是溫度計
不定性、偶爾動心
堆積的專情依舊堅固
讓我擬定親蜜方向
讓愛情似陽光
讓我的心情亮麗

的確，這就是愛情

*馬巧雲



① 歸來

我從城中歸來
攤開心中的故事
白紙黑字上，誰是我的愛
我愛你但我離開了你離開了你
隱約感覺也許我走得太快
總是爲了某些小波折傷心、焦慮
(我愛你但我離開了你離開了你)
我胸間疲憊的汗水
在思念的迴廊淌滴

我從城中歸來
選擇有意思題材
不再寫自剖的文章
你的故事聚成一本厚甸甸的眷戀
(還爲我寫詩嗎？
還愛做夢嗎？)

我從城中歸來
選擇有意思題材
不再寫自剖的文章
你的故事聚成一本厚甸甸的眷戀
(還爲我寫詩嗎？
還愛做夢嗎？)

我從城中歸來
擺脫是爲了自己
擬下全新計劃
開始邁向遙遠的景色

⑤ 問 起

很早以前就走上陽關道
不約相遇，相知與分離
是不該太早作抉擇的
迷途的螞蟻最焦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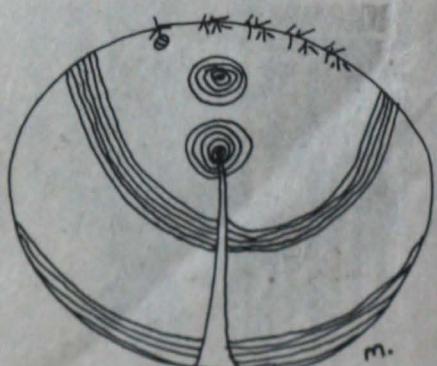
我先走了，忍不住還要等待

只有我能爲你完成這首詩
漫不經心的懸掛與垂念
掌中有你雕畫的文字
越聚越深到絕峯

熱情綿綿無絕期

知道你也會等我的
想你，最愛的是我
懸掛在頸間的金牌
垂在胸襟愈發愈亮
有人笑問我，是不是啊？

展顏一笑，只爲你笑
精簡的文字排列成詩
我願是筆下的千言萬語
有人問起接納的深情
我越嚼越芬美



⑥ 想 你

我的日子非常暗淡
如一場微雨後
隔着玻璃的天藍
空氣是輕微的感冒
鋸腥的風猛吹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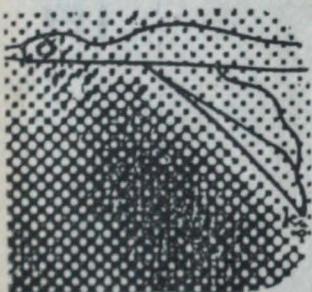
愛打瞌睡的午後
穿梭過後鋪買支「雪碧」
想你，想你快樂嗎？
過着上班族的日子

想回家，喜歡在家
因爲你，離開了你
而我聽不到的訊息
想你，懷念你，懷念不盡……

④ 懸 掛

夢冷去一大截，心想歇息
到了花落雪飄時
相逢在春風的好辰辰
下雨的樓臺有我的倒影
想起你迅速完成一幅畫
持一朶白玫瑰佇立的女子
一名有着驕傲的額頭的女子，是我
啊，帶着微笑走過
你和我有着同樣的相信
夢冷去，我要被愛
我心懸掛一箋明燈
無盡的路你把我扶持
懷念和憂傷是孿生兄弟
在愛情託兒所裏長大
各住在我心房的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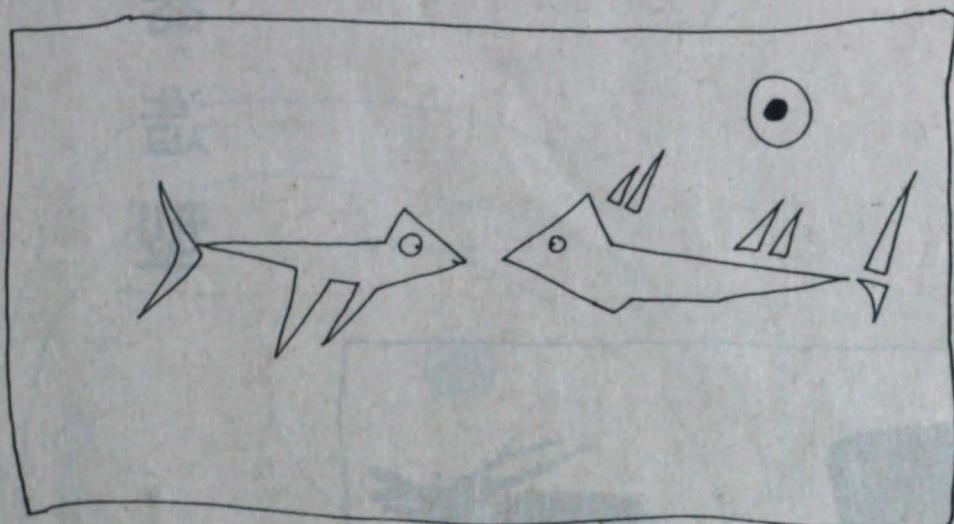
啊，懷念你
雁影（真的是雁嗎？）飛過
你的側影駐立窗前
藤蔓般手勢引我上路
爲甚麼懷不盡的情總是要焦慮
嫩綠的年華總愛笑
笑得捧心說你多情



異鄉人語

* 炎復陽

圖：蓮珠



沒想到
人已站在這裏
那淒淒山背
盡是禽獸的叫噏
回不去了，我想
在風沙過後
總有好多澄亮的瞳眸蒙塵
也不清楚山河還醉人不醉
每一天翻閱的
依舊是由惶悚和鄂傷
所拚成底心情
朗朗明月
正一片一片地缺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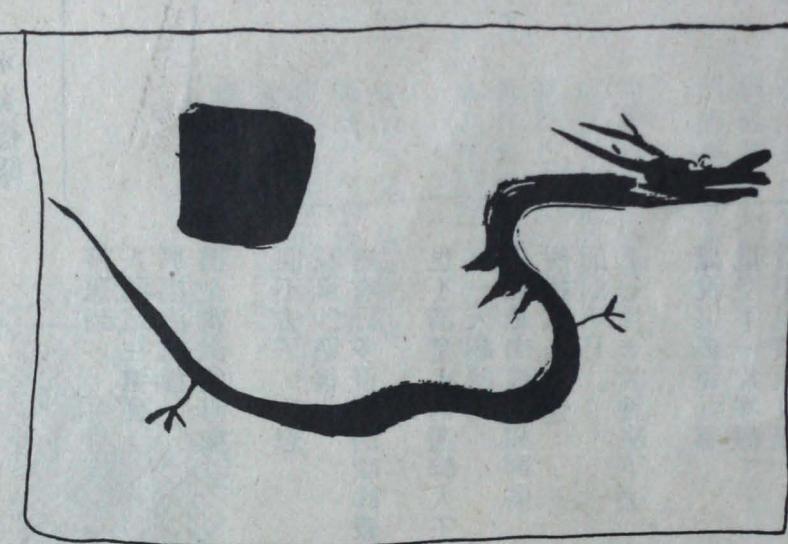
據說這裏還好哪
星空下一片岑靜
看不見噴火紅眼
到夜深披被時
恐懼和寒冽爬滿背脊
苦痛逐漸成長
絕望了嗎？
我們還不至於
或許我們始終堅信
關於家的溫馨
以及喚鬼推磨的魅力

獨我異常眩惑
毀滅
在不在惡毒身後
有人傷感地告訴我
明天
我們頂上的太陽
將會越來越紅
越來越熱
紅得叫我們聯想起血漿
熱得叫我們聯想起火海
再也不敢想望
放懷昂嘯的到來
走在這一條
用擠壓和虛懸混造的未竟之路
我無能清算
還要有多少回的錯愕
還要多少次被暗箭刺傷
還要多少個三十年
才不會被排斥和置疑



稿於星城江畔

陶器造型



圖：蓮珠

壺口井身

Dragon on the china

水都快滿溢了
張大的口
還沒閣上

成壺身
壺口是張口的
猛虎，蹲坐

龍身躬背
彎成壺柄
龍首，龍尾
各自粘附壺身

還是飛不起
移不動的身子
自出生以來就如此嗎？
一個飛舞的姿勢
只在一個平面上靜止

陶匠的筆尖一點
眼睛就出現了
陶面上的一條龍
在立體的容器上
等待被釋放

李國七詩二首

石礁羣

海水洗亮了沉睡的珊瑚
在輕柔的陽光中

快樂邁入魚蝦的夢境了
我根據揣想和凝視

擬一片美麗的思念

怎樣去修裁

熟透了的心事

才堅實如石礁羣

才美麗如紫貝

珠蚌

早 晨

把海潮鎖在靠近往事的角落

看幾隻海鳥上上下下旋舞

近陸地了，有人預測

沉靜地觀察風和浪

隨船航過的一抹碎白，也許

還會有彩虹的波

我悄悄地想：「雍在海的另一邊

有否自然地想起了我。」

思念就溶進早晨的灰鷹天空

載不動許多愁，跌落

是海上一場露霧

我感到空茫中的一點色彩

頑皮地，有意地

撩動如散髮的，心情和生活



沙啞娜拉

*林清水

我固執地記取
那一個季節的景物
那些花草，曾經
如此綻放

婀娜有致

之後

必然留存一首詩，一支歌

吟哦

於魂夢深處

反覆迴旋

不滅不息

而竟是

沙啞娜拉

成了結尾的旋律



(有一個
瘠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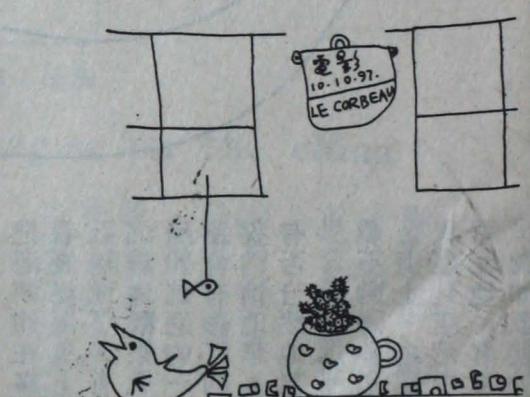
茶
或咖啡

在擺着仙人掌的木窗前，有
很薄荷很薄荷的風
有一座沒有風箏的城裏啊
有時常泛溢的個人主義
然後是課本課本課本課本課本

書桌

*呂育陶

就只是這樣。一些零碎的宿命論
幾枝折斷的鉛筆心，幾片
憂鬱的楓葉
幾個被遺忘的電話號碼，微笑
三兩件被未來退回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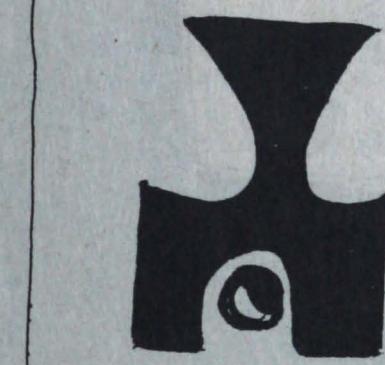
圖：阿妹

阿奇詩二首

因果

忘記是爲了一個
甚麼樣的理由
總是要等到黑夜
沒有剩下多少時間時
太陽才爬起來

於是人們戴上
各色的太陽眼鏡
開始把現在之前
所有的因果故事
全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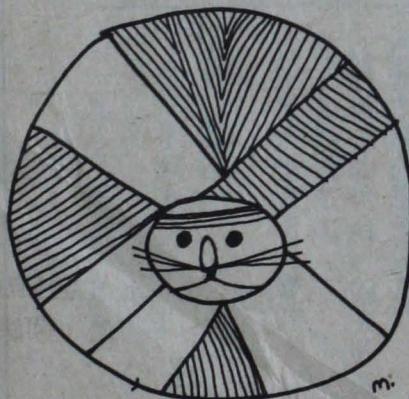


圖：蓮珠

承諾

然而不妨在耳垂上
多打幾個洞
再掛上閃着陽光
一個個變成耳環的
承諾

終有一天你
偶爾走過
手飾店黝黑的櫥窗
驀然瞥見
倒影的耳垂上
空盪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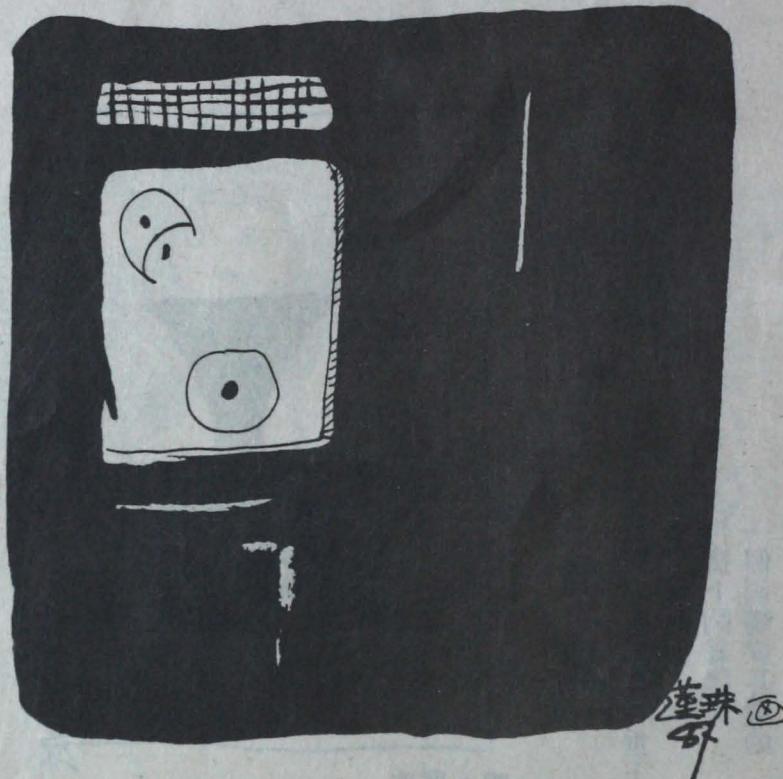


別問我爲甚麼
只因我也
全忘了

給

S

*阿長



蘿珠

S，未試探你喜歡雕花心情嗎
歲月就將思念匆匆輕輕重重
在酸枝木上留下痕迹

S，自從你收拾心情出國旅行以後
那件花青夾克悲泣了一個子夜
我忘記自己是不允許冷靜思索
抑或赤腳由這段險灣走過
終於歡顏淹了，湮遠的傳奇淹了
我剩下擁擠的激動的喧嘩的
哀傷，依舊黯然……

S，我是一株樹，在風剛剛狂妄時
一片深深的印象就凋零 散落
而你永遠不知道
這一季原來都是有陰謀的

王廣仁詩二首

空山無語，又似乎
有一些耳語

經過整個下午的佇立

那些相思樹彷彿也疲倦了

日影向西推移

漸漸從這些精工雕砌的名字上

撤退，而風也順便帶走

白石上殘存的餘溫

墓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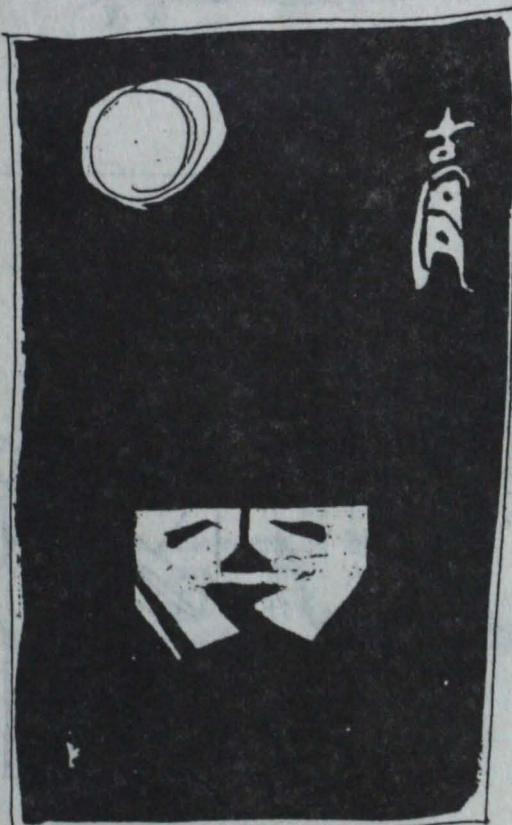
在暗夜即將君臨的前刻

那些相思樹梢的枯葉

紛紛被風抖落在

樹根旁濕軟的泥土裏

(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



生命 短暫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

夏末聞蟬

這場音樂之雨突然降落
教我幾乎懷疑是穿透街樹的陽光

演奏在整條道路的上空

忽緩忽急的聲音

到底想說些甚麼？

來得突然，這場音樂之雨
教我聽不清它說些甚麼
教我，沈思迷惑而終不解
斷斷續續地遊移，穿透午後
鬱鬱的街樹，教我傾聽

我傾身相聽，快步
追趕這些躲藏著的樂音
忽現忽隱忽緩忽急
在我四周奔走掠過
彷彿是一場神秘的捉迷藏

我努力追趕傾聽
越過重重的樹影，陌生的人羣
終於在街道盡處
捉住了這些漸逝的聲音：

之二：瓊花一現

當瓊花在最寂靜的午夜
作無聲燦爛的爆炸之後
吾惺忪醒來

披着風露

株守一抹

冰潔玉體的風華

天亮之前，它將垂目

天地間，所有生命

能悄然臨蒞的

能因緣際遇的

能應運而生的

能不沾世俗的

有幾許

今夜，吾將親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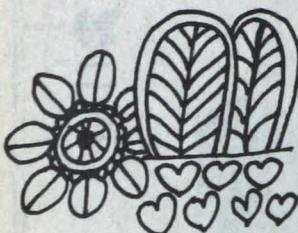
捐獻顫悸的一具靈魂

激勵作歌

要璀璨一生
無懼短暫

且不爲前頭巍峨障礙

動容



之三：出軌事件



自一則火車出軌事件

順手拈來的靈感

吾友，身爲守棚人

在氣笛號響之前

自己相貌各就各位之前

思想與慾望共赴一段

巫山雲雨之前

陽光是自欺欺人的

風雨也是；惟獨那道

軌跡的走來

長期蒸發一種腐蝕之銹味

是一種工業與職業

最嚴重的流行壓抑症

某日午，與女伴在夢中

鬧情緒，他說

長期浸沐在對方的狐臭氣味

是一種加速的金屬疲勞

任何感情糾紛

越軌事件

與職責無關

之四：火山



那是一盤猶未下完的棋

我力撼動搖的河嶽

激怒了對峙的命運

捲起乾坤兩袖

一揮

竟十萬八千哩外

把我連根拔起

拋入大海之中央

念我命不該絕

且不甘如此

遊逐，就地臥成一座

孤絕的島

伸出突兀的喉頸

引爆滾騰的天窗

像蒸發的巨大

向上，噴湧雷霆萬鈞的

熔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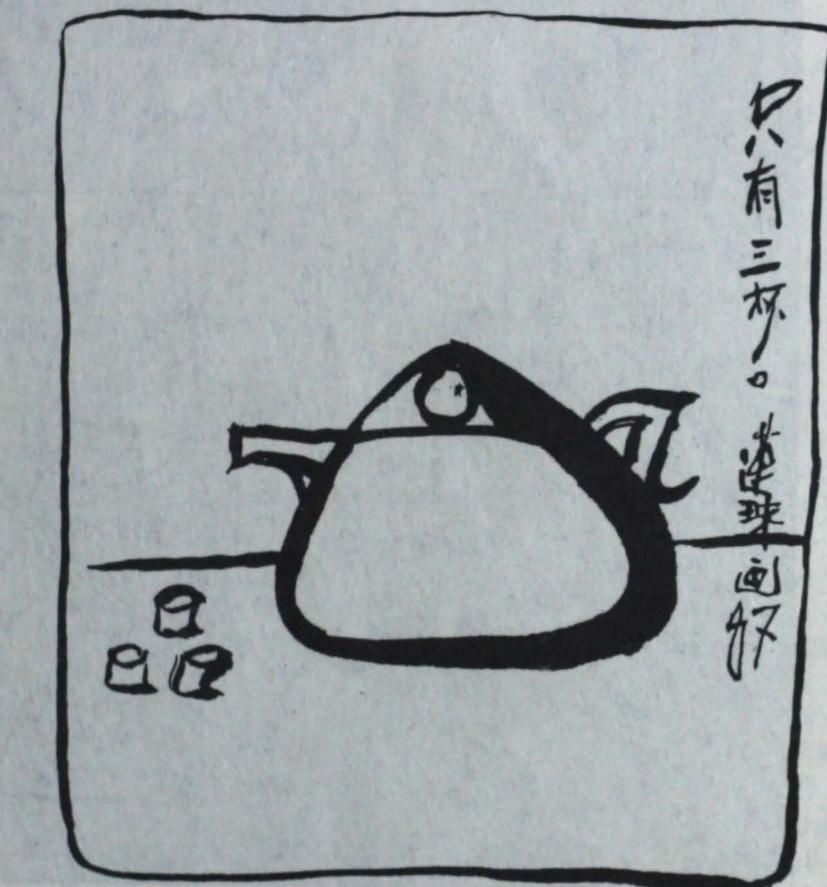
以持挾天子之姿

兩眼飛捲熔岩怒火

誓將天地顏色更換

詩廿行

*黃遠雄



之一：行止殘墟

在獸踐如此的生活，圖拼一張
跌落陷阱的臉
獨飲一樽逐漸淡暗的事業
唱
在星語唼喋與夜的咏歎裏
期待中不該如此狼狽
看他入巒登樓宇
看自己毀燈滅跡
一棵棵被移動的樹
折道轉返的皆是
變性手術
垣堞堅持玉碎
記憶裏紛斷臂的血泣
沿途揀拾風聲
叫賣魍魎與眼色
暗斟玄機
專候
有心人再上路

甜言蜜語

*小黑

蔡仁安一踏入棕林酒店餐廳，就看見黃老師正在無聊地抽着烟。

他面對大海，也正好頂着夕陽的餘暉。

蔡仁安用半邊魁梧的身子遮住如卿，兩人徐徐從黃老師的左邊移過去。他們只看見黃老師的背影。

「氣死人！怎麼在這裏出現呢？」

蔡仁安待黃老師轉過頭來，對如卿這麼說。

「他是不是看見我們了？」如卿緊張地問。她舉起菜譜

蓋住半個嬌俏的臉龐。

「是的。」蔡仁安拉拉椅子，坐直了身體。「他正在招手呢。你不要把菜譜放下來。」

蔡仁安向黃老師點點頭。打過招呼以後，他又轉回頭來對如卿說：「我看，我還是過去和他講幾句。免得他輩短流長。」

蔡仁安放下了手中的白布巾，推開椅子說：

「不要怕，他認不出妳的。啊？」

如卿一直沒有將手中的菜譜放下來。她的心頭正在忐忑不安的跳動。早知道這麼衰，就不來

這裏了。她想。本來以為可以在這裏浪漫地看日落，哎，這下要怎樣應付呢？她焦急的想將手中的菜譜放下，看看蔡仁安怎樣應付黃老師，卻又不敢這樣做。萬一她一鬆手，黃老師認出蘆山真面目，那就糟糕了。

蔡仁安遠遠隔了兩張桌子就熱情地和黃老師揮手致意。他伸出手來，緊緊將黃老師的手掌握住不肯放手。

「怎麼你這樣快就來了？」蔡仁安說。

「當然。你有妞陪伴，遲到也不該罰你。」黃老師哈哈大笑。



「剛剛認識的公關。蠻清純的。」蔡仁安說完也開心地拍拍桌子。

「我的圖畫你接洽得怎樣了？」黃老師捻熄了煙，向蔡仁安揚揚眉。

「沒問題沒問題。他們對你那富有本地色彩的街景尤其讚不絕口。回去最好多趕幾幅出來。」

蔡仁安掏出腰包，從中取出一張支票交給黃老師。

「這是三十巴仙的訂金，你先收下吧。」

黃老師竟然從座位上站起來，這倒是出乎蔡仁安意料之外。黃老師激動地說：「畫了十多年，這是我第一次賣得最體面。真多虧了你的幫忙。」

(二)

當蔡仁安從報紙上讀到如卿讓車子撞斃的消息時，也着實吃了一驚。本來以為如卿的死屍會在大海中浮沉好幾天的。而且，在海浪的衝擊之下，他甚至在腦海裏想像如卿將會衣衫襤褛，五官浮腫成一張痛苦的臉龐。真沒想到，她竟然比自己想像之外的劇烈，斷然地了結自己的生命。如此慘酷、簡單。

不管怎樣，明天就趕回去板城吧。

他這一趨到首都本來是代表老辛出席一個研討會的。這一下子，老辛家裏出了事，是應該匆匆趕回去慰問表示哀傷，也同時可以向在天之靈的大姐做禱告。

即使是大姐，她也未必會預料到有這樣的結局吧？

(三)

親愛的親親：

我現在是抱着萬分複雜的心情，在飛機上給你寫這一封信的。窗外的白雲，一朵朵像棉絮般輕柔，重重疊疊伏在機艙下面。那麼一望無際。我們現在正在吉隆坡的上空航行。蒼翠的青山與蔚藍的大海，都遠了。都看不見了。都讓白雲朵朵遮蔽了。那朵朵的白雲啊！如果我們站在陸地抬頭向上望，它是那般遙遠不可企及；如今我飛翔在白雲的上頭，白雲原來是這樣的面貌。要瞭解一朵雲甚至是那麼深不可測，何況是神謠詭異的人呢？親愛的親親，我是這樣感慨良深，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下筆啊！尤其是當我這一刻回憶起那張我粗糙的手曾經輕輕撫摸過的細緻且秀麗的臉龐，在這樣的天光下，必定為我哭過千百回，我的心的難受實在是筆墨所不能形容的。親愛的親親，在最痛苦的時候、對人最常說，我的心正在淌血。這句話或許可以描繪我此刻的心境萬分之一。離開你是我非常不願意的抉擇。你是何其脆弱的一個小女孩！你的年華就像盛開的森林之火，那麼鮮艷明亮！如果因為我的離去而凋零，我即使再殘忍，也將是我最後想做的一件事。何況我們曾經擁有過那麼親密愛暱的時光。親愛的親親，你應該明白「親密」指的是甚麼吧？第一次與你偷偷在峇都丁宜酒店見面，激情以後，我曾經顛抖地捧起你的臉頰，情不自禁猛烈地香

了又香。當時你嬌羞嗔罵：「怎麼好端端一個正襟危坐的老師，突然變成如此孩子氣呢？」啊，親愛的親親，你可知道嗎？好像我這樣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師」，在過去三十年歲月裏，孑然一身，無人垂憐。在這種「垂老」的年紀，突然獲得十八歲的你溺愛，啊，我怎麼能夠再克制自己呢？我是感激涕零的！親愛的親親！每一次偷偷的相聚，每一次的亢奮消逝了，我都深深感激上蒼。感激祂對我的仁慈。讓我獲得一個十八歲小女孩如此熱烈以身相許。啊！每一次的纏綿過後，我疲倦地蜷伏在你潔白無瑕的裸體上沉沉睡去。醒來之後，我又貪婪的為未來的相聚做一次祈禱。讓我很快很快的，又有機會和親愛的親親再來一次歡暢無比的「心與靈的交會」。你的嬌怯與腼腆，無時無刻不在腦海裏浮漾。那可是我半年多以來最牽腸掛肚的笑靨了。親愛的親親，我想你這一刻或許還不能瞭解我如何珍惜我們之間曾經共有過的歡愉日子。對我來說，這半年來就是我這一生中千真萬確最充實美滿的快樂。美麗的時光為甚麼總是匆匆地流逝呢？上蒼既然對我如此眷顧，讓我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到了你，瞭解你愛慕你疼惜你，緣何又要在我們之間擺置無法超越的層層障礙？更令人感到心酸心折是那一張撕不破的網竟然就是黃老師迎頭向我罩下來的。親愛的親親，我們的交往雖然向來都保持高度的機密。比如說，

上英語課時，我常常叫你前後左右的同學站起來回答問題，故意避開不點你的名字。就是不想引起同學們的懷疑。然而，儘管我這樣克制自己，有時候我也情不自禁在衆人面前輕喚你的名字。你或許沒有察覺，我呼喚你的聲音是充滿了何其多的濃情蜜意。你還記得嗎？有一個星期六，我們在假日酒店游完泳上來，在房內為你揩抹肩膀上的水珠，我曾經在你耳邊低語：「每一次輕呼你的名字，總是勾起無限的低迴？」就像現在，親愛的親親，在祖國的高空上，我也有這種旖旎的感受。但是，這些都遠了。真的，這些美麗溫馨的過去，將成為我們人生中恆久的記憶。從機場起飛的剎那，我就知道，我們以後必將是兩半球的兩個陌生人。即使曾經擁有過如何纏綿悱惻的刻骨銘心的「心與靈交會」的時光，都已經遠了、遠了、遠了。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黃老師太愛管閒事了。也是活該有事。如果那天聽我的話，從拉沙沙央的房間下來，在它的餐廳用飯就好了。這一切的一切風波不會興起，我們的秘密也不會讓人給窺破。可惜那天你卻認為夕陽是那麼薄，在微風裏沿着濤聲步行到棕林酒店吃自助餐是那麼富有詩意啊！我們還可以見証一座蔚藍的海如何在夕陽下變幻成墨色。親愛的親親，你就是如此調皮可愛、充滿幻想，逗人喜歡。唉，我又如何拗得過你呢？我又何忍拂你的意呢？我們是那麼難得有

機會在這潔白的海邊聚合歡樂。早知道這件事會發生，我起先實在不該向你提起棕林的美景讓你充滿憧憬。老實說，我當時也不明白為什麼突然有了一種非常不祥的預感。你或許也體會到了。你頻頻問我：「為什麼東張西望呢？你是來等人的嗎？」你還記得嗎？我當時還白了你一眼：「海邊的歡暢，只屬於我們兩個。」我即使再笨，也不會約人在這麼一個詩情畫意的地方充當我們如魚似水的目擊証人！然而，世上竟真的有鬼使神差的事情！冥冥之中的天意，難道真的要讓我們之間的情誼就此中斷了嗎？就在我緊緊摟着你卿卿我我如膠似漆的當兒，我突然眼角瞄見了一個非常不喜歡看見的人出現了。那剎那的震顫令我環抱着你裸露的肩膀也在無聲滑落。當時你還有點納悶，用狐疑的眼光望着我。親愛的親親，在電光火石之間，我當時閃過好幾個念頭。是告訴你我所看見的呢？還是不要讓你知道？我真的感到為難萬分！在那個時刻，我只好先向你打了一個妄語（我為我的謊言向你致萬二分的歉意，親愛的親親）：「那邊有個熟人，我過去打個招呼。」我讓你在椅子上坐下以後，獨自去找那個我最不喜歡見的人。為了你，我不想讓他在學校間散佈謠言。我，我是無所謂的。橫豎我從這間獨中到那座學院，早就飄泊慣了。大不了給校方二十四小時的通知書，自己解僱自己是那麼瀟洒。親愛的親親，

你則是不同的。你正值花樣的年華，青春正開始，我豈能讓一個我最憎厭的人毀掉你的前程！我當然是踏着大步向前邁進的！你不知道，我當時是多麼激動。老實說，我的心情比一個衛國的戰士更慷慨激昂。在那極短的時間，我早就準備好我應該怎樣和他談判。是的，我是打算跟他說：「我和如卿的相遇實在很偶然。她來海濱畫畫讓我遇上了，就請她來吃一頓飯，如此而已。」可恨他（你也知道，就是黃老師）一邊聽一邊冷冷地笑：「哦！哦！」在微弱的燈光下，實在猜曉不透他不置可否的笑容究竟隱藏一些甚麼秘密。我試探地向他發問：「你也來看日落啊？」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當時並沒有告訴你。因為怕你擔驚受怕。他竟然冷冷地說：「啊！有人搖電話告訴我，在這裏可以目擊一齣上好的師生戀哪！」師生戀？啊哈！我真的要笑破了肚皮！在這個時代，竟然還有人用這麼老土的字眼！我當時真的是又好氣又好笑。為什麼傳統的觀念，在八十年代的末期還根深蒂固根植在人類的腦海？揮不去？斬不斷？是誰？是誰那麼多事？是誰打的小報告？我們之間的親密交往，我一向都嚴守秘密，好像罐頭食物，密不透風。想不到，還是讓人家窺破了我們之間超友誼的來往。至少，黃老師是除了你我之外的第三者。不，還有第四個人。最少已有四個人知道了。就是那個打電話給黃老師的王十六蛋（他比

王八蛋還王八蛋）。如果一件事情除了當事者之外，還有他人知道，親愛的親親，你認為這件事還會是秘密嗎？我想，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實在不敢想像當這件事爆出來後，在我們這座城會造成怎樣的震盪！「辛校長的女兒與蔡老師幽會海濱，讓黃老師撞破姦情（老天！這是多麼恐怖的字眼！）」這是多麼搶眼的標題！如果可怕的那一天真的降臨了，親愛的親親，你將何以處之？社會人士的輿論屆時當然不會饒過我的。我甚至連他們將用怎麼樣惡毒的字眼來圍剿我都可以想像出來：「衣冠禽獸」、「披着人皮的狼」、「寡廉鮮恥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神聖的學府、卑鄙的教師」，等等不堪入耳的言詞肯定會向我拋擲過來。我已經準備好了。如果他仍真的要這樣罵，我都不會逃避責任。倘若他們這樣攻訐我就能寬恕你的過錯，比這些更惡毒的呵責，我都會坦然去接受。親愛的親親，當這件事情一爆發，即使他們真的不想傷害你，你也必將袒露在衆人睽睽的目光之下。當你走過繁華鬧市裏必將有人對你指指罵罵。讓你無地自容。當你踏入校園（到時，你還會有機會嗎？）同學們、老師們，甚至校工們都必將用怪異與輕蔑的眼光來看待你，逼迫你恨不得挖個地方埋葬自己算了。社會一定也會譴責你，令你覺得世界之大，何以沒有一處可以安身的地方？難道說，只有死，才是唯一的生路

嗎？親愛的親親，這些種種，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困擾與壓力。而且可能比我們預料中更深更雜。就像山洪，可以在剎那間傾瀉而下，將人淹沒。我雖然沒有巨大的力量，事情既然由我而起，也應該讓我去解決。因此，就在三天前，我硬着頭皮上門找那個撞破我們好事的黃老師去了。我早該知道，他是不會放棄攻擊我的黃金良機的。在他那座鬱悶的屋子裏，他非但不肯放我們一條生路，甚至比我預料中更早更迅速地將事情弄得更僵更沒有了生機。「校長的女兒呀，老蔡，你竟然搞起來了！你們之間到底來過了多少次啦？」他曖昧的笑，令人看起來莫測高深。到底他已明察秋毫，看透整個事件呢？還是抱着好奇心，正在投石問路？不管怎樣，在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因為我以為你為傲，親愛的親親）地約略向他透露了一點點：我們曾經見面十一次。其他甚麼甚麼多少次，你自己去想吧。就在這一座美麗的海濱，潔白細幼的沙灘上都有我們並行的足跡。當然，我們之間相愛何止二十次？我是不會告訴他真相的。然而，黃老師實是個狡猾的人。當他的猜疑與好奇心從我口中獲得証實與滿足之後，竟然說出了一句不可置信的話：「這件事情，我已經向老辛打過招呼了，老蔡。你等着老辛這兩天內召見你吧！」老天！他怎麼可以這樣殘忍呢？即使平日裏他真的對我恨得咬牙切齒，想啃我的肉啖我的骨，

但是也應該考慮一旦事發，受害的何止我一個？蒙受直接摧殘的還是他的好朋友的女兒，他的高足，我的親親！而這些，他都罔顧不置！就只為了發洩胸中一口鬱氣！就因為他太妒忌我獲得辛校長的信任令他失去弄權的大好良機！讓辛校長知道，我的親親，這可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辛校長素來鐵面無私，不苟言笑。他最痛恨的也是傷風敗俗的勾當。如果讓他知道，親愛的親親，我們是如此深愛着對方，而且曾經攜手共赴巫山享受過人間無比歡暢的魚水之歡，你以為他會原諒你嗎？（我這方面，他當然另有辦法來整我）我甚至可以想像他暴跳如雷，怒目相向的恐怖鏡頭。親愛的親親，我真恨不得這一刻你就在我身邊，讓我們共赴國外，為美麗光明的前程而奮鬥！我實不忍將你一個人，孤零零地丟棄在你最親近的家人，也是最嚴厲的父親辛校長的監督之下。我並沒有這樣做，親愛的親親，我希望你並沒有責怪我。你此時此刻，究竟在做甚麼呢？辛校長如何懲罰你了呢？親愛的親親，熱鍋上的螞蟻也沒有我此刻焦躁的心情！也許你要怪我不告而別。你就罵我好了。我是罪有應得的。但是，親愛的親親，我這一次靜悄悄地走了，事實上是受辛校長的指示而首肯的。你聽了也許覺得大惑訝異，對不對？我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辛校長過去硬朗嚴竣的作風去了那裏？當他如此親口告訴我：「蔡老

師，過去的事，我一概不去追究。從明天開始，你馬上從我眼前消失！」我當時急迫地問他表示我對你的愛如何真摯，希望他能成全我們。要走，我一定要帶你一起走，親愛的親親。但是，辛校長卻寒下了臉，他冷冷地說：「如卿今年才十六歲，我還有權管教她兩年。」我聽了着急地問：「你要如何對付卿卿呢？」辛校長莫測高深地說：「做為一個父親，我總有辦法好好管教她。」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只好向他提出最後的要求：「我希望你不要責罰卿卿。要罰，你找我好了！」校長這時反而笑起來：「你以為我會打死她嗎？」他的笑聲那麼冷，那麼陰森。我實在不能想像，他此刻是如何地折磨著你，親愛的親親！如果這兩天辛校長沒有動靜，那麼他一定會在最近幾天內揪你去審問的。你可要小心準備着啊！一隻猛虎要噬人之前，總是蓄勢待發的。雖然虎毒不食子，但是，親愛的親親，我們這一次的事件，經過黃老師的攬拌，以及那個不知名躲在暗處的告密者不知在何時開始已經為我們廣做免費的宣傳，整座城的華社將如何看待這事件中的女主角呢？連帶的，人們一定會追問誰是那個小女孩的爸爸？辛校長？甚麼！辛校長！當大家都這樣流傳着時，謠言與事實，輾轉流入了辛校長耳中，我實在不能想像辛校長如何接受這種打擊！尤其是過去十多年來，辛校長一直努力嘗試在這個城中建立

他的形象與名氣。今天，辛校長已經儼然是華社一個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名譽與地位，他兩樣東西都有了。人前，正是他挺直腰板，用自豪的聲音數落青年子弟的時刻，突然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他的女兒與屬下有染的消息將如何激怒他呢？他是絕對不會放過你的。親愛的親親，你一定要小心戒備啊！即使環境是多麼惡劣，他趕你罵你打你鞭撻你，你千萬不好自尋短見！我的人在這麼遙遠的地方，你是孤苦零丁的。你若尋死，誰會來拯救你？雖然，死也是一個解脫的方法。活着，痛苦是有得受的。死是快樂，活是痛苦。你要選擇甚麼呢？要死是很容易的。上吊吃安眠藥，電流短路跳樓跳海都是最快捷不過的事。你敢在剎那間了斷自己嗎？有時候，我在譴責之餘，也真的很佩服那些自殺的人。至少，他們比我還要勇敢。他們不坐等死亡，反而自己迎頭尋上門去。我可做不到哪！說到這一點，我大姐可比我強多了。十五年前她就曾經那麼轟轟烈烈地幹過一次。至今我記憶猶深。那一次，她從打鎗鋪十七層樓那麼一躍，青春的年華就結束在地面上迸開來的血花。我們在三個小時之後，在警方人員聯絡上了，趕到現場，地上只留下一灘瘀血了。我蹲下來尋覓，瘀血上除了一行排列得細長的紅螞蟻在爬行之外，大姐並沒有留下甚麼痕跡。那麼活生生的生命啊！大姐為甚麼跳樓呢？那年我只有十二歲

，只能瞪着那堆血漬楞楞發呆。四周都是看熱鬧的人。在議論紛紛中，有個聲音充滿了讚賞：「多麼勇敢的女孩啊！為了愛情，她寧可犧牲生命！」大家都停止說話，轉回頭向他注視。我感激地向他點頭。雖然我並不認識這個蓬頭亂髮的青年。他畢竟是一個懂得欣賞大姐的知音人。愛情？是的。我長大以後終於從旁敲側擊推測出來，原來我的大姐是為了一個她不應該愛卻不能自己地愛得發狂的男人而了結生命的。故事實在太老套了。等到大姐發覺那個男人已有家室，而且還有二個孩子，大姐已珠胎暗結了四個月。是母親在無意間發覺這種可怕的局面的。但是又有甚麼辦法呢？大姐在自殺之前，是去過那男人家的。大姐從街上回來，趁大家都在為生活忙得團團轉的當兒，登上十七層高樓一躍而下，生命就那麼輕易地解決了。就在那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為了一個臭男人，我親愛的大姐，傻兮兮地結束了她美麗的一生。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我出世的時候，大姐才不過六歲。我們的年齡如此接近，兩人的關係始終是那麼親暱密切。甚至生活上的起居，都是大姐一個人在料理我。有一個端午，母親正在忙碌地裹粽子，煮好了最後串，撈起來，水油膩膩地滴了一地，大姐依然沒有回來。媽媽焦急地盼望，一邊吩咐我自己洗澡更衣。媽媽蹲下來洗刷地上的油漬。我則始終都賴在床上不起身，一心只等

大姐回來替我洗刷身體，由她那溫柔纖長的手指從我的肩頭一路洗到腳趾。媽媽還在嘮叨，地上很滑，爸爸出現了。「查某因呢！」爸爸憤怒地責問媽媽。媽媽惶惑地，顧左右而言他。爸爸突然發覺我的存在，他抓起桌子上的籤條就往我身上抽打：「沒出息的東西！」他激動的聲音差不多就要震破屋頂了。我不明白他為甚麼會那麼生氣，大概是賭輸了吧。那個晚上，當然，我們家鬧得神主也飛走了。大姐在一輛車子的載送下，踏進大門就換了一頓鞭子。然而大姐是多麼勇敢啊！她居然隻聲未出，一俟爸爸發洩夠了，才默默地回房間。上床睡覺的時候，我替大姐解開衣襟，然後倒了一巴掌的黑風油，從柔腴的乳房一直抹到堅實的背脊。大姐那充滿彈性的肉體，佈滿了斑駁交錯的鞭痕。在微弱的燈光下，是那麼的慘不忍睹。在搓、捏、揉、撫之間，我整個人竟不期然地顫抖不已。也許大姐那時候已經深一層認識那個男人吧，在我的撫摸之下，大姐雖然經過一場激烈的鞭撻，竟然帶着一朵美麗的笑容，沉沉睡去了。親愛的親親，如此嬌艷的一具生命，我的大姐，誰會想到她竟然選擇了一條死路呢？因為愛，她受盡了折磨；因為愛，她又感到無限的滿足；因為愛，她又以生命來換取。我的大姐實在是個偉大的人！生命在她的眼中，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為了愛情，她寧可犧牲自己。那個男人究

竟是誰呢？緣何他有如此巨大的魅力直叫大姐以身相許？是的，親愛的親親，我敢打賭，你絕對猜不到。那個令大姐迷失了自己的男人是誰。是的，那個男人就是你做夢也想不到的辛、校長，你那鐵面無私的爸爸！嚇壞了嗎？辛校長看起來是那麼完美無瑕，在你的心目中，在一般學生的印象裏，辛校長正是一個風範儒雅的學者、嚴守清規的教育家。世上也真的有這麼巧的事。四年前，我輾轉尋覓，終於在辦公室裏見到了辛校長。那種震顫實在是筆墨所不能夠形容的。我的姐姐曾經為他而自尋短見的男人，十五年後，他竟如此活生生地坐在我眼前，用一種平淡的語氣與冷峻的眼光凝視着我。這時候的他，已經是名氣如日中天，譽滿文教界了。如果他知道我就是好姐姐的弟弟，他會有甚麼樣的表示呢？如果大姐沒有為他殉情，事情在十五年前就爆開了，他還會有今天的地位嗎？那時候，我真恨不得掀起他的衣襟，大聲責問他。最後，我終於還是壓抑住衝動，將真相隱瞞。或許，有一天我會告訴他吧。有那麼一天，我一定要昭示天下人，那個德高望重的文教界名士，就是當年污沾了我的好姐姐，因此為他殉情的人！當時，我的確是那麼立過毒誓的。親愛的親親，也許真的是上天的刻意安排，要讓我以德來報怨吧。四年後，我突然在課室裏發現了你。是你的出現，讓我改變了主意，決定將大姐的

死所激起的憤慨全都拋諸腦後；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尤其是當我們第一次在假日酒店相見，歡愉過去了，你疲累地伏在床上沉沉睡去。你細緻柔滑的肌膚，在厚重的窗簾背後隱約的映現的天光裏，正在閃爍聖潔的光輝。純靜的小臉蛋，正含着甜蜜的笑容。你夢見了甚麼可愛的開心事呢？你的眼梢，還噙着一顆晶瑩的淚珠！我激動不已，掏出了相機，拍攝了不少你那最純潔的裸體照。每一次從海邊回來，我總有一點點的收獲。我取出那些悄悄為你映照的珍貴照片，真要讚嘆上帝怎麼生得一對巧手，為人世間塑造一副最完整的藝術傑作。如此嬌嫩美麗的女孩，我怎麼忍心去傷害她呢？我是如此發狂的愛慕着你。讓我將你捧在手中，千般萬般的呵護你吧。我時時刻刻都這麼在心底里吶喊。但是，天不從人願的事，原來是常有的。我的一切心意，都讓饒舌的黃老師破壞了。辛校長也因此下了逐客令。我想，我如果留下來，只有加強他對你的管制。思前想後，我終於忍痛下了一個決定，暫時離開你一陣子。你也不要追問我到底去了那裏。等下飛機在新加坡轉機，我就會飛到海外去了。我答應你，我一定會繼續保持與你聯絡。不過，這都得等我想通一個辦法才是。至於那些美麗的照片，我都寄給辛校長了。我希望他並不會因為你讓我拍了一輯曲線玲瓏的照片而暴跳如雷。在今時今日，拍

攝寫真照片，只是一種小玩意兒，他應當不會認真介意的。妳放心吧。親愛的親親。在我寄給他那輯照片的同時，我也洗了好幾套，郵寄給報社的好朋友了。萬一辛校長對妳凶狠不放過妳，妳只要搖個電話給他們，我早就交待過了，他們一定會將照片刊登出來的。因為這樣，或可牽制妳爸爸，讓妳免除皮肉之苦吧。別了，親愛的親親。死，或許是重生最快捷的途徑，但是妳不要嘗試啊！

四

警方人員在如卿的袋子裏找到一封厚重的信件，着實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死者是因為這封信而自尋短見的嗎？

也許，這只是一個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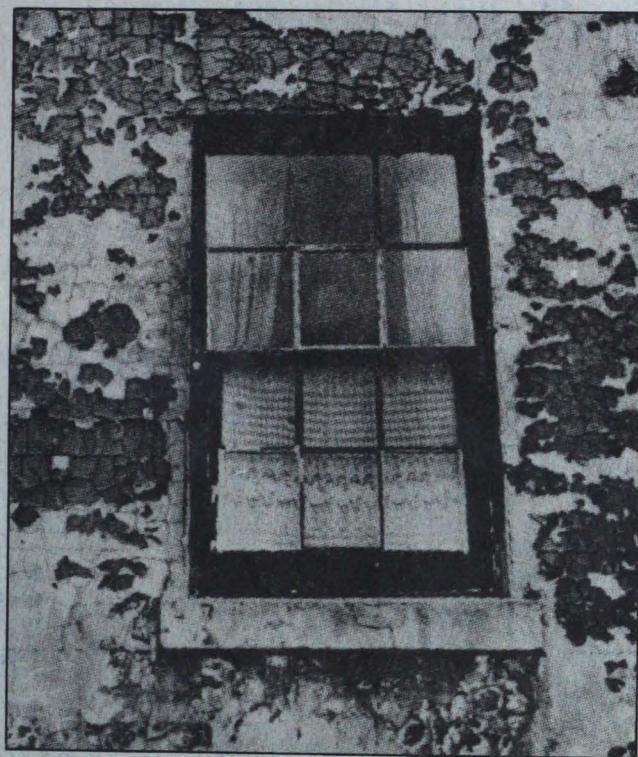
那個寫信的人在那裏？

大家都在追問。

他會出現嗎？

幾時？ □





一個夢鄉

每回行過那一排正在建築過程中的屋子，心裏總是在向不知名的神這樣祈求：給我一個家，一個溫暖的家，既使只是這下半世，也已滿足。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總是想，總是想，想自己有一間屋子，即使是小小的也不在乎，只要能讓我有一個種滿玫瑰花圃的花園院子，一個可掛滿畫的廳堂，一個每天炊煙嫋嫋的廚房，一間浪漫的睡房以及裝書的書房，然後有一個我喚着妻子的女人，然後有兩個活潑的小寶貝——讓我開始鑄造一個理想，一個已過期好久的夢。

大概那年離鄉時，在南下的火車嘟嘟聲中開始，潛意識裏，就在尋找這一個目標，然而，事到如今，依然是沒有答案交給自己。

每每打開個人檔案，除了自己的名字年齡，住址總是更換了

一次又一次，家眷都是留空的。這會不會是現代男人的一般現象，抑或是城市人的毛病？無牽無掛之外，沒有半點責任似的流離生活着。今天去酒吧喝三幾杯，打哈哈在黑夜中溜回住所，明天去一些年輕人扭腰跳舞的地方，隨便與三幾個穿黑色迷你裙的女孩搭搭背拍拍屁股，一夜之間滿身大汗後，各自回家，沒有一絲感情、一點常人所應有的溫情，因為大家都是來快樂的，無須記取，無須讓記憶多一份負擔。這些人，這些心，這些事，令人心寒。

不懂，或許是我比較傳統的腦袋在作怪，一個男人沒有擔當一些傳統男性的責任，其生命似乎是失敗的。

總是想，只要擁有一個家，把自己的夢都投入下去，就像已擁有了全世界的幸福。

我的家

當人們趕着回家，準備在家裏開飯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獨自在偌大的辦公室裏徘徊，因為家在三百哩外。偶爾也只能從狄烈的抽屜裏拿出小鑰匙，解開直線電話的鎖頭，或者在用一角錢就可打外坡的電話亭裏，掛個電話回家，跟爸爸說一些話，跟媽媽說了一陣，又換大哥來說，接着又換妹妹，然後又是小外甥，最後還要輪到祖母，真的不捨得收線，總是有一種收了線就沒機會再說的感覺，而一掛上電話，總是還有千言萬語湧現。

是這樣的心情。我有家，家在數百哩外。

當人們在飯廳亮起漂亮的燈火，一家人在飯桌上有說有笑的用餐，只有我咬着用臘紙包住的漢堡包與紙杯盛的可樂，想着家裏的飯桌上，爸爸說少了我，媽媽說不知我在這兒吃了些甚麼，祖母說我鍾意吃的劍尾魚又上桌了，想到淚水忽然間湧上雙眼。

我有家，家在遠處，遠遠的遠處。

當人們吃飽坐在客廳裏的沙發上，扭開電視，大聲笑大聲叫的時候，我只有在四四方方的一座小斗室裏，用四面白色的牆抱住自己，在錄音機發出的最小的聲量中，抱着斷了弦的木吉他，對着窗外的一些燈火發呆。

我有家，家在燈火闌珊處。

悠 悠 天 地

*周金亮



我走出大門的時候，你們仍舊平靜的睡着。四周黑沉沉的，我掩上大門的一剎那，一陣風刮過來。黎明前的風，冷如凍水。

我在風中轉首仰望，天上的星星仍舊閃爍着，像昨夜。然而，昨夜圍繞着我們那滿天滿地的晶瑩，此時是零零疏落；昨夜那看似近在眼前的光芒，如今變得那麼的遙不可及；昨夜那母性般溫暖着我們的星光，現在卻連自己本身也透着寒意了。

步下石階，我踏着柔軟的草，慢慢的走向眼前的那一片空曠中，也走向無邊的黑暗裏。然後，我停下腳步，轉回身子。我們住着的那間高腳屋，像一隻靜伏在近處，隨時都準備向我撲來的怪獸，兩口窗子像一雙冷酷的眼睛，透着室內昏黃的光，搖曳着神秘的黑影。我靜靜地不動的望着它；它也靜靜地不動的望着我。

我雙手滑入寒衣口袋裏企圖

尋找些許暖意，但卻打了一個冷顫。

黑暗中，所有的物體都擁有了生命。風中，每一棵樹都是一個在張牙舞爪不停跳動着的女巫；唧唧聲不斷地在呼喚着的叢林，到底又是怎麼樣的一群小鬼呢！？

不遠處，那河流動着的水發出深沉的低吟，像是一個巨人在入睡前的嘆息；我把視線拉向河面，片片粼光晃碎了闌珊的星色變着點點游移不定的磷光。

河對岸更遠處，那片森林，森林後面，那座山——那座深黑色的龐然巨物，當風吹過左右鄰近的那一片樹林時，不正是一步一步的慢慢地向我逼近的足聲嗎？

我再度望向星群，無邊的黑暗中竟然消失了許多閃爍，剩下的那些光芒，也就愈來愈單薄了。我望着它們，望着它們，直到它們那越見微小的晶瑩都隱沒在那逐漸泛白的蒼穹下。

而身後的高腳屋裏有了些動靜，踏在木板上的聲音在喜悅的奔走；有一個女孩在哼着一首不知名的歌兒，是誰在屋後扭開了水龍頭？流出滿山遍野的水聲。

樹林間傳出一陣最早的鳥鳴、三兩隻小鳥飛掠過河面，我的衣袖閃動着點點透剔的水色。我用手梳了梳頭上的髮，才感覺到那一片濕意。回過身，我見到屋前的花花草草被水份滋潤了臉。

高腳屋不再是神祕；兩旁的樹林擺動着最清新的綠意；身後潺潺的水流唏哩嘩啦的甦醒；當我把影子投在石階上時，有人扭開了收音機播出一組熟悉的旋律。

我最後的一陣思考，是想着遠處的那些星星，是否也有誰在那裏注視着我，至到見我消失在晨光的雲層間！？

而我知道，我們昨夜的歡笑聲將會埋藏在遙遠遙遠的悠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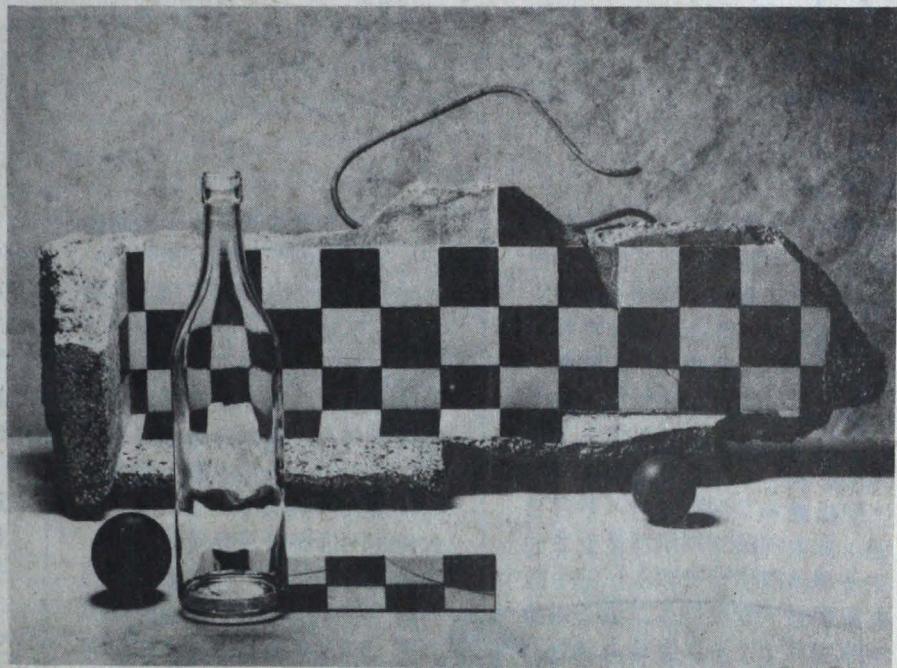
沉澱後醒來

*泉花子

早晨的霧很濃，不知該算不算是小雨，我甚至可以感覺那種凍化後的濕濛濛。我在冷冷空間想起昨日文風版看過來的一箇句子，化拾說：文學這條路是夠寂寞的了。化拾現在那裏呀？馬大中文系哪，我閉上眼就可以想像一羣心心相印的文友共聚一堂的情景，或者趕了一場座談啦，文學營啦的熱烘。怎麼說好呢？一種莫名的悲，奪着這塊殘葉似的土地，然後只我一人孤單的寫，那可真是箇更寂寞的代名詞了。每箇清早跨進班裏，看到太多親切的臉孔，反而是種蠶食自己的痛苦；共同用着美麗的言語說話，共同守着悠久的傳統，而文學這抽象但實際的事，就餘下我在明亮且黑暗的洪流中搖櫓呼吸。

所以，放了學，在信箱中找到陌生的筆跡，折開來竟是一位文友的來鴻，我是極度訝異的；觸及互相交換創作的心得時，卻輾轉成一陣子切身的抽痛。算了罷！算了罷，還有甚麼心得，花了同樣的價錢，在書店找到一些泛黃久藏的舊書都歡喜不已了，或看看別人的作品，吸收那麼一丁點，也許被荼毒呵，慢慢趨向

攝影：彼得·魯汀



成長，都十九歲了。十七那年十月開始握筆，終究沒握上一箇正確的姿勢，寫下一幅滿意的作品；終究沒擺脫過舊式的框框，只從中心爬了三幾公分。途中，激勵和打擊都是有的，也都是不想談的了。

而是甚麼在支撐着這顆隨波的心，繼續寫下去？我不懂得正確回答，興趣嗎？也許罷，但興趣是啥東西？或看到了一段文字，譬如孟沙著的《馬華文學雜碎》，心就暫時堅決的拿起筆桿子，然後又沉澱下去。浮與沉間，我還有幾回不被溺斃？而我最後一次取捨，是否將是一艘千年廢艦？

常常失意，當翻省舊作的時刻，找誰說呢？也許這小州還有人和我一樣埋頭地寫，沒人知道；說是少了一點點的文學活動，這卻是一件兩方面的事呵。沒幾箇能好好整理思路，將她填成文字的人，又如何紮起小小像樣的帳營？於是當我翻看到八月的《蕉風》裏有一句是這樣寫時：楊逋是玻璃市人，現在居鑾教書。第一箇驚喜後的反應是：楊逋會回來這兒嗎？賴國芳也到新加坡

去了，還有多少人打算離開這寒冷的州。我想再過一年半載，我也會背棄她，迎向現實的羅網。那時，還會有人感喟的這麼寫嗎？我不是一位成功的預言家。對不起。

偶爾，悲傷到只剩下苦笑。

這樣低調的周遭，常常令我昏昏欲睡的，希望醞釀一場夢幻：被偌大的仙人掌拍醒／饑渴試製造我的悲哀／再次死去遂成我唯一的解脫方式／然後被脚步驚起／百度的沸騰水聲成形／蠕動的是人影／荷鋤戴笠／播種一綫長長的草青／汗水淚水血水／水源／……。我不禁仰天長吁：我們是標榜仙人掌的生命！我們是標榜仙人掌的生命！喊醒自己，坐起面對空空一室，零亂空白的稿。還有甚麼不教人沉默寡言的？

於是我必須逐漸成長，在殘葉形的沙地上慢慢發芽。第一回許是萎縮了，第二回許是蒸化了，第三回、第四回，我深信的根不死。

我是標榜仙人掌的生命呵！再次夢中醒來的嘶喊，令胸口一陣子熱烘，迅速撒至全身。

孤獨是啥？



阿梨叔的女兒

傍晚的時候，我和爸爸媽媽坐在廳裏。爸爸在閱報，媽媽在看電視，我假假讀書。門外一陣叭叭聲響起，噢，是阿梨叔來了。阿梨叔是爸爸的好朋友，一間運輸公司的老闆，近七十歲的人了，兜着個大肚腩，人又很矮，五呎不到。他身後跟着他福州籍的瘦太太；他太太架着一副老花眼鏡，挽一個皮手袋。阿梨叔搖搖惻惻進門來，挑張梳發坐下，看爸爸剛買的《先生周刊》。阿梨嬌拿出一塊錄音帶，遞給媽媽，說：「哪，妳去放來聽。很多人跟我借去聽了捨不得還，所以我們一共拷貝了五塊。」阿媽知情的拿去放。我在旁覺得很奇怪，那卷帶子到底錄些甚麼東西呢？於是馬上豎起耳朵準備聽。聲音起先很噪，唏唏嗦嗦一陣後，有一把女聲在講話。我小小聲問媽媽是誰在說話，媽媽說是阿梨

叔的女兒。

阿梨叔的女兒用福建話說：「各位親戚朋友，我是×××。我和我的丈夫××結婚已經廿九年了。我的丈夫在一年前搭上了我們店裏一個伙計的太太。那個伙計叫阿鼠，他是在店裏幫忙賣鷄飯的。他的人笨笨，人家告訴他：『你的某跟人家好。』他就傻笑點頭，說：『是呵是呵？』我的丈夫起先只是偷偷跟她來往，後來讓我發現了，我追問他，他就承認了。他以前在外拈花惹草，我都不理，但今次他是認真的。他要求我讓那個「查某」搬進來住。在他苦苦哀求下我就答應了。我這樣做是個很大的錯誤。那個女的搬入我們家後，我的丈夫常常在我面前跟她親熱，沒把我放在眼裏。」她說到這裏，聲音有些哽咽，停頓了許久。

「有一次，他們又在廳裏抱着親嘴，我看到了，就警告他們不可以在我面前親熱。我丈夫只是靜靜。那個時期我每天早早都起來拜神，祈求店裏生意順利，這是三太子吩咐的。我早早起來在屋裏走動，我的丈夫認為我碍手碍腳，十分恨我。有一天我坐在梳發上，他伸手掀我的裙，罵道：『你去給人幹！』我的情緒一度很壞，我的妹妹來載我出去散心，他看到我出門就說：『現在你快活了啦？可以去找鴨了啦？』他的脾氣變得很壞，時常藉故打罵我和我的孩子。有一晚他掌摑了我，我女兒來擋住我，他拿椅子丟我女兒，丟不中，又發狂要扛桌子拋她，直到那女的在身後喊他，他才住手。」阿梨叔的女兒一邊訴說，阿梨叔的太太就一邊附和；說到激動處，揮掌

握拳的，那情景很滑稽。

我用心聽完了整卷帶子，漸漸的原諒了阿梨叔女兒的做法。她已經同她的夫婿仳離了，現在身在美國，那兒有兒子媳婦照應她。但是她心有不甘。她不能這樣子滿腔憤慨的離去。於是臨行前她錄了這卷帶子，把一切抖出來，讓認識與不認識的人都知道，她是如何地受過委屈。不論她的話有幾分屬實，一個女人，如果你把她逼得如此這般，你就不能怪她竟然出這麼厲害的一招。或許有些人會不齒於她這種行徑，認為她不過是個不服氣的棄婦；然而她已飛得遠遠的，再也聽不到任何閒言閒語。她只知道，通過這卷帶子，她將會博得大多數人的同情、她的薄倖丈夫會名譽掃地兼無法在人前抬頭。而最重要的是——她大大地洩了心頭的恨。這樣她已經可以獲得極大的滿足。這樣她就爽了。呵女人原本就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即使最柔弱的女性，在身受凌辱時，總會露出她們最狠的一面。我可以想像阿梨叔的女兒在飛機起飛前唇角帶着的一抹冷笑。

不管她是否快樂，不論以後的日子如何；在整件事中，阿梨叔的女兒是勝利的。

遇 着

那天我遇着他。那天下着一些雨，我把車停好，停在那座四層高的建築物數十碼外。我沒有帶傘；我沒有這個習慣。我用手掩住我的書；我有一大疊樂譜，我正要去音樂中心練琴。我的老師說他會在那邊等我。我很準時

，我很少這麼準時的。我把腳步放快。我不太喜歡淋雨，除非有人陪我一起淋。我承認我心腸壞。走到音樂中心門前，我停下來，推開那扇玻璃門。我要用很大的氣力才推得開那門，它實在太重了。然後門開了，他，站在我面前。我只楞了半秒，隨即笑着打招呼。他看到我了，他也笑。他旁邊是他菲律賓籍的太太；他們中間站着剛學會走路的孩子。他孩子在抓他的褲管。他問我：「我的兒子漂亮嗎？」我點頭，說：「像你。」我撒了謊。他其實一點都不漂亮，他兒子比他好看多了。可是他很高興，他笑，鬍子動了動。他說他要走了。我說再見。他走出門外，我站在門內。他鑽入車前，跟我擺一擺手。我笑了。那種笑是假的，像我和他；由始至終只是一種假象，一種無所謂的悲哀。低調的。

殘 缺 人

我從百貨公司出來，天已漸暗了。我的朋友過去對街買東西，我在這邊等他。身後冷氣呼呼吹來，我只覺頭痛得厲害。然後我聽到人家汽車倒後時響的音樂，是首兒歌；聲音來自一輛小小的三輪車。我看到坐在三輪車上的人。他的臉很髒，他的三輪車很矮。他不用站起來，屁股甚至不用離地，就可以乘上去了。他在笑，很開心的，頭斜斜，嘴咧得很大，露出難看的牙齒，有一顆沒一顆的。他的笑聲讓那音樂淹沒了。他對牢過路的人笑，好像在炫耀：「我有這個哪！你沒有。」他的笑容令我想起低能兒。

愛詩

星期五早上，休息節，我們每個人從各自的班上逃了出來，聚在走廊的彎角處。愛詩也從課室搖搖擺擺走來了。她臉上掛滿笑容。她很美的呵，有人說她是我們校裏的「十大」。她從來不覺得自己美，所以她他媽的美得十分自然、毫不做作。她一見到我們就喊：「噃，我告訴妳們一件事啦，昨天我收到一封情書哩，不知道是誰寄來的，他只署名『仰慕妳的人』……」我們一聽就低頭暗笑，然後假裝很有興趣的樣子一路聽她講下去。她喋喋不休：「那個人一定注意我很久了，他還留意到我新剪的頭髮，他說我的髮型很耀眼，我的眼睛很漂亮，我的樣子很豪爽……」走到食堂，買了吃的，大家圍坐下來，她又說：「昨天整個早上我高興死了。前晚我亂泊車被抄牌，回家又倒霉撞到家裏的鐵閘，被媽媽罵了，一直很傷心，可是收到那封信後又很開心，於是又開心又傷心的過了一天。這是我十八歲生日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禮物。謝謝妳們。」她最後一句話令猶自笑到肚子痛的我們差點哽死。呵她原來早就知道的，但是她演了一場戲，假假開心，爲了讓我們真正高興。愛詩愛詩，我都不知怎麼說她才好。她一直是個很難得的女孩子，習慣性的原諒別人的所作所爲。有某些嫉妒她的人，背後彈她、借她過橋，她也只是低聲說：「沒甚麼的啦。」單單這一點，就值得我們深深愛她了。

愛詩是好女人。

他的音樂停後，他的笑也止了，一下子木着一張臉，手放在車子的踏板上，用力壓下去壓下去。車子緩緩移動，很吃力才走到人行道的另一端。他停下來，屁股着地。他的旁邊坐着一個老乞丐。他們嘰哩咕嚕講起話來，大概許久沒見面了。過一會兒他比手劃腳，又按了車上一個鈕，車子後面兩粒小小藍色的燈泡一閃一閃亮着。他很高興，他又像先前那樣的笑了。

我看着他，看着他快樂的樣子，想想這樣小小的事情就可以讓他那般雀躍，那麼他的生命大概沒有甚麼遺憾的了。他可能叫狗仔可能叫阿鼠。殘障人士或叫化子只是愚蠢人們給他冠上的名詞；對他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他們的境界永遠比我們高一級。他們是快樂的殘缺人。我們是痛苦的正常人。

大 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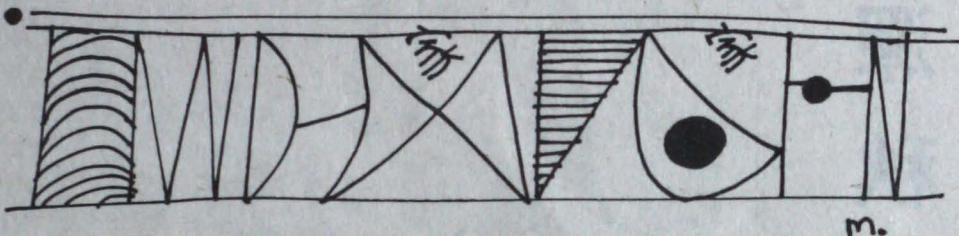
這幾天我每晚都遲歸，因爲假期。我沒有家裏的鑰匙，常常都是大哥起身爲我開門。我有點怕，怕他會罵我。可是每回他只是睡眼惺忪的看我一下，就上樓了。我也沒向他說甚麼，就匆匆回房。很久我們就是這個樣子的了。我並不惋惜，我看得很開。大哥脾氣很暴，家裏大大小小都得看他臉色做人。我的兩個哥哥都是出名的壞，而且對我特別壞。我的朋友們謂之大番和小番。小哥我已經放棄了，當佢有到。但是大哥，我們之間還是有那麼一點感情存在的。我還沒有車牌的時候，去補習或學琴都是大哥接送我。偶爾他用摩哆車載我，

他厚厚的背部沁着汗，頭髮被鋼盔壓得扁扁。在下午四點多的大太陽下，伏在機車前頭，等我下課。他還把爸爸替我錄下的電子琴和鋼琴音樂帶子拿去給他的朋友們聽，告訴人家：「這是我妹妹彈的。」

那都是以前。去年開始，我們就隔得很遠了。去年有一次他發狂，打我。那拳頭擊在我胳膊上時，我的心多麼痛。他一出手就把十七年來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摧毀了。至今我仍然沒有原諒他。還有一件事是發生在今年內的。我的朋友來幫我編畢業刊的東西，很夜了還沒走，他破口大罵，罵很難聽的話，把人家趕走。那一晚，我第一次強烈的想離家出走。他讓我對這個家了無眷戀。我很傷心：爲甚麼人有哥哥我有哥哥，我的哥哥是這樣的？最後當然我沒走，隔天還腫着一雙核桃眼去學校。奇怪的是從此他對我的態度好轉了。下午他買吃的給伙計們時，總會提一包來問我吃不吃。他去買錄音帶時還帶回一塊梁文福的《好與不好之外》給我。他不聽這些歌的，他只聽龍飄飄和林淑容，但他買給我，他知道我喜歡。還有一次我從外面回來，見到他在看我放在桌上的草稿。看到我他竟然有點不好意思，訕訕的說：「妳沒收好，小孩子亂亂去動。」後來我把這些事告訴朋友，他們都納罕。宗敏說：「往往人們歇斯底里的傷害別人，事後他會比誰都後悔。」我不知道這話是否當真，可是我已經漸漸感覺那份溫情還在那邊。我想我們還是有希望的，即使機會那麼渺茫。我們需要的是時間，缺乏的也是時間。

歸去來兮

*海楓



漂泊得很久了，我想歸去了
彷彿，我不再屬於這裏的一切
我要摘下久懸的桅燈
摘下航程裏最後的信號
我要歸去了……

——鄭愁予——

街燈總是這麼暈黃地矗立於人行道上，照映着我的影子。也許孤單彳亍已是一種習慣，風馳電掣的車輛穿梭在暮色中，伴我回去的永遠是一身工作後的疲累，和涼風徐徐輕拂髮梢的迷惘。

在找不到自己的時候，就想趕一趟夜班快車回鄉。不習慣漂泊的心靈有誰知道？這一夜我實在按捺不住那猶如缺堤洪水般泛濫的鄉愁。

不再流浪了，可怕的寂寞可令人精神崩潰。不再流浪了，儘管風的一生註定漂泊。不再流浪了，只為那奄奄一息的自己。不再流浪了，我對極度憂鬱的心情說：不再流浪了呵。

我欲歸去來兮。揮手，我曾愛過的異地，我的夢幻在這裏斷成碎片、爛成泥。

我欲歸去來兮。回到我所熟悉的家鄉，回到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用濃郁溫馨的人情包紮我淌血的傷口，在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小角落，默默等待重生。

最後的一班列車，過些時候

就開往北方，投奔我期待的鄉懷。驀然回首，那一排霓虹閃爍，人群裏再沒有我的踪影。我耳旁響起熱奶茶的叫賣聲，以及車廂的震動帶來的不安，而風一直呼呼地刮過來，呼呼地刮過來，轟轟……

破曉時刻。我的腳再度踏上這塊土地，呵，我回來了，故鄉。陽光是從山的背後昇起的，青蒼的大山腳山在早曜裏依稀罩着霧氣。黑色寬坦的柏油大道；平行而列的廉價房屋；美麗的火車站是新建的；據說是全馬最佳設計和先進的，這是進步的表現吧。那股似是而非的惆悵湧上心頭，我是歸人哪，為何不見昔日的面容？

順路走前再拐個左彎走向泥路，濕漉漉的，也許昨夜下了一場雨。一路上許多細細的泥徑分岔可通到村落去，這兒蒸發出來的土味香郁撲鼻。沾露的樹葉以及花瓣兒是那麼地艷，兩旁的雜樹叢傳來清亮的蛙鳴蟲聲，而早起的鳥雀已不停地啁啾着飛上天空。

我的家是在山腳下的。行落山坡，穿過進口處，見到馬來婆正聊得興起，忽略了正在牧放的孩子沒好好地看顧羊群，而馬來婆手上欲晒乾的衣服被擋在籬上，淌水，一滴一滴一滴。

我親愛的童年玩伴問我關於離家後的生活，我說那種日子裏頭有血有淚有笑有醉有恨有愛也有悲。為甚麼回來？因我已困倦得希望能夠老死在故鄉呵。

然後突然而來的安寧使疲憊不堪的我倒頭便睡。一覺醒來，晨雨綿綿，一時之間所有兒時樂趣都浮現腦海。那時候阿儂阿帆阿棟還在，我們嬉水摺紙船捉魚……；那時候對打雷閃電很好奇，常常說些類似雷公會打歪你的嘴的話來恐嚇小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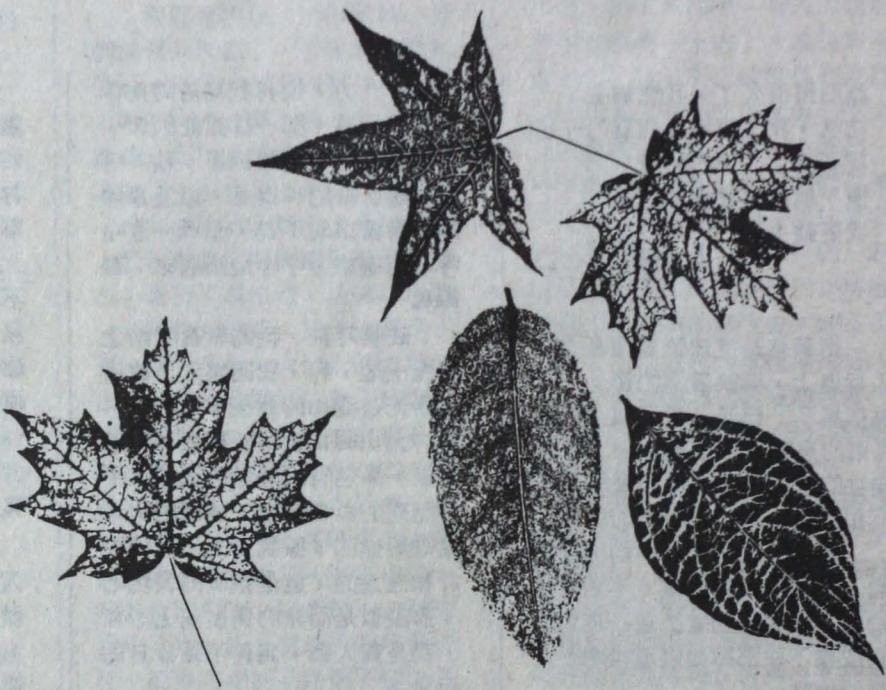
等雨歇了，已是午後，通常這是舉炊時間；還記得很小的時候，最愛爬到高高的番石榴樹上，觀望黃昏裏煙窗裏透出的炊煙冉冉升空，並順手摘了幾顆小小的紅心番石榴來吃。一直到日暮漸黑，隱隱約約傳來那一聲聲親切的呼喚：「吃飯了啊！」才曉得該回家了。不知是科技進步了抑或歲月侵蝕，炊煙不再，也許這已成為一段過去的美麗。我不知道我該是高興還是傷心，但時代逐漸進步或許是好的，可是這一切未免太快了呵。

當星星散步天際，閃閃爍爍時，我舉頭看月，呀，怎麼月依舊是缺呢？幾時才能等到月圓？我真的想團圓呢。

也許我現在應該好好的休息一番。

深秋楓紅我登臨

• 懷石濠在馬大哈法律系。



1.

車子離開鬧市時，一大片青綠的風景隨着車子追逐着。車上有悅耳的歌聲，每個人都有很愉悅的心情，去搜索綠色山脈的心緒。

我坐在靠窗處，忽然想起遙遠的故鄉。窗外綠油油的景象，和許多故鄉的回憶，都隨着飄逸的雲朵，在藍天上淡淡的散開去。

我作了一首簡單的曲子，送給我喜歡的英文老師。她笑着說要我把它錄起來送給她做紀念。後來馬利亞也要我為她作一首曲，我作了一兩段就擋了下來。

車子進入山區時，太陽已漸漸低垂，山後的雲朵，亮着許多彩色，偶爾把太陽摭蓋起來，有時滾着彩色，幽然神遊，很快的天色便暗了下來。

路開始蜿蜒起來，但是我心裏很興奮，窗外森森的林子，在白天時一定會更加誘人。車裏有人竊竊細語，有的卻吃浪的笑起來。

車子經過山洞，氣候突然變得寒冷了許多。那時是深秋的夜晚，有冷冰冰的夜風吹過，我拉緊大衣，眺望遠處山林，有很低的星子，寒冷的抖索着。

2.

我把行李放好，看到有一張很長的落地窗，把它攏開時，有夜霧輕逸飄了進來，和初冬的冷冽，都從樹上急急竄進來取暖。

窗外有一彎彎的斜坡，植有很大棵的楓樹。路邊有幾枝路燈，照在蕭索的樹枝上。有幾個人在樹下走過，回頭望過來和我打招呼。

晚餐的時候，我要了一杯 Haluah & milk，有很濃鬱的香味。我選在靠窗處坐下來，喝了一杯熱呼呼的咖啡，外面不知甚麼時候開始下起密密麻麻的雨。朦朧中有隱隱發亮的星星，在山坡上閃爍着。

吃飽後我決定跟隊伍去散步。出了大門才知道深秋的夜已變成冷冽的初冬，正催促着我加件棉衣外套。

我走在柏油路上，地上有些濕漉漉的，走進山洞裏時，有暗黯的燈照在地上，把影子拉得長長。脚步聲在回響中有很悅耳的悉索聲。有人在拉喉高吭，有許多粼粼發亮的石頭，在石壁上靜靜的伸出半個頭來，窺視洞外黑

沉沉的天空。

走出山洞，我數着排立的槐樹。一直走下去，已經是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有人亮起電筒，往小路打回頭走去。不久，聽見有小溪流水的聲音。有一條小溪在孤寂的星光下，慢慢的流着。我伸手去弄了溪水一把，卻冷得趕忙縮回手來。大伙在溪邊一張長橈上拍了幾張照片。

3.

早上醒來時，窗外霧水很重。我在刷牙時有寒風噓噓的打窗罅處鑽進來，我便一直打哆嗦，搖醒賴床的同房，這時有一道金色陽光，透過閃亮的落地窗照射進來。我的心情突然間變得亮麗起來。一隻鳥在窗檻飛過，然後加入停駐在樹樺上啁啾的鳥羣。

吃早餐時，桌上有一盆開放得燦爛的碗菊。我吃了鹹鹵肉加蛋，喝了濃濃的奶茶，一直注視美麗的菊花。

伸頭出窗外，露水雖然散了，但天氣還微冷，我深深吸了新鮮的空氣，有撲鼻的花香。原來有一團尚濕淋淋的天竺和黃玫瑰在晨光中，顯得鮮艷欲滴。

早餐過後，我隨着大伙鑽進涼涼的山洞，跟着帶隊的年輕澳洲人迎着我們進入深邃而神祕的山洞深處。

山洞裏有滴水的聲音。滴滴答答很有規律，有很悅耳的回響。壁上的乳鐘石，靜靜的垂吊着，有些是黃乳色，有些卻是鮮艷的青色，在日光燈照射之下，閃閃發着明亮的光輝。

4.

在回去的路上，車子困難的登上威爾盛山區。山上的氣候很冷，我下了車，把頸項縮在厚棉衣裏。山上風很大，從四面吹來，許多魁梧的山松和楓葉都搖曳得厲害。

氣候雖冷，但陽光卻很亮麗。我在吃芝士三明治時，陽光照在臉側，有點熱溫溫，但是冷冽的風卻很快把熱溫給溶解下來。

山上的楓葉有很紅的葉子。有很多形狀很美的楓葉隨風飄蕩下來，我撿一塊心疼的放在掌中，楓葉有很紅的顏色，紅得令人心折。

回到雪莉，夜深了，寒意更濃了。

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1.

下過雨的向晚微冷，我穿了乳白色的披風，騎着車子，趕去上一個很遲的課。風一路上吹着，有許多落葉飄起來，有些卻在路上急走，匆匆的趕着路程似的。到了大學，離上課時間還有一段距離，我坐在灰白色的方桌上，窗外有幾枝路燈，已經悄悄的亮起來了。有一整排的棕櫚，風經過時嘩啦啦的洒落、大把的水珠。

走廊上很靜。同學都還未趕到，離上課時間還有一段距離。我重讀余光中的《隔水觀音》，讀了幾頁，同學三三兩兩走進走廊，余光中的詩意突然熱鬧起來。我再翻閱兩頁，時間就慢慢過去了。

去年有一段日子，大家都很忙碌，假法庭呈詞練習也漸漸近了。我的心裏有些少的擔憂，便讀余光中的「蓮的聯想」，很多清雅的詩意竟能沖淡少許的惦掛

。我唸等你在雨中，那時我們都在假法庭門前等上課，外面有許多亮麗的陽光，把整個大學都漂白了。這個時候我已經唸完《隔水觀音》，我問友人是否還記得去年我唸給她的「蓮的聯想」，說日子原來在讀詩的時候，悄悄的飛逝過去了。

日子就是這樣子過去。很多時候，我手持一大疊筆記，好不容易走完四樓石階，拉開圖書館大門，裏面不知何時已醞釀成濃

鬱的深秋。我靜靜的找資料、讀書，偶爾寫寫稿件，覺得一切都平靜。

有時窗外風狂飄的吹過，雨水大滴大滴的追逐過來，許多寒意也趕上來，於是窗外就喧嘩吵鬧起來。裏面還是幽靜的排滿許多很厚的書，要費很多時間去翻閱和理解，偶爾感覺讀了許多文字，突然有許多盈實充滿心裏，時間就慢慢過去了。

有時讀倦了，起身眺望班黛谷，許多飄逸的雲霧停在山巒上端，時而有風流過，掀起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幻。

也許許多事情在不經意的時候，就突然那麼發生了。有一個時候，窗外有很吵鬧的喊叫聲，許多人一蜂窩跑下樓去，我便隨着人堆跑到停車場，原來有許多憤怒的學生持布條，高喊不平。事情很唐突，也很荒唐，持布條喊母語被剝削的怎會是他們呢。示威過去了，我呆若木鴉的望住書架上的《全英報告》，心情很凌亂，等着上向晚的一課，時間就悄悄過去了。

上完課，外面已經是夜晚。很醇濃的風吹來，天上已經有星星，漫不經心的眨了幾下。我騎着車子，去「再也市場」買鮮奶，提着籃子轉了一個彎，與一個熟悉的面孔碰個正面。原來是兩

年前認識的律師，於是便熱情的寒喧起來。

我還覺得他怎麼突然胖了起來，原來忘了日子已經過去好多了，沒有遇見他一定也沒有發現，日子原來就是這樣子過去的。

回到家裏，《親情》已演了八十集，我從去年開始追隨鄭裕玲的桃皮和周潤發的倜儻，原來已經八十集了。

2.

我想下吉隆坡買書的心情，不知怎樣子會提前到星期五。平時我是購書狂，在星期天起床後，會莫名的發作起來。後來不知道怎樣，提前到星期五，而且竟是看過《親情》後，外面已經很暗的時候。

我便去候車。有許多車亮起燈光，停在紅綠燈前，一共有四排。另外有陸續的車子從前端急急的橫越過去，停着的車燈像舞台上的強光燈，一閃一閃，一輛一輛的車子便橫走過去了。

「迷你巴士」在燈綠時來了，我上車後便疾速奔馳下去。有許多橙色的路燈亮着，車子來來往往，只有它們賢淑的矗立着。其實還有許多樹影幢幢的黃花樹，也靜悄悄的立在巴生河邊，只是偶爾河上起風，它們便搖曳起來。

下車後走了一段路。整條街

都熱烘烘的，排滿了熟食檔，有很香的肉菇板麵。轉一個彎，便有一間書局。我想找楊牧的散文，或是吉打譜的樂譜。有許多特價書，都不太適合要找楊牧或鄭愁予的書客。

書架上有不盡的誘惑。有一位仁兄坐在地上，手卷一本書，悠然的閱讀着，還把腳伸長出來。

我才選了兩本書，書局已經要「打烊」了。我付錢時才知道有八折，真是意外的驚喜。一路走去巴生車站，心裏有很滿足的情懷。

路邊有矗立的白大廈，隔不遠有一幢紅色的高樓，夾在中間的卻是矮矮的舊樓，很有古典雅逸的氣質。無論如何，小樓有很被壓迫的感覺，然還是默默的流散着一個太古的情懷和少許的鬱悒。路旁的車子疾疾往來，很忙碌的把日子一輪一輪的碾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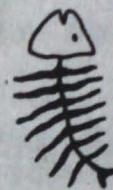
上了「迷你巴士」，我閒閒的翻閱《蕉風》四〇五期，讀林若隱的詩，讀我老友炎復陽寫日子和心情，讀大學朋友子桑鹿寫「三月的風雨」。車上收音機響着，有人唱「兩岸青山」，車外夜風還在吹，許多青龍木晃來晃去，家到了，我踏着草叢走回家，夜很涼爽，很靜謐。□

夜深的時候

*
宋書啓

夜深的時候，我聽蘇芮。我畫一張女臉的輪廓——一隻眼睛、半個唇、半隻耳朵和粗線條的髮。在我住的這個地方，夜深人靜時通常會有一些蟲鳴蛙鳴之類，自草叢裏傳來。我很喜歡，簡直是狂愛這種家鄉的夜晚。有時為了挨夜，就泡一杯咖啡或是烏龍茶驅逐睡魔。在我唸高中的時候，有一次為了做數題挨了個通宵，那在我記憶裏是一次奇特的經驗，因為我目睹了黑夜與黎明之間一分一寸慢慢的交替轉變。彷彿是很神秘的，卻又那麼的從容——讓我體驗某種難以言喻的心情，在一片大沉寂裏。

夜深的時候，通常我是先把枱燈亮了，坐下來，開始做一些我要做的事情。如果我想聽歌的



圖：宋書啓

話，那麼在聽歌的同時我只能做一些不太用腦的事，譬如謄寫一篇稿、剪貼或是畫畫。除了蟲鳴蛙鳴，是了，當然還有狗吠聲。這些「大自然交響」，其實是不怎麼能夠影響我的思緒的，我總有辦法完成一篇散文或是一首詩。而如果我忽然覺得肚子餓，我就會像一隻老鼠似的到廚房覓食。大半時候我的收穫是幾塊餅乾或是一粒水菓，再加一杯熱飲。而說起老鼠，不是我誇，咱們家的鼠輩確是精過人。吾母試過幾種手段，包括強膠捕鼠器、鼠藥等，皆獵之不着。獵獲者，鼠子鼠孫也。鼠祖宗永遠逍遙法外，以致夜半碗碟鍋鑊碰撞之聲不絕。

有時我會收聽電台廣播。喜歡收聽舊曲，那種五、六十年代

的，葛蘭、白光之輩。有一首，是一位男歌手唱的，只記得其中一段是：「原來，她的外號叫野貓。」褪色過時的，令人懷念的趣味，聽了不禁嘆喟笑起來。而當我聽蘇芮，卻是有許多的感傷。蘇芮的歌聲就適合這樣的深夜，常常引發我寫一封長長的感情奔洩的信。後來我發覺，寫了這樣的信後會令我睡得更舒服。

如果是假期，那麼遲睡的機會就比較多。我簡直把做夜貓子的習慣視為一種享受了。在沒有任何外來干擾的情況下，我可以心無旁騖的做一切事情。甚至當我發覺我的頭脣已經令我頭皮發癢得無可忍受時，我也會破例在深夜三點痛痛快快的洗一次頭。

今日很快樂

你可以說瑤瑤今日很愉快嗎？

今日瑤瑤放了學立刻打道回府，經過大草場見一老人靜坐樹蔭下石椅，想那意境定然是心平如水。瑤瑤扯扯嘴笑，一個老人。在這個時候這個地點彷彿他的空間正停住脚步回望他，等待他起程。抬頭樹蔭以外的地方陽光炎炎。瑤瑤瞇起眼睛走路，於是想起一個細細眼的朋友，一個米色米色甜甜的女子。瑤瑤喜歡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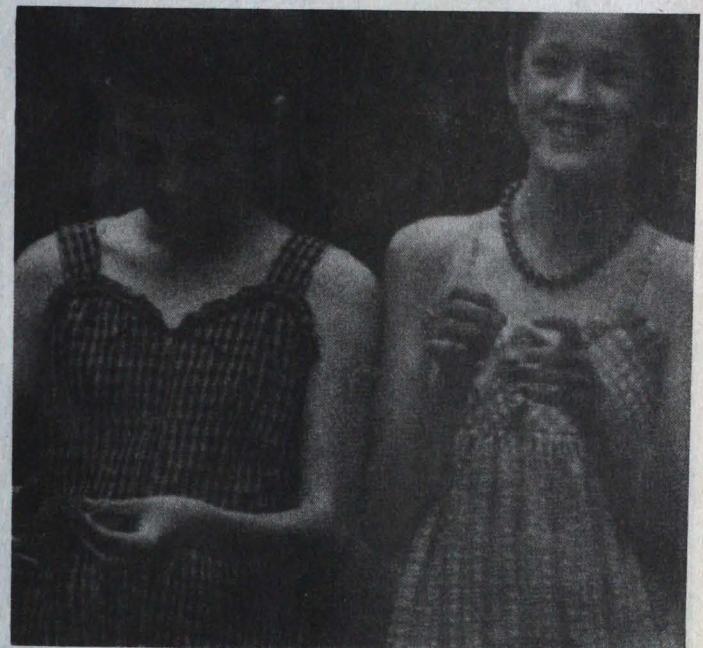
瑤瑤真的那麼心情愉快嗎？

她回到房子立刻沖了一個涼。那真叫沖涼，水冰涼冰涼兜頭沖下。然後瑤瑤坐在搖搖椅上看借來的亦舒小說。這下午在此當兒的房子裏是涼的。瑤瑤在搖搖椅上搖呀搖呀邊看書，午時在搖搖椅邊被盪了開去。

那你肯定瑤瑤今日心情壞不到那兒去了？

五時十五分瑤瑤收拾書包去探望老友。老友之同屋友謂老友出去了，彷彿去了啥街啥路。哦。瑤瑤回頭走。

於是你認為瑤瑤情緒漸漸轉低落？你這麼以為？



瑤瑤走去啥街啥路的啥屋子，瞧，老友的白球鞋在門口！沒有沒有，今日沒有不愉快事件發生，瑤瑤甚至很順利的見到了老友。

今日由頭至尾瑤瑤到底是快樂的。

像個孩子

連連時常對自己低語：我是那麼的愛他。或者她喜站在大玻璃窗前看火紅火紅欲歸家的太陽，圓圓怒張的紅色，緩緩泛成一大片水色於天空，再轉淡、消失。又反覆問自己：我當真那麼愛他？

像一個在黑夢中的孩子。連連是那麼不快樂。

昨日夜裏連連驀然醒來，胃腔緊緊抽縮，連連流了許多淚，冷汗從額頭從背沁出。是，總是在這些時候，那麼的需要他，他不在身邊。

連連坐在黎明的黑暗裏，一顆心空空盪盪，漸漸的天空亮了起來，涼涼的風打窗子拂入。連連微微牽唇，笑得心頭淒然。那風像嬰兒床上的叮鈴子。叮鈴叮鈴叮、叮、叮——

我來探你

你生病了。夜裏我走一段路去看你。路邊有一棵大片葉子的樹，（果實）大顆大顆滾圓，乍看似龍眼。我駐步樹下仰望，抹去覆着的夜色，應是褐色的果子。我站着看許久。不知所以。

你住處是一排平平抹過去的白色雙層平房，你在最頂端的特立獨行小房間裏。我走向前見一架飛機沿屋瓦移動，燈光一閃一閃。那是許久前我的情懷；飛機緩緩踱步，燈光閃動間若誰人眼淚滑落。

我在你房子前的小木橋站定脚喊你名字。呵我可是應投一粒小石子向你窗子，咯一聲響？我仰望你窗子白色燈光，你的影子晃動，你探頭望下來。我心一線溫柔蠕動團動。我們在一起，曾經有過美好時光。有一次我生了兩天病，你還不曉得照顧。現在我們都老大了嗎？

你生病了，我來探望你。走了一段你必須夜夜經過的黑路。只帶了空空的兩隻手。□

斷章……

*山下眼



文藝專題

星期一

28/9/1987

去吃馬來飯。

小小的碟子裏浮着兩塊咖哩鷄，小小的碟子裏躺着兩片煎魚肉，小小的碟子裏雜着包菜拌豆芽。就是這樣，沒有得端出來了嗎？心下納罕着，卻沒開口。

蘇采端起碟子挾一塊給南西，一塊給她。她問你呢，蘇采說我去再向她要一塊。真的立起身去了。鷄胸肉，鼓鼓的游在漂着辣椒紅皮的淡黃色油光裏端回來。她十分激賞蘇采的勇氣。

是個散着細雨的午後，她剛從學校裏回來。滾着白色花邊的衣領前別着一個配了棗紅色花瓣的黑蝴蝶，淡黃色的長裙及小腿肚。才拉下裙子背後的拉鍊，同屋的朋友就叩她的門說蘇采留了話要找她。

馬來菜館是在二樓。樓下一邊森森的放着十幾個大圓木桐，矮矮的攤在每個檔口前，天天天未亮就吮吸着大菜刀下的豬肉碎和豬皮毛。另一邊則是菜攤和魚兒自離開魚兒的海水後暫時裸屍的地方。從坐着的地方望出去，可以看見流着一床腥黃的拉讓江和江上的船隻。小的，大的，新的，舊的，遠航的，近駛的，一搖一擺的繫在碼頭邊。

她今天並沒有揀向江的位子坐。馬來檔口放着食物的櫈有片玻璃，一抬頭，就看見自己散在肩上微捲的髮。背着光，髮的輪

廓鬼鬼的映在玻璃上，瞧不仔細那雙眼；細雨紛飛中一瞥，活像個黑着一張臉的女鬼，要跳出來了。

南西說，你很想去古晉是不是？她聽不仔細南西說的很想去還是要去。樓下市議會的工人正開着機器沖洗着水溝的髒臭，科隆科隆的響着整個菜巴剎都是科隆科隆。她笑着點頭是啊是很想。你是去做甚麼呢？Shopping 還是怎樣？她想一想，想到的是一腦袋的迷惘。怎樣說呢。她搖着頭說，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做甚麼，話還沒說完蘇采就笑得低了頭，幸好沒有噴飯。是啊，我是不知道，可是我就是很想去。南西說我可以帶你，住在我媽媽家。蘇采說她有個弟弟還沒有結婚哦。她搖手說我不管我只要有個住的地方。

她用粉紅色的水草搖着杯裏的加露。馬來人叫做甚麼，Jailook。也許是也許不，但是端出來的就是這麼五顏六色的一杯冷飲。手不停的輕輕的攪着杯裏的碎冰，紅豆，黃色的金豆，白色的牛奶，紅色的細米，綠色的菜燕，冷冷冰冰的就是一肚子的美麗和浪漫。甚麼飲品該是戀愛中的人喝的？這個高高的玻璃杯子裏就藏者滿懷的柔情蜜意了。

她吸着加露，努力的想，我要去古晉做甚麼。蘇采打開皮包拉出一張紙巾，摺了一摺，雪白

的紙巾邊沿不知染了甚麼，是一條細細的藍，揩唇。她努力的吸着，努力的想着，居然沒有一個合乎理由的理由。探親嗎，沒有。拍拖嗎，沒有。購物嗎，不是。她的眼光流浪在檣子內。有個女郎正站在洗手盤邊洗米，瘦瘦的手環着電飯鍋的圓盤。紅色的格子裙下露着一波一波的白色花邊，在腳踝上游移着。她即刻想到自己的那條格子裙，若是加上一浪的邊，該有多美哪。

她有一張海報。戴着墨鏡的女郎高高的抬着一邊腳，那海也闊的長裙一路瀉下來，要觸地了，卻迷戀着那精細的腳踝。踏着一雙紅色的布鞋，女郎正品茗哪，品的是血般紅的西瓜汁。

桌面上有一個銀白色的茶壺，她每次來時都在想這壺裝的是甚麼。茶葉嗎，咖啡嗎，白開水嗎，一直想不透。幾乎每次來每次都想。剛剛又想的時候，鄰座的一位馬來男子走來，把茶壺移到桌邊，壺身一提，男子在洗手呢。不禁啞然失笑。有許多許多事，在某個時刻看來是無法理解的，可是日子走過後，不管多久，真相突然現在跟前時，那種恍然大悟的感覺是愉快的；雖然遲來。

她望着蘇采。眶裏是靜默的關注。她愛她。幾乎是一種近似神話的情痴，她極衷心於她，但又止於迷戀。蘇采微笑。她會開心，蘇采不說話，她的腦袋立刻



Jane Schreibman：女士們／一九七七

發出訊號，怎麼了怎麼了，及至蘇采向她細訴時，她會睜着雙眼靜靜的聽。雖然不即刻提出意見，但整天背馱着的是蘇采的困擾。她的朋友極少，也許是少的關係，所以忠心。至於少深交的原因，她一直找不出。雖然與人交往時也能說也能笑，可，果真是朋友嗎？有時哈得太多了，聽着真覺得是發自鼻子裏的一陣氣，不僅陌生，且多餘。然而未曾交出自己的心嗎，還是毛病根本源自自己時而的冷漠，她不知。離校後仍保持聯絡的同學沒有兩個，連名字相貌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她有時也會想，為甚麼我就不能跟別人打成一片呢。想久了仍舊想不出，就告訴自己說，不對調就是不對調，沒得說。

星期三夜 7/10/1987
而蘇采，認識還不足兩年，

卻是能走進她生活中心的女子。相聚時雖不高談闊論，卻聽蘇采發不同的嘮叨竟覺得意外的喜悅，所以蘇采說怕跟她在一起，因為總會講個不停，而講的又是自己；她會知道蘇采的事，而蘇采卻不知她的事，也是愉快的。

隔日午後，她去蘇采辦公室找她和南西。那日約好，說要請她們吃 Rojak。蘇采說忘記了請吃這回事。心裏靜靜的痛着，也沒說出口，可是情緒卻降到最後一級，始終撐着沒有掉頭而去。

Rojak 攤前是一片清冷，主人未出來開工。蘇采提議到土著攤前買 kuih，帶到咖啡店去吃。她的胃開始排擠油炸的麵粉，但還是同意了。蘇采說好吃好吃。她問是真的好吃嗎？蘇采說很好吃是不南西。南西說久久吃一次是很好吃。她用手指撕着油炸鬼，心裏是不信不信。出力的咬着油炸鬼時告訴自己說這是馬來 kuih

的最後一次的葬禮，永無了。南西的華語不精，正跟蘇采講着福建話，她沒有接腔，只是有一句沒一句的聽着。然而她的沉默並非不開心，只是情緒這東西擺佈得她慘，沒有說話的勁就是沒有。結果南西跟她說話時她竟一味的微笑；說不出，因為不曉得該怎樣說好。

接近五點的海唇街顯得非常的冷清，咖啡室也流着那股早晨忙碌後的蕭條。女工握着掉剩半段牙齒的掃把清掃地上的垃圾。不少，一大堆的廢紙煙蒂塵躺在地上，眼睛看到了只覺得眼睛也髒了，得掬把水洗幾洗。我是個最失敗的主人，唉。她想。而這聲嘆息緊繩着她，就是坐在圖書館的人潮裏看了數小時的書後出來。一百多隻的燕子在小鎮的上空在她的頭頂叫叫個不停，夜似乎黑得有點豈有此理，而星星，有的，兩顆，在極高處。 □

* 画片說明：封面画《眠》及封底画《観蛇》都是日本版画家齋藤清的作品。其作品构圖單純寧靜，既有傳統的民族風格，又有強烈的現代感。



詩集

1971

24/2

Diterbitkan dan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 Jaya, Sel., Malaysia.